

一帘恶梦第八回

兰京

面对稿纸时的兰京，总是尽可能的小心大胆；面对稿纸以外的世界时，就会无可控制的粗心大意。这是多么均衡、多么协调的人生！上帝果真是公平的。

学生时代，我不知搞了多少粗心大意的杰作，弄得天怒人怨，能够安然活到现在真是老天保佑。（亲友曰：祸害遗千年！）

当辽太祖与金太祖以“耶律烧酒鸡”、“完颜大排骨”之名出现在考试卷上，而非报纸的娱乐休闲版时，那结果一点也不好笑。当国文课上被老师当场拦劫到“油爆琵琶甘蔗面”的字条时（语出白居易诗：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下场一点都不好玩。

我常觉得教育制度的确有点僵化，连教育工作者也不太懂得幽默的美学，但我正是在这种僵化的教育制度与完美的教育工作者鞭策之下长大成人，成为国家的“冻凉”。

谢谢联考制度，谢谢我的老师们。没有这些，就没有今日的我。啊……我感觉自己仿佛正站在众所瞩目的舞台上，发表奥斯卡金像奖得奖感言。

试想，如果各位有胆在地理考题“试论金马地势之重要性”的答案卷上，写着“军事机密，恕不奉告”，后果会如何？嘿嘿嘿，我发觉自己愈来愈不像个卖浆糊的穷酸小贩，倒像专门卖毒苹果给白雪公主们的霹雳老巫婆！

欲购浆糊，下回请早！

《御梦英豪》来函读者获赠书者（共十名）：北市陈厚华、高雄方家蓉、北市钟惠斐、宜兰郭彦君、中和廖佩如、永和杨佩蓉、北市何蔚萱、基隆郑佩懿、高雄李昀耘、高雄朱婉婷。

第一章

“小姐，醒醒！快点醒过来啊！”四、五十岁的胖妇急切的拍打着坐在床沿、尚未覆上喜帕的新嫁娘。

她令人惊艳的绝色脸庞依旧是一贯的呆滞，神色空茫，仿佛一尊栩栩如生的天仙娃娃。

“小姐！再不快醒过来，你这辈子就完了！”胖妇一边低声急唤着，一边俐落的换下她一身华丽的凤冠霞帔，改套上马僮的男儿装扮。

深邃的黑夜沉重得宛如地狱降临，群魔起舞、月色诡谲。透过房内微弱的烛光，胖妇慌乱拖着僵硬笨拙的少女的形影清晰的印在窗棂上，仿佛一出妖异的皮影戏。

“快啊，小姐！要是给人发现，你就一辈子都逃不出这恐怖的命运了。”

胖妇改由少女的背后拚命推她往长廊上前进，“这是诅咒……这简直是天地不容的孽障……”胖妇急切的推着，苦涩而悲愤的老泪爬满两颊。

“……亲……成亲……”被推拖前行的少女两眼无神，口中喃喃片段的字句。

“还不快逃？！还提什么成亲！”胖妇激动地哭喊着。“你到底是被下了什么咒？为什么就是不能醒醒？一旦成亲，你的人生就完了，全完了！你会堕入比地狱更可怕的世界里！”少女双眼漫无焦点的凝视胖妇的方向。“成亲……我要成亲，胖嬷。”“小姐！”胖妇惊喜的捧起少女雪白无瑕的美丽脸庞。“是啊，我是胖嬷！你可想起我了！听胖嬷的话，快跟我逃出去。平安之后，胖嬷一定帮你找个好夫家，给你成亲！”“我……我要嫁给他……我只要嫁给他。”“小姐，你……”胖嬷绝望透顶。她斗不过呀！任她胖嬷再怎么有本事，也斗不过降在小姐身上莫名的强烈法术。“别再说了，快跟我走！”胖嬷拉着少女纤弱的手臂拚命冲，豁出去做的穿梭在黑暗无垠的回廊中。

“胖嬷……我手痛……”少女一边跑着，一边急急的喘息着。

“快跑！否则就来不及了！”胖嬷丝毫没有放松少女手腕的意思，老胖的身躯在强烈的护主使命与求生意志下使劲的跑着、拖着，仿佛她们身后有随时即将扑袭土来的邪魔妖兽。

“胖嬷，我……”少女来不及出声，脚下一个不稳，立刻整个人扑跌在长廊上，面朝地的狠狠摔了一记。

“小姐！”胖嬷赶紧蹲下扶起少女娇小的身子，“原谅胖嬷的粗鲁，一切等逃出去后再任你处置吧。”她拍打着少女膝盖处的尘土，看着少女空洞的眼神与额前鼻上的伤痕，心中又是一阵酸楚。

“胖嬷为什么哭？为什么伤心？”少女偏着艳丽无双的小脸，状若幼童似的痴望胖嬷的方向。

“好孩子……你一直都是个善良的好孩子。”她一抹感伤的眼泪，拉起少女的手便继续亡命之途。“我们快跑吧，给人追上就……”胖嬷语未落，自她身后飞闪而来的一道白光刷过她的颈旁，立刻在与胖嬷对峙的少女身上、脸上喷洒下整片的鲜红血花。

热！好热！是什么东西溅了她一脸一身的灼热感？少女像是忽然被人由睡梦中泼水而醒，眨着溅满血滴的清晰双眼。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随着她四下张望的莫名眼神，终于扫见到她跟前伏倒的胖妇人。

“胖嬷！”她几乎扯裂喉咙般的狂喊着，跪下身子扶起血海中一动也不动的身躯。

“胖嬷不要死！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她脸上清细的泪与满头满脸的血水融成一片，糊乱了她国色天香的容颜。

“璇儿！你没事吧，璇儿？”一阵焦虑而低沉的柔美男声自远方唤起。那方向，正是那道夺命白光所来之处。

少女还来不及往那处张望，就被两臂突然传来的剧痛震回注意力。

“小姐……逃……”胖嬷狠狠的抓着少女的双臂，无声的喃喃着她最后的使命。

她肥胖的老脸一片死青，被切断的喉咙也发不出任何字句，可是她不断低喃的唇语与几乎爆突的血红眼睛，深深的烙进少女的脑海里。

“璇儿，别怕！”那阵噪音随着四面奔来的脚步声逐渐接近，少女的意识也愈来愈清晰。

逃！小姐，快逃！

这个强烈的震撼冲击着少女的脑门，她想也不想地拔腿就跑，跳离了长廊的范围，往黑暗无际的庭院奔去。

“璇儿！你要去哪里？”男声也随着她逃离的方向改为吼往一片黯淡的院里。“璇儿，是我啊！我来救你了！”她完全不分谁是敌、谁是友，只顾拚命往前跑。

这是不是梦？一场恶梦？她急剧的呼吸与心跳却明确的反击着这个念头。这不是梦，她觉得自己倒像是个忽而由长眠中惊醒的人，眼前的一切全是她所不知也无法理解的状况。

“璇儿！”原本关切的焦虑呐喊逐渐变得狂暴，像是卸下人皮、露出原形的魑魅魍魉。

“璇儿，别惹我生气！快回来！”她疯狂的跑往与吼声错开的方向。她的膝盖在颤抖，不知是疲惫，或是恐惧。

“璇儿？”声音往她相反的方向试探了一下，却在她正打算放心地逃远时，倏地转吼向她背后准确的方向。“你竟敢逃离我！璇儿！”不要！老天救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天快点救救她！

这里是哪裏？这又具怎么一回事？谁能给她解答？“少爷，门前有官差来，指名要见您！”远方传来仆役的急唤声。

“叫他滚！”这声怒喝宛如地狱来的魔声，震得人人心头发冷。“璇儿！你不要逼我，快出来！”狂吼中有着仿佛猛兽暴怒的狺狺喉声，尖牙上满是即将扑杀嘶咬的淋淋唾液。

“璇儿！”旋风一般的长刀光影暴乱的狂扫向庭院花木，一切阻拦全在黑暗中被他的怒潮扫成一片残败。

“你乖乖出来我就不罚你！璇儿，你听见了没？！”如午夜妖孽一般的咆哮吓得连前来追人的仆役都不敢上前，任凭骇人的刀影扫砍向黑暗中不知名的方向。

“少……少爷，官差他们……进来了，说要拘捕您……”仆役的话还没说完，脖子上立刻被扫出一个碗大的伤口，鲜血四溅，一命呜呼。

“都是你们，这些混帐东西！”他咬牙飞身弹跃，立刻跳回远方的回廊，对着疾步奔来的官兵灯火狂啸。“都是你们让璇儿跑了！为什么要坏了我的事？为什么？！把我的璇儿还来！”令人惊骇的嘶吼与数十名官兵的叫嚷与哀啼混成一片，精美的回廊上立刻交叠数具惨不忍睹的尸首，廊边的繁复窗棂溅上片片血图，描绘出艳红鲜丽的地狱景象。

“把璇儿还给我！还给我！”野兽似的狂喊冲破浓云，直震天上一弯鲜红的月亮。那抹月色，红得极不寻常，极度令人心惊胆丧。

这是猛鬼出闸的孽障！

“海格？你今天回来得真早。”朝阳灿灿的客栈上房内，俊美飘逸的男子呵呵浅笑。

“这趟南方之行，我从没看你睡在自己的床上过。”“没有美女在怀，我睡不着。”一个阳刚俊伟的身躯堵满了整个门口，长腿一跨，便带进那副风流浪荡的笑容。

“海格少爷、元卿少爷，小的已经把所有行李打点好了。”两名少年恭敬地应侍在侧。

“那是什么？”元卿蹙眉凝视海格肩上扛的小身躯。

“这是我在路上捡的。本以为昨夜在黑暗中向我求救的是位娇声柔语的姑娘，谁知天色微明后，看清的竟是这副模样。”海格翻下肩上做马僮装扮的少年，横抱在怀，把小马僮一脸恐怖相朝向元卿眼前。

“谢谢你。这一看，我早饭也甭吃了。”元卿微微苦笑的看着一头一脸一身褐色污痕的狼狈马僮，小马僮头顶上的瓜皮帽也是斑斑驳驳，令人作呕。

“我昨夜凭着听觉，还一直以为自己捡的是绝色佳人哩。”海格像扔下包袱似的把小马僮丢到床上。“替我梳洗更衣，然后准备上路！”他闲散的站在两名小仆面前，任由他们打理伺候。

“咱们今天就可以离开扬州了？”元卿意味深长地微扬嘴角。

海格由衣襟内丢出一叠密函。“因为监务的秘密与证据已经被我查到，咱们可以回北京去了。”“找你做南下查案的搭档果然是正确的。”元卿收拾好桌上的函牍。“不过我指的不是查办盐务的事，而是你的红粉知己。你舍得离开那个花魁？”“令我舍不得的南方佳丽何止她一个！”他笑得既魅惑又残酷。

“人家可是巴不得你将她迎回北京去，做不了福晋，做个小妾也甘愿。”

“我没事娶妻纳妾做什么？”海格流露俊美的痞子笑容。“天下美女何其多，何必单恋那一个！”“只怕你放得下花魁，她却放不下你。”“绫罗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女人。”如果是，他也不会沾上她。

“欢场女子可不像你想的那么单纯。”若是知道他俩在北京的世族身分，就算再娇弱可怜的女人都会变成贪婪的吸血蛭，甩也甩不掉。

“放心吧，与其担心女人的问题，还不如想想接踵而来想抢回函牍的不速之客。”海格犀利地朝门口斜眼冷笑。

“又来了。”元卿坐在椅上翻起书卷，长叹一声。“咱们查的是盐务，又不是蜂蜜，为何老是莫名其妙招来一堆苍蝇？”盐务、漕运、治河为国家三大政，其中能捞的油水，不论官方或地方，都足以年入钜金、富贵恒长。元卿和海格这次来扬州暗查盐商与官府之间的勾当，令双方人马颇感恐慌，怕给他俩查到了什么，回京惩办，从此再也没有甜头可尝。

“屋上两个，门外六个。这次上门的不速之客底子还不赖。”海格一边哼着小调，一边感觉着外头刺客的气息和步履。

“这……这是哪里？你们是谁？”床榻上的小身影赫然传来清灵悦耳的惊叫。

“这小子还醒得真是时候。”房外大敌临门，海格依旧懒散自在。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听起来的确是姑娘嗓音。看来你落难美女没捡到，倒捡了个小太监回来。”元卿躲在书卷后面咯咯低笑。

“起来、起来！既然人醒过来了就快点滚蛋，我可没兴趣救个‘半男人’回来！”海格给元卿这一嘲讽，立刻把气出在小马僮身上。

“等……请等一下！”小马僮被海格猛然拉下床，站都站不稳就直接摔趴在梳洗架上，一抬眼，赫然看见铜镜中反射的容颜。“我的脸！怎么会这样？”干涸的鲜血在小马僮脸上龟裂为骇人的斑驳褐片，布满全面，上头甚至存有和泪水交融的狼狈痕迹。自顶上的瓜皮小帽至整件衣袍，全是暗褐色的血块。

她想起来了！她不是马僮，她是个女孩儿，这些是昨夜胖嬷为了方便她逃跑所更替的男装。上头沾的，全是胖嬷的血。

“你学姑娘家照个什么镜子，还不快滚！”海格粗暴的将她推往窗口方向。

“请别这样……”她被推得重重撞在窗框上。“昨夜在路上救我的人是你吗？”“要不是天色太暗，看不清你这德行，任你喊破嗓子，大爷也不屑救你！滚！”他这一推，差点让她整个人摔出窗口。

“我走、我走！请别这样推我，这儿是二楼的窗……”“少啰唆！”海格健臂一扫，小马僮被凌空扫到窗外，在她赫然坠往一楼街道上的意外尖叫声中，客房的房门同时被踢破。

如雨般飞射而入的柳叶镖当场钉死一名小仆。

“王八蛋！”海格抽刀便向大批来人砍去。“你们竟然杀了我的人，回程的路上教谁来照顾我的起居？！”气死他也。

“海格！宰人的时候小心血迹，我们的行李才打料好，我可不想带着脏兮兮的行囊上路！”元卿赶紧扯下布幔挡在身前，免得待会儿被四射飞溅的血迹弄脏了衣服或书卷。

客房内霎时刀光剑影，刺客们卯足全力死命缠斗，海格和元卿却只忙着为小事火大或担忧。

从窗口被推下去的小马僮，并未一头摔在车水马龙的市街上，而是落在楼下茶棚的布盖顶上，再顺势滚入隔壁摊子的大菜桶里，坐烂了人家整桶西红柿。

“喂！你这家伙，弄烂我所有的西红柿，教我怎么卖？”像土匪般肥壮的摊贩抓起小马僮的后领就凌空拎着大骂。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被人从楼上……”“老子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给我照价赔来！”“等一下！我……我赔！所有的损失我都赔！”她虽然身无分文，但摊贩另一只手中握的剖瓜大刀，让她没胆子据实以报。

“嗯！”摊贩一听有钱可拿就立刻放手，害她重重摔坐到地上，跌疼了小屁股。

“这整桶西红柿全是外地来的，我算你便宜，二十两就行！”“好好好，可是我的钱在客房里，我得上去拿才行。”“你休想！”他这一吼吓得她缩成一团。“要去老子跟你一道去！要是我发现你想溜或根本是在诓我，老子一刀劈了你！”她就在摊贩的威胁恐吓下，抖着走向客栈大门。

怎么办？事情为何会如此混乱？她脑中的记忆一片空白，只记得被胖嬷的血泼醒之后发生的事。她是谁？她对过去为何毫无印象？她甚至连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为何要拚命逃亡也不知道。

楼上客房内的恩人是会再救她一次，还是再撵她一次？“你慢吞吞的在摸什么？还不快走！”摊贩蛮手一推，她往前跌跌撞撞的扑进海格的房内。

“啊——”清亮的尖叫声响彻整间客栈。

“你回来做什么？吊嗓子给我听吗？”站在遍地重伤倒地者中央的海格，一看见她的丑怪模样就破口大骂。

“杀……杀人……你……”“这房里唯一被杀的是我的仆役！”海格不爽的翻起衣摆，狂霸地坐在元卿身旁。

“为什么死的是我的下人，不是你的小顺子？”“其实小顺子的手脚不比你的仆役勤快，但逃命的躲藏功夫却挺到家的。”元卿笑着踢踢桌子底下。

“海格少爷、元卿少爷，小的知道错了，求主子原谅小的胆小无能！”小顺子机灵的冲出桌下，伏在他俩面前跪地磕头。

海格冷冷一哼，百般不爽。

“喂，老子的钱你到底给是不给？！”门口站的粗暴摊贩大脚一踹，踹得

马僮趴跪到地上去。

“我……我……”她抬眼看看一脸肃杀的海格与身后的摊贩，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一团混乱局势。

“你欠人银子？”海格阴沉的嗓音宛如地狱判官。

“我……”“他由这二楼跳进我整篓子西红柿里，教我今儿个怎么做生意？”摊贩左手上抓着剖瓜大刀，边挥动边咆哮。

“多少钱？”海格的话令摊贩亮起双眼。

“我的东西全是外地运进来的上等货，新鲜又漂亮，价格上难免高了些，我给您个折扣……五十两！”他的价格是由对方的谈吐与衣着来自由调动，能揩就揩。

“胡说，你刚才明明说是二十两……”“你坐烂我的西红柿还有脸讨价还价！”“五十两是吗？”海格亮了亮手中沉甸甸的银子，正在摊贩意欲上前领取时，快指一弹，便将整锭银子射嵌入门外的墙面内。“滚！”摊贩几乎是飞出去巴在墙上死命挖，海格起身旋脚踢上房门，回身狠瞪仍趴跪在地的狼狈小人儿。

“你叫什么名字？”“我……我叫……璇儿。”昨夜逃亡之际，她记得在她身后不断追赶叫唤的，就是这个名字。她应该就叫璇儿没错吧？“璇儿还是全儿？”海格微眯的双眸，赫然唤醒她的警觉心。

“全儿！四肢健‘全’的全儿！”没有一个男孩会把名字取得像“璇儿”这般如玉如英。

“我救你一命，又替你偿债五十两，若要你暂当我的侍从，并不为过吧。”他狂霸的双眸射出令她毛骨悚然的凶光。

“是……”“很好。那你就多跟小顺子学些规矩，在我们离开扬州返回京师的这段路上好好伺候我。做得好，有赏；做不好，有掌。”他将一只比她整张脸大的厚实巨擘搁在她眼前，以示威胁。

“扬州？”原来她现在正身处南方胜地，但她不想就这么跑到老远的北京去。

“跟小顺子把东西搁到马背上去，即刻动身！”他撂下话便破门而去，一副老大不爽的霸王相。

“可是我……”她还来不及发言，便被小顺子悍然甩来的包袱吓了一跳。

“手脚俐落点！先把海格少爷的包袱系到咱们的马上，我去料理元卿少爷的马匹。”小顺子狂傲的将粗重的工作扔到她头上，便狡猾的捡轻松工作去了。

“可是我不能就这么跟你们回北京去，我……”当她瞥见客房门外仍在努力“挖墙”的肥壮摊贩，千言万语全都吞回肚里。

五十两！她被海格少爷所救，现在又平白欠他五十两，她根本没有立场提出反驳。

可是她为何不想离开此地？这里有着她想也想不起来的空白记忆，莫名其妙的血腥逃亡经历，还有什么能阻止她离去？是什么声音一直牵绊着她的思绪？璇儿，你要去哪里？别走，别丢下我！

璇儿，我们永远不分离，生生世世两相依！

一阵阵仿佛熟悉又极为陌生的温柔呼唤不断在她脑中响起，在她即将陷入混乱的思绪之际，房内一直静坐在椅上的悠然身影定住了她的视线，也定住她的心。

他只是静静地、淡淡地与她相望，像是在审视，也像是在赏析。

“我……不太想跟你们去北京。”“我知道。”元卿淡然的回答令她精神一振。

“虽然于情于理我都不该拒绝这份差事，可是我真的不想走。我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努力钻足了还给你们！”这位卿少爷可能会给她转圜的余地，放她一马。

“帽子戴正！”她慌乱的整顿好自己的服装仪容，期待他私下特赦。

“把床榻上的包袱打开，找出那件枣红色的短挂。”元卿悠哉游哉的下令，璇儿却紧张兮兮的依令行事，不敢拖延。毕竟她能逃脱的时间并不多，那位骇人的海格少爷随时都可能忽然杀进来。

“找到了，元卿少爷！”“穿上。”“我？”他要她穿上他厚暖昂贵的精绣短挂？不多细想，她马上照做。

“嗯……”他兴味盎然的审视她衣裘过大的打扮。“果然没错，你肤色白，要搭配深色的衣料才顺眼。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便脱下。”“可是元卿少爷，我……”“还有，有空把你的脸洗干净，长袍也换勤快点。我绝对严禁下人衣冠不整，有失整洁。”他轻淡地交代完毕便翩然离去，璇儿赶紧抓住他的后肘袖恳求。

“元卿少爷，你不是要让我逃吗？求求你，我不想离开扬州！”“你们两个还在磨菇什么！”惊天动地的一句怒吼由门口传来，璇儿赶紧跳到元卿背后死巴着不放。

“你的小太监想溜，我在替你看人啊。”元卿说得好不亲切。

“你想溜？”海格咬牙一吼便将璇儿整个人揪到身前。“如果你有胆子溜，就最好别让我找到你，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曾经动过这个念头！”“海格很会找人，也很会找东西。”元卿笑容可掬的瞄了一眼他暗藏盐务密函的地方。

“我不要离开扬州！我欠你的人情和银子，我会找机会还的，但我不能跟你们去北京！”她娇弱的抗议声徒有骨气而缺乏魄力。

“你以为我就很想带你去北京？”他几乎是揪着璇儿的衣襟凌空发飙，甩甩得她脑袋发胀。“要不是我的侍从被人宰了，在这节骨眼上找不到人顶替，凭你也配做我的仆役？！”“等一下……你放开我！”她快被他晃得反胃了。“我没有办法当你的仆役，因为我是个……”“给我下楼准备启程去！”海格将她狠狠的推向楼梯口。“我不巴望你会有我上一任侍从来得称职，但要是给我发觉你偷懒或想逃，就别怪我心狠手辣！”璇儿颤抖的趴抹在楼梯旁的栏杆上，半是愤怒半是无助的强忍眼眶中打转的水花。

这些满口京腔的公子哥儿全是土匪、野人，根本不讲理！与其被海格这种人搭救，她宁可逃亡那夜在黑暗的小路上跑到腿断为止。

“好，海格少爷，我跟你去北京。可是送你抵达北京后，我立刻就回扬州！”“你一个人从北京回扬州？”他扬起一边嘴角的讪笑，万分嘲讽，却也该死的迷人。

“凭你一个半阴半阳的小不点，我倒想看看你会如何平平安安的返抵扬州。”他就不信这小子到北京知道了他的世族贵胄身份后，还舍得放开一辈子衣食无虞的大靠山。

“我欠你的人情与银两，就只够送你到北京。之后的人情，你不用给，我也不想收！”柔媚的嗓音让她的宣言毫无气魄，但她晶亮的大眼睛却表明了她也有尊严，并不是只狗。

她果决的转身迅速下楼，丢下楼上那两个啧啧有声的男人。

“看来你捡到了有趣的家伙。”元卿调侃的扬扬眉毛。

“小孩子一个！”海格哼笑一声便下楼向店小二吩咐侍从的后事，给了他一笔银两要他厚葬那枉死的小仆役。

客栈外正在打料马匹的小顺子背着主子狠瞪璇儿，咬牙低语，“你这不要脸的王八羔子，竟敢偷穿我家少爷的衣服！”“我没有偷，是元卿少爷给我的！”没想到他们的下人竟也如此言语粗鲁，毫无礼节。

“所以我说你不要脸！”小顺子硬是压着满腔怒火。“你该谄媚的是你家主子，不是我的主子！”“海格少爷不是我的主子，他只是有恩于我的人！”小顺子故意挥着行囊甩上马背，顺势让璇儿的脸颊挨了包袱重重一记。

“你做什么？”好痛！她的左颊一定被撞出淤伤了。

“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海格跨出客栈外就是一句怒吼。“小顺子在那里忙着，你在发什么呆？”亏她刚才还有脸说得那么正义凛然！

“我没有发呆，是小顺子他……”“海格少爷，全儿才刚做仆役，难免不知道规矩，这些杂事先由我担着就行。回京的这一路上，我会尽快教会全儿伺候的事宜。”听到小顺子如此得体合宜的响应，他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楼上房里死的少年，也曾是他这一路上贴心又乖巧的仆役。再看看他临时抓来充数的家伙……“全儿，从现在起，你跟小顺子好好的学点规矩。我就此任命他负责训练你，要是你没事净给我惹麻烦，或笨手笨脚的拖延行程，我会亲自负责训练你！”他的短鞭呼啸一声，轻轻的拍了拍她的脸颊。

“你……你们简直……”她一口怨气郁结在心，几欲从眼角倾泄而下，却被强烈的自尊硬咬在下唇上。

海格倏地眯起了犀利的双眸。是错觉吗？他仿佛在那张血迹斑驳的小脸上看见某种特质。泄漏这个底的，正是她那双波光潋滟的大眼睛，美得令他产生瞬间的目眩。

这个年纪的少年总有股似男似女的特质，加上南方人文弱细致，纤纤如玉的秀丽男子随处可见。可是全儿不同，她的身上似乎散发着某种不同的气息……“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个小太监。”元卿翩然而至，淡雅的笑话唤回了他的神智，他立刻抽回无意中抬着全儿下巴的大掌。

“太监？我？”璇儿错愕的指着自己尖嚷。

“不过这样也好，保住了你变声前的嗓音。”元卿呵呵两声，自顾自的动身上马。

“对，对，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没变嗓子的。”她惊恐的低头捂着自己的脖子。

天哪，她竟然没考虑到这点！她可以打扮成男人的形貌，却忘了压低自己的嗓子。

要不是满州富豪有豢养太监的习惯，不足为奇，她这女扮男装的把戏恐怕早被揭穿了。

突然间，她被一根短鞭抬起了下巴，迎向高她近乎两个头的英武俊脸。

“到了今晚落脚的客栈，我要你立刻做一件事。”她被海格森然的气势慑到。怎么了？她是不是哪里又露出了破绽？“你……要我做什么？”“洗干净你的脸，到我房里服侍。”

第二章

海格要她今晚洗干净自己的脸，到他房里“服侍”？为什么？他为什么对她下达如此的命令，让她在一整天的赶路行程中提心吊胆，却始终不敢问？到底他要她到房里“服侍”什么？日暮之后，海格一行人在客栈投宿。璇儿一在后房的水桶边看清自己洗净后的模样，连忙向厨娘要了一匙的面粉抹在唇上，减点唇色。

天哪，她真不该把脸上的血迹洗掉！凌乱斑驳的干涸血块像是层保护色，阻隔她艳光四射的绝色容颜。现在她还能用什么来遮掩这张脸？哪个男人会有润泽白皙的水嫩肌肤？哪个男人会有不点而朱的娇艳红唇？怎么办？她该找个人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还是干脆忍痛泼自己一脸烫水？“你还在摸！海格少爷和元卿少爷用完晚饭后便要准备更衣休息了，你还敢在这里打混！”小顺子冲进客栈脏乱而昏暗的厨房，由璇儿背后狠踹一脚。

“你为什么老是欺负人？”“哎哟，还‘你为什么老是欺负人’！”小顺子故意学她那副娇弱的委屈调调，转而一怒。“少跟我唱戏！海格少爷已经授权我训练你，今后你最好给我小心点。上楼去！”“不要这样！”她抵挡着小顺子粗鲁推打她的双手。

“我这是在训练，你敢反击？你不要命……”小顺子连珠炮似的怒斥在客栈大厅内明亮的灯火下中断，张着大嘴看向璇儿。

“你若真要教我规矩，用说的就可以，为什么要动手？”她的厉声斥责听来倒像是小媳妇的含冤悲诉。

“你……全儿？”小顺子竟有点结巴。

“你说我什么、骂我什么，我都能忍，但我讨厌凡事光靠拳脚解决的人。所以你别再对我无礼，否则我……”“全儿！”二楼客房内几乎震破屋顶的怒喝吓得她缩在一角。

该来的还是躲不过，她迟早要上去面对海格。

“全儿，你是死到哪去了？”整层二楼都被海格的吼声撼动着。

“来……来了！”她上楼的膝盖都已开始打颤。

海格真想一刀宰了全儿。方才用膳时就不见她人影，一切都得由他自己打理，连外头的坐骑都是他亲自牵到马厩去。吃了满肚子闷气回到房里，却没看见洗脸架上有热水，行李也没搬上来，窗也没关、灯也没点，连茶水都没叫小二送进来。

这叫哪门子随从？她的“服侍”工作做到哪去了？“海格少爷……”“你躲在门外做什么？进来点灯！”他坐在桌边狠捶桌面。

“是！小的马上办！”“你跑什么地方去了？你服侍到哪去了？”他搁在桌上的怒拳喀啦作响。

“对不起，海格少爷，因为……你要我一到客栈就得把自己梳洗整洁，所以我一直在厨房内忙着洗衣、洗脸……”透过自己手中点亮的烛光，她看到海格错愕的表情。

“海格少爷？”他直视人的模样若在平日看来，足以令天下女人心醉。刚棱俊美的深刻五官，在浓眉大眼与性感双唇的烘托下，组合成一股逼人的魅力。就连他生气的时候，也好看得让她数度险些失神。

可那是指平时，现在是非常时刻！在海格的咄咄逼视之下，她的底衣都快被冷汗浸透。

“你真是男人吗？”“我……是！当然是！”她使劲的点头。

出其不意的，他一只大掌竟倏地抚上她脸颊，差点让她吓得往后跌倒。他不像是在抚摸女性般的温柔，倒像检视般的亲手审查她这张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奇了！一个男人竟然会有像花瓣似的娇嫩肌肤！更奇怪的是全儿的长相，他没想到点起灯火后看到的会是无与伦比的清艳。想他海格少爷周旋美女间十多年，竟会有看一个少年看到心驰神醉的一天。

直是沦落！

“南方怎会养出你这种男人，怪不得会被人抓去当太监！”他的感叹中微带嘲讽，随即顺势以手背轻打了她左颊两下。“把我的行李拿上楼，热水盆、茶水什么的快点给我端来。”“是，我马上去！”她几乎是用飞的逃出去。

太好了，安全过关！至少海格没当场要她脱光了验明正身。当初胖嬷说是为了让她逃亡方便才替她换上男装，现在她知道这“方便”指的不光是逃亡行动，更是自身安全的保障。

等到送他们这些满挞子回北京后，她就可以平平安安回扬州，找寻自己封闭的记忆与来历，再也不用担心会在人前穿帮。

“海格少爷，热水和茶来了……啊！”她一进门看见眼前光景，尖叫着捂住眼睛，根本忘了双手原本捧的那盆热水。

“小心小心！”她身后的店小二赶紧伸手接捧住。

“全儿，你在搞什么？！”海格真会给她气死。“过来把水盆架上！”“不要，我不要！”她紧紧的捂着双眼缩到一角哭叫。海格居然赤裸着上身更换衣服，她看到男人的身体，她已经不纯洁了！

“你到底在闹什么别扭？”“客……客馆，我东西都弄好了，您……慢用！”小二砰地关上门赶紧开溜，免得被房内彪形大汉的怒火波及，当场被揍成肉饼。

房内的两人遥遥对峙，一个恼火的双手环胸，一个畏缩的捂脸躲在角落，满室沉寂。

“全儿！”低沉而平稳的磁性嗓音划破宁静。“你最好把你自己的交代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人。”璇儿垂着惊骇的双眼，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我之前不追问是给你时间去调适逃亡后的情绪，我想这个调适期已经够了，你该老实招供自己的底细。”不知何时，他竟已悄悄站到她跟前，忽然箝起她的下巴面对他冷硬的双眼。

“我……你……可不可以先套上衣服？”否则正视着高高在上的俊脸、如此靠近男性肌肉累累的赤裸身躯，教她混乱而惊吓过度的脑袋该如何思考？“你，不对劲！”全儿这样看来简直像个小姑娘。

“我不习惯看到人光溜溜的。你……你先将衣服穿上，我一定……会把所有的事老老实实告诉你。”海格瞪了她一眼，才转身回桌边披回外衣。他甚至在背对全儿的刹那听见她松了一口气的声音。怎么会是这种反应？难不成她曾因自己太过女性化的相貌而遭人欺凌，在心中留下阴影？或者她根本就是假扮少年的小处女？“说吧。”海格再度矗立在她跟前，让她浑身又赫然紧绷。

“其实我……记不得我自己是谁。”“看着我说话！”他老大不客气的抬起她的下巴。

“我不记得我是谁，只知道自己叫璇……全儿。”“怎么会不记得？”“我

觉得自己好象睡了很久很久，什么事都不知道，直到昨晚被胖嬷的血泼了满头满身，才突然像醒过来似的，照着胖嬷死前的吩咐拚命逃。”“胖嬷是谁？”“胖嬷是什么人？跟她是什么关系？”“我……我也不知道。你这一问，我才想到我根本认不得她，可是我就是知道她叫胖嬷……”她空茫的神情忽然变得十分激动。“但是她是好人！是她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出来的，这点我绝对可以保证！”“她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她只叫我逃，快逃。”璇儿下意识的摸着仍带着褐色血迹的瓜皮小帽，眼眶不自觉地潮红。“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逃，也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只知道我叫全儿……还有，我害胖嬷被人杀了……”看她泪珠粲然滚落的脆弱模样，他的内心居然起了剧烈的撼动。全儿太美，美到他快难以自制的将她拉入怀中疼惜安抚。

“你就这么点线索，打算怎么找出自己的来历？”他暗咳一声，清理喉间的不适。

“我不知道。我打算……送你们抵达北京后再回扬州想办法。”“现在的问题是，你服侍的本领一塌糊涂，手脚笨拙又爱大惊小怪，拖着你像拖个累赘。虽然我们的行程并未因此而有所延误，但我一路上的心情十分十分不爽。”更何况他是个享乐至上的男人，就算这次是远行办正事，他也绝对是正事能办、闲情照享，从不亏待自己慵懒自在的神经。偏偏自从碰上全儿后，半大不小的倒霉事就接踵而至，破坏他的好心情。

“那你就放我回扬州吧！”璇儿急切的恳求着。“我欠你的恩情，我一定会还。但与你们同行去北京，我不但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拖累你们，你就让我走吧。”他的确该让全儿走，因为他发觉全儿对服侍之事根本一窍不通，害他找她暂替侍从之职的便宜没捡到，净惹出自己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怒火。

“让你走，那谁来伺候我？”奇怪，照理他应该会很乐意快快撵她走，但他就是不想这么做。

“我……我现在就出去帮你雇个小侍童，好不好？”“穷乡僻壤出刁民，你若找来个贪得无厌的狗腿子，我跟谁讨回公道？”是啊，在陌生之地急急找人，谁知道会不小心找到什么居心叵测的狠角色！

“可是我笨手笨脚，什么事都做不好，连你也说我是个累赘。我想，或许我们会运气很好的找到一个比我聪慧敏捷的仆役。”她努力的诋毁自己。

“而且我来历不明，又丧失记忆，你们带着像我这种身分可疑的人，很危险的！”“你为什么一直想逃离我？”“不是，我不是逃离你，而是不想离开扬州。虽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我就是知道自己不能离开扬州。”“很俐落的借口。”他淡淡哼笑两声。

“我不是在编借口，请你相信我！”只要海格肯相信她，要她下跪都可以，“我不是对你有成见，也不是嫌做你侍从的工作太繁琐，而是我根本做不来。纵使我有心想……”“没关系，万事起头难，我可以教你。”他流露诡异的亲切笑容，撩下了随意披挂着的上衣，裸露精壮的胴体。

“不要！不要这样！”她双手掩面，狂乱地跳缩到角落去。

“全儿。”他长手一拉，强迫她面对他向来用于勾引女人的魅惑表情。“刚才还说你不是在逃避我，我倒觉得你躲我像在躲鬼似的。”“你把衣服穿上……求求你快把衣服穿上！”她被海格扣住的双腕无法掩住视线，只能又急又怕的闭紧眼睛尖叫。

“全儿，你知道吗？我突然发觉你这模样像极了个没接触过男人的小姑娘。”他刻意贴近她的脸庞，让自己轻笑的气息拂过她的粉颊。

“我不是小姑娘，我是男人！”“真的啊？”他尽情享受握在双掌中的纤细手腕，开始好奇她身上的其它部位是否摸起来也如此柔滑水嫩。“有些南方男子的确长得像你这样，似男似女。京里也有许多太监像你这般，娇声细语。可是全儿，天下没有一个男人会像你这样，在瓜皮小帽中长着如此浓密的黑发。”啊！她的帽子，她的头发！

璇儿赶紧摸向自己头上的瓜皮小帽，脸上倏地失尽血色——她的帽子歪了，露出好些额前柔细的刘海！

大清的男人们个个都顶着一头“月亮门”：颅顶至两额的前半部头发必须剃去，颅后结辮。而她竟然在无意中露出了男人不可能有的刘海，当场揭穿自己女扮男装的谎言。

“我……我忘了剃掉头发！我最近太忙了，所以一时忘记……”“全儿，‘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规矩通令全国这么久了，你怎能忘记？”他温柔地笑着将她逼退到墙面，无路可退。

“我真的是男人！我只是忘了剃发，我会记得的！我明早立刻去剃干净！”“怎么还在狡辩？”他轻柔一叹。

“没有，我不是在狡辩！我真的是个男人！只是忘了……”她以剧烈的尖叫与抵抗中断自己的辩解，因为海格霍地扒开她厚软的枣红色短挂，大手温柔的覆在她仅隔两层软衫的丰润双乳上。

“你还能说自己是个男人吗？”他隔着衣料炽热的爱抚着璇儿饱满而柔软的胸脯。

“如果不是这件短挂阻隔了你诱人的曲线，我早一眼视破你的把戏了。”挣扎间，她忽然想起之前要她戴正帽子、穿上短挂的元卿。难道他早发现她是个女孩了？为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轻易地识破她的把戏，却仍故作无事的继续戏弄她，让她像耍猴戏般的让大家看她笑话？“全儿？”他改而扶住她瘫滑而下的身子，在错愕之中竟让她由啜泣急转为痛哭。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人？”她双拳压在眼前哑然哭喊。“我什么方向都摸不清，已经够慌了，为什么还要这样捉弄我？！”“别这样，全儿，我只是跟你闹着玩而已。”他不自在的笑着蹲下，拍拍她的肩头。

“不要碰我！”她打掉他温柔的手，蜷成一团埋头痛哭。

“好好好，我道歉。是我不对，玩笑闹得太过火了，别难过了好吗？”他捺着性子放下身段柔声安抚着。

“你走开！不要管我！”哭吼的嗓音中带着阵阵哽咽，娇小的身躯颤抖得愈来愈剧烈。

“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希望我怎么做？”他表面亲和，内心却在低咒。妈的，他向来对贞节烈女反感，碰她们一根寒毛就足以引起惊天动地的灾难。就算她们都快融化在他高超的挑逗下，还硬是摆出一副受尽屈辱的悲壮表情。

那他干嘛要碰她？她不正是他最反感的小处女类型？“你到底哭够了没？”他低哑的嗓音正如他所剩无几的耐性。

她根本不理他，一径埋首在双膝上抽噎落泪。

她失去记忆、失去胖嬷，失去尊严的任人呼来唤去，失去自主权地被人强行带往北京。

她好怕、好慌，她还有谁可以依靠：还有谁可以帮她？她已经完全失去方向，身与心都流离失所，为什么他还要在这时候愚弄她、轻薄她？在她

只身无依的脆弱时刻这样耍她很有趣吗？为了保住自身安全而女扮男装真有这么可笑吗？为什么要这样捉弄她？“你哭够了吧！老子只是亲手证实你的性别，又没有硬拖着你上床。哭得那么惨烈，你不觉得夸张，我都快觉得反胃！”他恼羞成怒的起身大骂。

她为什么摆出如此令他挫败的反应？多少女人求他爱怜都求之不得，难得他对这可爱的小处女产生疼惜，居然逗逗她就哭成这副德行！

“好了好了，要哭就趴到床上哭去！”省得坐在地上哭到着凉。他好心拉她起身的大手却被她愤然甩开。

“你还想拐我到床上去！你还要从我身上骗走多少好处才甘心？”他的恩情可没大到她必须以身相许的地步！

“我拐你？我骗你？”他狰狞的表情与怒吼吓了她一跳。“我佟海格要女人还用得着使拐耍骗吗？”这对他简直是项严重的侮辱！

“那你方才下流的恶作剧又该怎么说？”她凄厉的控诉在嫩弱的嗓音之下，听来倒像惹人爱怜的娇嗔。

“王八蛋！”他是犯贱了才会一时看她娇媚而忍不住心动。这下可好，自取其辱！

“你为什么骂我？明明是你占我便宜却还开口伤人。先前因为你是我的恩人，我不便对你的人品批评什么。但你实在不算是个君子，根本就是色迷心窍的花花公子！”“我色迷心窍？不算君子？”他以雷霆万钧之势吼向她快被震倒的瘦弱身子。

“之前你尚未识破我女儿身，对男装的我威胁恐吓、踢打叫骂；一发现我是女人，立刻改而言语呢哝、行为下流地上下其手！”“是你自己明明已经泄了女人家的底，还嘴硬抵死不承认，睁眼说瞎话！”他动手的目的正是要她面对事实。

“所以你就可以理所当然的趁人之危、吃我豆腐吗？”她虽然泪痕满面，气势柔弱，但并不代表她就无力反驳，只能任由恶霸强词夺理。

“我趁人之危？”他的重喝几乎穿透她的耳膜。

他那叫趁人之危？！她怎么不想想她那张绝艳万分的容颜，以及那时流露楚楚可怜的小模样对男人的自制力是多大的考验？他要是真想趁人之危，现在就不会是站在这里和她大作无聊的争辩，而是在床上和她激烈缠绵。

“你就是如此一意孤行，完全不顾他人意愿。”硬拖她伺候他到北京为止，又恶意的强抚她的身子。“在你眼中你就是对的，你就是一切，纵使你是错的也只会强迫别人去包容、去接受……”啪的一声重重巨响，房内的小桌被他一掌打成残破的木堆。霎时一片骇人的死寂。

他狠狠的怒视她，用一种几可杀人的眼光射向她。如果他是刻意要让她感到害怕，那他成功了。但她畏缩的眼眸中闪过一道不肯妥协的执着，更加煽动他的怒火。

“我趁人之危，我一意孤行？”他冷冷的哼笑声阴森得令她发寒。

他一步步的逼近璇儿，再度以他魁梧巨大的身躯将她逼退到死角去，动弹不得。

“刚才全是我色迷心窍？是我完全不顾他人意愿的胡乱吃人豆腐？”他故意将双唇贴近她鼻前，恶狠狠的吐息着。

他到底想干嘛？她转头闪躲，反而让他灼热的鼻息扫往她敏感的颈际，也让他的唇更加贴近她的粉颊。

“你的批判真是教我感动。”他眯起的迷人双眸却十分怨毒。“太中肯、太真切了。”

你让我不禁感到惭愧，我怎能用如此下流的手段去占人便宜呢？嗯？”他以充满男性气息的浓重鼻音撩拨她的心。

其实……海格没那么下流，只不过她一时在气头上才会说得那么……“若是你爱上像我这种下流又无耻的男人，怎么办？”“我才不……”她一转眼瞪他，才发现中了他的诡计。他早摆出那副令女人痴醉的笑容，看得她舌头打结，忘了要说什么。

“你还不了解男人的好。若是你能用甜美的唇舌和柔媚的身子来增进我们彼此的了解，或许你就能明白我这个低级男人‘好’的一面。”“不必！我也不想了解！”她虽听不太懂他的话，但那副笑容一看就很暧昧，“全儿，别放弃学习的机会。来吧！”他当着她的面就动手扒开自己的衣服，在璇儿的尖叫与阻止之下，脱得一丝不挂。

“你是女的！你居然真的是女的！”小顺子一大早就在元卿房内对着璇儿大叫。

“你竟敢如此欺骗我家少爷！甚至连我也骗！”害他昨晚自作一整夜美梦，以为可以回京向同僚炫耀自己收了个多么漂亮的后辈。

“好了，别嚷了。”元卿一手撑在桌上，按着睡眠不足的双眼。

“元卿少爷，我不是有意要骗大家。而且……”她诚恳的立在元卿身前。“你也早知道我是个女孩了吧。”甚至还很技巧地替她遮掩女扮男装的破绽。

“你有话直接说吧。”“我……”她咬牙鼓起勇气。“请你帮我逃离海格少爷好吗？”“你若要走人，用得着我帮忙吗？”他的淡笑仿佛暗示着她身上就有两条腿，爱走哪就走哪，干“卿”底事？“不是我不能走，而是海格少爷不让我走！”元卿既然曾帮她弥补过她的谎言，就应该会站在她这边助一臂之力吧。“昨晚他识破我的身分后……他就……他说……”“那些我都已经知道了。”他优雅的打了个浅浅的呵欠。

“啊？”他怎么知道的？“我床榻的墙面就隔着你们房间，昨夜给你们吵得辗转难眠，我不想听都不行。”他无奈的端起茶杯小啜一口。恶，难喝！

“你……你全听到了？！”她原本就已泛红的脸顿时烧成一片，整个人羞得几乎要起火。

“我们待会儿就得启程，海格的行李你打料好了吗？”他把茶杯搁到一边去，满桌的简陋早点他看都懒得看。

“没有，他还在睡，我……不敢收拾……”因为海格睡觉时根本不穿衣服，甚至当着她的面脱个精光，吓得她昨晚整夜抱着棉被蜷在门外廊上。她宁可全身酸痛、手脚冰冷，也不愿看见他的性感表演。

元卿低头一叹，拿起桌上的整盅热粥就往床榻内的墙面砸过去。

“海格，起床了！”元卿叫他起床的方式让璇儿撑大了眼睛和小嘴。“我都已经准备动身上路了，你还在床上混！”他砸完热粥砸小菜，弄得墙面一片凌乱，满床砰碗。

“知道了啦……”墙面那边传来半睡半醒的浓浓呓语。

居然连这种声音都听得这么清楚，那她昨晚简直是当着元卿的面和海格缠斗，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全给他听进去了！

“你过一会儿就可以进房收拾。”元卿朝房门转过身，小顺子立即俐落的

替他披上外衣，打开房门恭送他下楼。

“可是……元卿少爷，请你帮帮我，我不想和海格少爷同行。”“我怎么帮你？”他回头苦笑。“难不成你要我去伺候他吃饭喝茶？”“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奇怪，她今天好象很难跟元卿沟通。是她口才不好，还是元卿故意如此？“我……我可不可以和小顺子调换？”“你跟我换？”小顺子不爽地拔尖了嗓子。

元卿没有响应，只是呵呵笑着悠哉离去，留下小顺子去应付她提出的建议。

“你以为你是谁？你想跟我换？凭你也配跟我换？”小顺子穷凶恶极的晃着食指，大步大步的将她斥退到角落。“我打七岁起就在府里受训，磨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当上侍从，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换？”“我只是建议而已。如果不行的话就……”“你那是什么狗屁建议！”小顺子火气冲天的解开衣扣，将赤裸的膀子及后背转向花容失色的璇儿。“这些是什么？你看清楚了没？”“看清楚了！你快……快把衣服穿上！”她不是被小顺子身上浅浅的一道道疤痕吓到，而是她实在不习惯看到男人的肌肤。

“你以为我是怎么爬到今天的位置的？是被打出来、骂出来的！别以为贴身侍从是这么简单的职务，你连最基本的伺候功夫都做不好，还有脸提出这么嚣张的建议！”“对不起，小顺子……我的确太草率了。”一看她恳切的惭愧模样，他原本要继续开炮的火气反而消了一半。“以……以后说话给我小心点！”“我知道了。”她沮丧的垂下双眼。看来，她是没办法由元卿这儿得到任何救援。

她才刚跨出门外，正想转回海格房间时，赫然被一个魁梧的身影震退两步——海格正一手架在自个儿的房门外，好整以暇的站在廊上等她回来。

“早。”灿烂的朝阳使他慵懒的俊逸笑容更具杀伤力，尤其是他胡乱穿上的衣裤，豪迈地将硬累的前胸暴露在她眼前。

“早……”她本能的想躲回元卿房内，却被背好行李的小顺子推回廊上，他带上门后向海格行过礼便下楼去。

“快点帮我梳洗打扮吧。要是元卿等得不耐烦，他会丢下我们先走喔，全儿。”“是……”他为什么要用那么温柔而有磁性的声音对她说话？她倒宁可他像之前那样用骂的，就不会害她如此心跳急剧、呼吸困难。

“全儿……你真的叫全儿吗？”他站在房内优闲的任由她服侍着，尽情观赏她在晨光拂耀下的剔透之美。

“我叫璇儿。”她替打着赤膊的海格套上外衣时，手抖得差点不小心将衣服掉到地上。

“不对，你要先替我穿上那件白绸底衣才能披上这件长衫。璇儿。”他柔声唤她的语调几乎让她心跳中断。

“对不起。”她赶紧故作镇定的更正穿著的衣衫。

“别紧张，慢慢来。如果元卿他们先走，我们在后面加快速度就可以追上，不用担心。”她就是怕元卿丢下他俩先走！

“你几岁了？”“我不知道。”他刻意低下头来说话的气息一直吹拂在她头上，让她愈来愈燥热，替他结上衣扣的动作也更加笨拙。

“我猜你大约十六、七岁，不过发育得挺不错。一般来说，南方女子都会比较瘦小、体态单薄。但你却不同，身形娇弱却……”“你可不可以别这么下流？”她低头专心瞪着一只扣不好的衣摆，气得发抖。

“我哪里下流了？我可没碰你一根寒毛。”他举起双手做投降状，以示清白。

“可是你用言语轻薄我，一样下流！”老天，他真的很受不了小处女的冰清玉洁。连什么是真正的下流都搞不懂，就正义凛然的强烈指控。但他就是很想逗她，喜欢看她纤弱的五官上闪耀倔强的眸光。

“我只是很坦诚的跟你讨论你的胴体，完全没有轻薄你的意思。”“我不想跟你讨论这种话题！”她把海格的短挂甩到他手中，立刻转身，逃到床边将细软收入包袱里。

“可是谈话有助于你恢复记忆。”他轻松地踱到床边，一屁股坐在床榻上。

“看，透过这两天来的对话，我可以确定你是出身清白的女子，所以对男人的身体会大惊小怪，对自己的贞操戒备森严……”“你坐到包袱的布角了！”任她死命的抽，就是抽不出来，害她僵持在他身旁，不知该如何快快收拾、离他远点。

“你知道吗，璇儿？女人们常说我的眼睛有让人忘却一切的魔力，不晓得应用在失忆的你身上，会不会反而能勾起你的记忆？”“谬论！她们说她们的，我又不是那群女人，怎么可能会……对你……你不要这样看我好不好？”“怎样？”他更加专注的贴近她的脸庞邪笑。

“你这样看我……好象……”好象要吃了她似的。更奇怪的是，这种脑袋一片空白、局促不安的感觉令她既陌生又期待。

“你也一直在看我啊。”他的笑容看来好不纯真。

她才不想看他，只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视线。

怎么会有睫毛那么长的男人？而且还又翘又浓密，像两把小扇子似的煽动少女心。

他的鼻梁好挺，唇形好美，弧度优美的方正下巴微有一片新生的胡碴，让这张俊脸更加阳刚、狂放，散发野性的闲适魅力。

他知道璇儿正出神的审视着他，他也很乐意任她一直看下去。只是……啊，要控制自己不去吻啄那张娇艳欲滴的小嘴，实在需要很高明的定力。

“我们……再快点动身……元卿少爷会先走的。”“没关系，我会追上他。”他的声音低沉而瘖哑，轻柔得令人心悸。

“可是……”她被海格轻轻的箝住双臂，靠近自己的脸庞。

忽然一股沉重的压力席卷到她整个人身上，差点阻断她所有气息。他竟然将她完全紧抱在怀里！圈着她身躯的那只铁臂，几乎要将她拦腰拧断。

“你干什么？！放开我！你……”她赫然抬头看清他另一双手上抽出的冷锐长剑，以及无声无息站在他们跟前的三名蒙面黑衣人。

第三章

房内赫然出现的三名黑衣刺客完全不出声，同时拔刀便凌厉的围攻海格，招招阴狠，有赶尽杀绝之势。

“眼睛闭上，璇儿！”海格一手紧拥着她，仅以单手力抗群敌。

“逃！我们快逃！”她抓着他的衣襟惊叫。

他一面快速抓了把放在桌上的干果扔进嘴里，一面展开俐落的刀法，直取对方的要害。

“恶，这是什么烂客栈，果子都馊掉了嘛！”“海格少爷！”她在刀光剑影之下尖声呐喊。都什么时候了，他居然还在顾吃的东西！

他全然没把这些招数狠毒的刺客放在眼里，气定神闲的破解他们的剑势。他尽可能的避免杀生，能废手的就废手，该断腿的就断腿。

“海格少爷！”够了，她不要再看到任何打斗，也不想再见到任何血腥场面。

“谁派你们来的啊？”海格在敌人的阵阵哀号与顽强对砍当中懒懒的问道。

“纳命来！”最后一名残存刺客奋力挥刀，豁出命似的杀向海格。

“没创意的回答。”他轻巧一扫，长剑像是他伸展出去的手臂一般，俐落的打掉刺客的突袭，同时切断对方的腕筋。

“不要！不要这样！”她受不了任何暴力场面，她受够了！

“我不是叫你闭起眼睛了吗？”他拎起了床上的包袱，抱着她直接飞身纵往外头的一楼大堂内。“哟，元卿，你这儿也有刺客啊。”他悠然站在五、六具伏倒在地上的黑衣身躯间。

“这些人是玩真的。”元卿手执仍在滴血的长剑，轻抚被血迹溅到的脸庞，气息微乱。

“亏我们还特地走小路，找偏僻的小客栈住，对方还是追到了我们的行踪。”“盐务的密函呢？”元卿瞥了一眼海格怀中发抖的小人儿，轻淡一笑。

“安全得很。”“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能活着回北京呈递密函吗？”海格像在他谈论今晚菜色似的吊儿郎当。

“不管能不能活着回去，我决定不再亏待自己。”元卿踢了踢柜台，后面立刻爬出小顺子和掌柜、店小，缩成一团的身影。“咱们改走官道，住上好客栈，痛痛快快的吃喝玩乐，奢侈豪华的一路挥霍回北京。”“早该这么做了。”海格笑得分外灿烂。

既然他们如此刻意委屈自己、改走隐僻路径都会被敌人查到，那就干脆甭躲藏了，一路嚣张奢华的玩回老家去，来趟富豪之旅。

“那就上路吧。”元卿翩然转身而去。

“璇儿，没事了，一切都搞定了。”海格笑看埋头在他怀中打颤的娇小身躯。“喂，只不过是场小场面，你就吓坏啦？”“我……这些人……”她一看到脚下周围鲜血泊泊的负伤刺客们，胖嬷在她面前喷血的恐怖印象令她双膝打颤。

“嘿，这把剑不错。”海格放开环抱住她腰际的手，弯下身去捡拾刺客们再也握不起的兵器。

“海格少爷！”她几乎是魂飞魄散的巴着他大叫。他居然就这样放手，一点也不顾及她差点滑跌在地的势子！“我们快走吧！我求求你，快出去吧！”

“等一下。”他蹙眉凝视剑柄上烙印的图纹。

他故意的，他绝对是故意的！璇儿埋首在他的胸膛间，既屈辱又不甘愿的逼着自己不准掉泪。他明知她怕得双脚虚软、无力行走，他明明听到她想快快离去的哀求，却还从容不迫的这里看看，那里捡捡，一点要走的意思也没有。

“我要出去！我现在就……啊！”她被脚边传来的蠕动吓得水花乱转。

“没事啦，那家伙手脚筋脉全给元卿挑断了，不会对你怎样。”他轻搂着璇儿，继续检视每一把敌方兵器上的烙印。

“他在流血……他……”璇儿终于忍不住急涌而上的不适感。“海格少爷，我……要吐了……”“早叫你闭上眼睛不要看，偏偏就是不听！”他大步走向掌柜的身后，抓起一坛酒闻闻后豪迈的大口狂饮起来。毫无预警的，他大手扣住璇儿后脑便将嘴里的酒吻灌入她口中。

她还来不及惊愕，便被呛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味道不错。”她的双唇尝起来果然如他想象中一般甜美。“有没有觉得好点了？”他继续仰头豪饮那坛实在不怎么好喝的劣酒。

一看他这个动作，璇儿想也不想的凭着突然冒出的力量拔腿往外跑，急急奔往她和小顺子共骑的那匹马。

下流、卑鄙！她再也不想和海格共处一分一刻！她宁可孤苦无依，也不要跟那个色魔在一起；她宁可跟小顺子翻脸，也绝对不再伺候这个花花公子；她宁可去伺候元卿！

可是当她冲到马厩时，整个人愣住了，欲哭无泪。

元卿和小顺子早就各自骑着坐骑离去，破烂的马厩里只剩那匹和主人一样高大健美的黑色良驹。她一看就知道接下来会是场怎么样的灾难，也知道现在的她一点选择余地也没有。

为什么她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我说嘛，元卿向来懒得等人。”一阵迷人的低沉嗓音慵懒而至。

“我不想和你共骑一匹马。”“可是我想。”“男女授受不亲！我不可能和一个男人如此亲近的赶这么一大段行程……”“没关系，反正你是男人，不必介意。”海格开心的牵出马匹翻身而上，随手一揽便将她卷上马背，侧坐在他怀中。

“不要靠近我！”她死命推打着。“你明知我是女的……”“你昨晚说自己是个男人的。咱们两个男人，没什么授受不亲的问题好谈。”“放开我！我宁可下马用走的，也……”“璇儿，我不想再听到任何一个反抗的字眼。”他沉下笑容，流露一脸冷冽。“这些刺客的同伴随时会追到这里查看状况，我不敢保证下一批人会比这批笨蛋好应付，所以现在听我的。闭上你的嘴，一切由我负责。”不要，她才不要如此任人指挥！可是她一定是给刚才的打斗吓坏了，她一定是被即将追来的刺客逼急了，才会很没志气的在他怀里点点头。

“别一脸委屈的模样，我的胸膛很舒服的，要搂要靠悉听尊便。”他支着她的下巴温柔一笑，随即踢马扬蹄，往前路奔去。

他爱极了她一直想故作无事地推开腰上怪手的扭捏模样，也喜欢和她大玩意志与意志之间的斗争，却没注意到远方山头上遥望他们动静的人马。

傍晚时分，他们在城里最大的富升客栈与元卿碰头，主仆四人在大厅内享受着满桌的好菜好酒，叮叮咚咚的卖唱鼓声与谈笑喧哗声，将整间店面烘托得热闹非凡。

“璇儿，多吃点。辛苦赶了一天路，现在好不容易才能休息，撑得住吗？”海格一脸可以扶她回房休息的温柔模样。

“我很好，多谢关心。”她冷淡的看着碗里成堆的鱼肉，不用他热切的眼眸。

“小二，把你们这儿的妓院赌场、茶馆酒楼介绍一下吧，我们闷得慌哪！”元卿姿态闲散的拎着小酒壶晃呀晃的。

“喂，别把我扯进去。”海格马上撇清关系。

元卿挑了挑眉斜睨他。“今晚不找姑娘？”“我不做风流事，只做正人君子，你想上赌坊尽管去，我想待在房里好好休息。”“喔？突然改行做正人君子了。”元卿邪邪的牵起嘴角。“没想到雇了个新侍从，对你的的人生观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变革。全儿呢？有没有被今早的事吓到？”“还好，谢谢。”三个男人同时瞄向态度疏离的璇儿，从没想到看来娇弱无依的可人儿会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她才不想让这些公子哥儿牵着鼻子走。早上她吓都吓过、哭都哭过、求都求过了，现在才想到要问问她状况如何？他俩想拍卖顺水人情，她可不屑接受这种廉价的关心。

“全儿，不高兴吗？”元卿问得十分轻柔。

“我叫璇儿，全儿只是当时应急用的假名。”她答得也很轻柔，却不带任何感情。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为什么好端端的突然摆个脸色给我们看？”他凉言凉语的向海格质疑，眼睛却瞟着她看。

果不其然，璇儿僵硬的表情下出现一片潮红。

“我也没干嘛，安抚一下她慌乱的心情而已。”“我不需要你安抚，也没求你安抚，我只要求你尽快带我离开那间乱七八糟的客栈，你却便在那时死赖着不走，看我出丑！”“噢，好可怜，看来你当时真的吓坏了。”海格露出了好抱歉的表情。“我当时在忙着确认那些刺客的身分，绝对没有看你出丑的意思。”“那你确认出什么了吗？查出什么蛛丝马迹了吗？”别生气，一旦生气就中了他刻意看她好戏的计。

“有啊，收获不错。”他眯着魅惑的双眸，痴迷的盯着她柔润的红唇。

不要脸！她不用问也知道他指的“收获”是什么。“你们……到底是招谁惹谁了，为什么一路上老是有人追杀？”“就像美丽的花朵总会招蜂引蝶，娇艳的姑娘总会让人垂涎。我和元卿这么出色的男人，难免会遭到倾慕者的热切追求。”他和元卿的确很出色，走到哪，不管男女老少都会被他俩与众不同的翩翩风采吸引，但那根本不是她要问的重点。

“你们若不想坦白表明身分，我就不再问。”她放下碗筷，极其严肃的盯着海格。

“这一路上，我们只是主仆关系，一旦进了北京城，就形同陌路。你们做你们的大少爷，我回我的扬州去。”“你就这么想探我和元卿的来历？”“我不想，只是不愿和拒绝坦白身分的人交往过甚。如果我没丧失记忆，我会很乐意告诉你们我的来历。但很显然你们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想保持神秘。”放心吧，我们不是坏人，不会吃了你。”海格笑着替她斟上酒。“今晚我们去街上看戏吧。”“不了，谢谢海格少爷。”她恭敬地起身。“反正我们只是陌生人，各尽主仆之职就可以了。今后我会努力做好侍从的工作，也请你……不要再对我有超过主仆身分的举动。”她认真的直直看进他眼里，传达了强硬的决心。

“璇儿？”他愣愣的望着她行礼退下的背影，呆呆的回头看向元卿。

“超过主仆身分的举动？”元卿淡笑，浅尝美酒。“遇到对手了，嗯？”

“她居然讲出这么呛的话！”他不敢置信的笑着。“我看她明明就是个弱不禁

风的小处女，一脸没见过世面的娇贵样儿……”“这并不代表她就很容易占便宜。”“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海格的双眼悄悄生光。

“在你还没上楼回房挑战之前，能否告知你在今早那群刺客里查到了什么蛛丝马迹，有了些什么收获？”元卿懒洋洋的朝他伸出手掌勾勾指头。

“光这东西就够你瞧的。”他将一把带有烙纹的匕首递给元卿。

元卿的脸色倏地铁青。

“你认得这烙纹？”“最好是我记错了。若这图纹的出处正是我所猜测的对象，那我们的麻烦可大了。”“这么严重！”相对于元卿的肃杀，海格依旧一副漫不经心状。

“从现在起，你得好好保护你的宝贝侍从，”九卿扯个应酬式的笑容，慵懒的起身。

“我呢，要去赌坊活络一下，有话明儿个再串吧。”海格散散的撑肘在桌上，一边喝酒一边摆手，目送元卿和小顺子远走。当然，也瞥见两、三个随他们而行的鬼祟身影。

看来局势愈来愈危险了！不过他们刻意在大庭广众下招摇，谅对方也不敢明目张胆的直接动手，把密办盐务的事情搞大。不过他现在最关心的，不是这种无聊事。

“璇儿，我回来了。”他一进二楼上房，就只见房内一灯如豆，气氛沉谧。“璇儿？”外厅硬榻上蜷曲的小身影，让他会心一笑，悄悄合上门。她累坏了，手上甚至还放着折叠到一半的衣物。

从他救起她的那天起，她几乎没好好睡过一觉。不是被惊险的追击吓着，就是被他的调戏搞得意乱心焦，再加上今天整日快马兼程，连他这个大男人都有点筋骨酸疼，更何况是个小姑娘。

他轻悄的坐到她身侧，细细的抚着沉睡的小脸蛋。

她很累，却睡得十分不稳，眉间甚至不曾舒坦过。她好小，不光是年龄上的、外形上的，她有一股天生的娇弱气质，惹人怜爱，但骨子里却很硬、有自己的脾气。一想到方才她在楼下撂下的话，他就忍不住微扬嘴角。

他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守护的目标。身为世家大族的次子，既没有长子的地位重要，也因母亲不受宠而连带使自己在家中不具分量。他很想真实地拥有什么、守护什么，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是唯一的。这份期待他曾放在他那场如闹剧般的失败婚约上，第一次的全心付出，换来的却是残酷的打击。

璇儿不自觉地蜷往他炽热体温的方向，这本能性寻求依赖的动作，让他脸上漾起笑容。

“需要我守护你吗，璇儿？”清醒时的她，总是流露着不需要男人守护的独立自主，有自己的思考，作自己的决定。

但她的本质却是如此细致堪怜。

他不是没见过璇儿这种外形柔弱的女子，但她柔弱之下蕴藏的那股刚强吸引着他。

像是娇艳的花朵努力展开小小的刺，顽强抵抗着外界。这刺激着他心底的某种欲望，一种即使刺破手指、淌血满掌也要将她摘下的渴望。

“到底你是谁？该不会是花精化成的人吧？”他不断的摩挲着花瓣似的细嫩脸庞。

“成亲……”她突然冒出的梦呓令他一愣。

“璇儿，醒了吗？”“我……要成亲……”她的语音模糊，眉头愈蹙愈紧，仿佛陷入恶梦。

“你想成亲？”他轻轻一笑。“这么大胆，想丈夫想疯了吗？”他低头靠近那张重复着同一句话的小嘴。

“……嫁给他……我只要嫁给他……”她的这句呢喃使海格的笑容僵住，也让他一亲芳泽的势子紧急煞住。

她有意中人了？不知为何，这个领悟让他非常不舒服。她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却在梦里一直记着自己有个相许终生的男人。对方是谁？是怎么样的男人？为何能让她如此念念不忘？真是荒谬，他在恼什么？就算璇儿早已嫁人、心有所属也不关他的事！只不过方才几乎奔流而出的某种感情，一下子全冷却到角落去。

就在他粗鲁翻身下榻、惊醒璇儿的同时，房门外扫过的黑影令他即刻进入备战状态，并以大掌掩去她还来不及发出的惊喘。

搞什么！他正一肚子无名火无由发起，这几个自动上门的混蛋赶来凑什么热闹！

他准备拔刀之时，黑影们的气息却逐渐消失在外廊的尽头。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要来刺杀他和璇儿好夺取密函的吗？“海格少爷……”当他回神看向那声微弱的呼唤的来处，才注意到硬榻上的璇儿已经吓得缩在一角发抖。

“你又要……又要开始跟他们厮杀打斗了吗？”他重重叹了口气。“没有，他们已经走入了。或许只是路过我们房门口的其它住店客人，别大惊小怪。”鬼扯！那些人的气息和步履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他们的四周似乎已经撒下了无形的天罗地网，危机正环伺四周。

“继续睡你的吧，反正我们这两天都会住在这儿，不用急着打点行囊。”他转过身便开门向外走去。

“海格少爷！你要去哪里？”她慌张的跳下榻抓着他不放。

他愣愣的看着身后颤巍巍的小人儿好一会儿，才朗声朝楼下的大厅高声大喝，“小二，给我来壶女儿红！”厅下立刻传来俐落的答复。

“睡不着的话，就陪我喝一杯吧。”他一屁股坐回硬榻上，张着两条长腿悠然一笑，气势狂放。

她畏畏缩缩的端坐在长榻的另一边，戒惧的看着送上好酒后合门退下的店小二。

“喏。”他递了一小杯满满的酒给她，自己则拿着整壶对嘴灌。“喝酒压惊，不过别喝太急。女儿红入口温和，后劲可强了。”“我们……一路上都得这样担惊受怕的吗？”她到现在手都还在抖。

“你怕吗？”在他低柔的嗓音下，她老实的点点头。

“放心吧。有我在，没什么好担心的。”他的口气十分疏离，少了以往那股轻松洒脱的调调。“这几天下来，你有被刺客伤到一根寒毛吗？”“没有……”她忽然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海格少爷，我不是质疑你的功夫，我没有小看你的意思，我只是……很怕这种不安的感觉。”“是吗？”他仰头又灌下一大口酒。

“老实说，我一直都很害怕，可是又无法具体说出自己到底在怕什么。”或许她是怕累了，才会向他吐露心中的恐惧。

他在幽暗的烛光中凝视着璇儿纤弱动人的容颜。她浅酌杯酒的微颤模

样，让女儿红的后劲在他体内疾速狂燃，想要将她拥入怀，以紧密的怀抱给她安全和温暖。

“虽然我们已经离开扬州两、三天了，我却有着强烈的感觉，离扬州愈远就愈危险。

好像有股很强的拉力一直想拉我回去，有阵声音不断在我脑子里呼唤，要我回去……”“回到你心上人的怀里，嗯？”他冷冷一笑，饮尽壶里所有的酒液。

“心上人？”会吗？那她应该会是感觉很甜蜜，而不是从本能泛起一股寒意。“我不记得我是否有心上人。”“说得好。”他下榻来拉开门又是一阵大喊，要人再送上整坛酒来。

“海格少爷，你别喝太多。”虽然他们明天不必赶路，但烈酒伤身，他这种喝法实在危险。

“你是除我母亲之外，唯一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他自嘲的坐回长榻。“我没这么容易醉倒。酒我可是从小喝起的，有钱还买不到一回醉。”他弹了锭银两给送酒上来的小二，懒散的笑着开坛狂饮。

“你和元卿少爷是不是惹上了什么麻烦，才会一路被人穷追不舍？”“你怕惹祸上身，想立即走人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好奇怪，今晚的情绪似乎很差。“你在我有危难的时候救我一命，我怎么能在你有危难时弃你而去？我只是很不习惯这种一头雾水的感觉，好象整个人悬浮在空中，踏不到地。”“真的？你真的不会弃我而去？”他恍惚的视线将现在与回忆融成一片，仿佛回到年少时期曾有的那段甜蜜婚约。

她点点头。“至少我会送你抵达北京后才分道扬镳，这是我的承诺。”他只是苦笑。她不是那个曾经背弃他的未婚妻，是另一个值得他重新投注希望的女子，但她心中已经另有守护她终生的对象。

“我和元卿是皇上跟前的查办大员，专替皇上处理台面上解决不了的案子，以及暗中调查呈上私下授予的任务。我们形同他延伸出去的手脚，潜入民间的耳目。”老天，他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件重大秘密？他为什么想也不想的就对她坦白？她可是个来路不明的家伙，而且已经有个心上人！

“你们是巡按御史？”“你要这么说也行。”他又灌下一口酒。

巡按御史为前朝制度，满清入关后，即由其它官职取代巡按御史的任务。御史可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已沦为戏本里的道具，然而此一职务却依然流传着，成为施展皇帝权威的关键。

“那些穷追不舍的混蛋刺客，正是要抢夺我们此次查办盐务的密函，阻挠我们回京复命。”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跟她说这么多？他也只能归咎于那坛女儿红……“你每次执行的任务，都这么危险吗？”“危险？”他还以为她会抓着盐务的秘密死缠烂打。“我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只是这次的任务比较棘手——麻烦太多了。”“那是因为目前的状况你都应付得来，才能说得这么轻松，但这仍然是危险性很高的职务。”他竟然在瞬间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或许吧……”他不太想招供自己其实很享受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快感，甚至玩得得心应手。他想再细细品味一下，自己是否正陷在她的关心之中。

“这么说来，我反倒欠你和元卿少爷一个道歉。”她垂头转动着手中的空杯。

“为什么？”“我以为……你们是京城来的纨绔子弟，到南方来花天酒地

惹出了麻烦，才招来那么多仇家上门……”“那很好啊，我和元卿正是要塑造出这种形象，好掩人耳目。”他兴味盎然的看着她羞愧得不敢抬头的模样。“不过我没元卿那么清高，我这副德行不全然是在做戏。”“我相信你是好人。”她很认真的看向他。“在我笨手笨脚的服侍工作中，一直都是你亲自动手，替我收拾烂摊子。”“拜托，别把我说成那样！”他居然在这一刻感到有点困窘。“你又不是没被我吼过，难道还会不清楚没尽好本分把我惹毛的下场？”他一听见自己冲口而出的不耐烦，立刻咬牙低咒。

“我会改进的。至少从现在起，我会仔细向小顺子学好每一样服侍的工作。”她又垂下了头，幽暗的烛火掩去了她的神色。

他咕哝一声。他到底是发了什么神经，干嘛那样凶她？“伺候你的事，我会尽力做好。但是你们的任务……不能尽量避免太惊险刺激的事出现吗？”“恐怕不能，不过你的安全不会有问题。”“我不是担心安全的问题，而是这种紧张的日子让我很有压迫感，整天都喘不过气……”她突然煞住自己激动的口气。“对不起，我太神经质了。”“璇儿！”他忍不住动手将她拖往怀里，紧紧抱住惊喘的娇躯。“你就不能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你吗？”“海格少爷！”她使劲的挣扎着，却撼动不了他一分一毫。“我只是个小侍从，用不着你保护的。我只是把心里的话说一说，发泄一下而已，你不必……”“够了，璇儿。别管什么侍从不侍从的，我只不过想给你安心下来的力量。”她困难的咽下口水，由他炽热的体温与厚实的胸膛上感觉到一股阳刚的气息，令她渐渐放松了紧绷的身躯。

这样真的有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在她连夜逃亡的那一晚，就是被这副伟岸的身躯救起；这两天的突发危机中，也是这副魁梧矫健的体魄为她抵挡一切。和他在一起，的确没什么好害怕的。

但她觉得真正可怕的是自己。

“海格少爷，我说过，请……别对我做出超过主仆身分的举动。”纵使她实在不想离开如此暖和的紧密拥抱。

“你根本就不够资格称做仆役，还跟我讲什么主仆身分。”这几天以来一直都是他在身兼二职。“你也明白，我当初硬拉你做侍从只是应急。在这个城里，多得是比你手脚俐落的少年可供聘雇。”“那你就放我回扬州吧……”“休想！”他蛮悍的抬起她的下巴。“别忘了你自己承诺过，要伴我直到北京。”“我不懂，你当初是为了找个小厮才抓我暂时充数，现在既然已经有可以取代这个职务的更好人选，你还留我在身边做什么？”他也无法理解，只知道本能的不想放她走。是因为刚才刹那间她对他产生的关怀，还是渴望她之前对他流露的肯定与信赖？“你是希望我尽快还你救命之恩才这么做吗？”“我不知道，给我点时间想想。在一切都还未确定之前，你不许离开我。”“那……”只剩一个答案了，一个她最不想接受却最有可能的结果。“你只是想玩弄我，打发这趟旅程的无聊和寂寞？”他忽而猛烈的吻上她的唇，几欲将她融进怀里似的紧拥着她，吞噬她的惊喘、她的呻吟，强吮她唇中的甜蜜与青涩的反应。

是的，她说对了，她只是自己用来排遣无聊与发泄情欲的女子。

他只是他暂且玩弄的对象，暖床的工具。

第四章

悬殊的力量与经验的差距，让璇儿完全没有反抗与自主的余地，任凭他炽热有力的唇不住地索求，以完全的温暖与强烈的男性气息淹没她的思绪。

是的，璇儿只是他用来玩玩、用来逗弄的消遣游戏。但在这玩世不恭的心态下翻涌的暗流是什么？为何会在她梦呓着别的男人时激起怒海狂涛？她不是他唯一玩过的女人，但她激起他心底的潜伏躁动究竟是什么？这股从没有人引起的波澜究竟是什么？“海格少爷！”他突然将她压在长榻上的沉重压力几乎挤光她肺内的空气。

他贴着她柔嫩的脸庞重重吐息，将自己置身于她的双腿间，火热的大掌按在她浑圆的臀部上，让她隔着层层衣衫也能感觉到他硬挺的亢奋。

“我若要你献身报恩，你能吗？”他的嗓音粗嘎而瘥哑，充满情欲。

她楞住了。透过微弱的烛光，近在她眼前的俊伟容颜像火一般，延烧着慑人的魄力，让自己只能在他的灼灼目光下无助的眨着眼睛。

“我可以以别的方式回报……”“不必！我就是要你，你肯不肯给？”他从不强迫女人，他绝对有办法让女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给他。

她苦涩的咬着下唇。“难道你要我像妓女一样，用身体一路服侍你到北京？”她无法判断自己此刻的颤抖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对他的印象破灭。

“我只要这一夜，今夜过后，你回你的扬州，我回我的北京，谁也不用牵绊谁。”“你向来都是这样对待和你交往的女子？”响应她的，是他穿越腰际层层衣物，抚向她细腻背部的大掌，让她倒抽口寒气，紧绷得不敢呼吸。

“我们不谈别人，只谈你。”他再一次深深吻住她的唇，让自己在她难以言喻的柔软之下燃烧，双手无可自制的游走于她衣物里的水嫩肌肤上，徘徊在她丰润坚挺的双乳边缘。

在他唇舌火热的翻搅、交缠之下，狂野的感官刺激震撼着她稚弱的防御力。在他愈搂愈紧、愈吻愈炽烈的冲击下，她的意志所剩无几，局势几乎已由他完全掌控。

“能吗？璇儿。你能把自己彻彻底底的交给我吗？”他贴在她唇上的迫切低语如此浓烈，让她毫无抵挡的余力。

她在他手指拨弄着她柔嫩乳头的同时，惊恐的抽息着，不知该如何制止唇齿的颤抖好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挑逗带着某种粗鲁的细致，半是爱怜、半是凌虐的左右着她脆弱的感觉，贪婪的享受着她的蓓蕾在他指间产生的美妙变化。

“璇儿？”他一再以低柔的呼唤打击她残存的意识。

她该怎么办？她几乎都不认得自己，为什么她的身体会有如此陌生而无法控制的反应？为什么她会如此陷溺在海格掀起的火焰狂潮中？“璇儿，愿意吗？”他饥渴的盯着她浮着一片水光的迷离双眸，急切的本能欲求渴望尽快得到她的包容。

“好……”就在他理性完全崩溃的一刹那，她抖声说完最后的祈求。“只要你肯告诉我……为什么时至今日才想要对我这么做，我就任你处置……”他顿了一下，瞳眼定定的看着她被情欲搅乱思绪的无助模样。

“如果你真要占有我，在发现我是女儿身时早就这么做了。为什么……你会在此时此刻才想到要侵犯我？”温热的水意模糊了她的视线，让她看不

清海格惊愕的神情。

是啊，他为什么突然想悍然动手？他想证明什么？更令他不解的是，她为什么会比他早一步看穿自己心底的念头？他想要占有璇儿的身子，藉此证明自己对她的悸动只不过是出于单纯的生理需求。

对，只要和她做爱过后，必能减低他对她的关注与渴望，进而恢复理智的对她渐失兴趣，然后各分西东，老死不相碰头——一如他以往和女人间干净俐落的处理方式。

他可以藉此保护自己的心。

与女人发生肉体关系、耽溺于情欲的欢愉是何等容易，大家都周旋在各取所需的成人游戏里。但是女人们可以上他的身，却进不了他的心。

他会为美丽的女人产生生理的悸动，而心理的悸动……想都甭想！

只要和璇儿做过爱，就能肯定自己对她的确只有肉体需求，他深沉的心依旧不曾开启过。可是……他的大掌爱怜的抚着她脸颊时，她不自觉的瑟缩一下，强装镇定的眨着泪汪汪的大眼直视他幽暗中的容颜。

璇儿在害怕，这份领悟令他厌烦。该死的，他何时在乎过眼前的女人害不害怕？他只在乎自己享不享受，他何必多管璇儿此时的感觉？可是……他不想伤害她，不忍见她恐惧。为什么？“海格少爷？”在漫长的沉静之后，她爬起身来缩坐在角落，看着垂头坐在榻沿叹息的海格。

他仍旧沉默，微弱的烛火忽明忽灭。

突然间，她被海格霍然起身的势子吓了一跳。

“海格少爷，你……要去哪？”都已经这么晚了。

他站在门外微微侧头冷睇她一眼。“我已经被你倒足了胃口，下楼找些乐子补偿自己还得经过你同意吗？”他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门内留下的，只有被扫灭微光的蜡烛，以及陷入黑暗中的娇弱身躯。

风和日丽的大清早，元卿就来到海格的房内商议大事。璇儿跟着小顺子去马厩照顾坐骑，然后上街添购少爷们的用品。

“我昨夜在赌坊和探子们换到消息，确定了追杀者们的身分。”元卿将带有烙纹的匕首递还给海格。

“嗯。”他心不在焉的凝视窗外。

“你知道‘四灵’这票人吗？”“听过，但还没见识过。他们是什么来历？”

“他们的来历，目前连御猫贝勒都查不出头绪。至于他们厉害到什么程度……”元卿冷冷一笑。“我这双眼睛就是毁在他们的下属手上。”一直神思缥缈的海格终于震回了注意力。

“他们的‘下属’居然有本事伤到你？”唯有亲近元卿的朋友才知道，他曾惨遭意外突袭，差点双目失明。后来虽然经过名医诊治，让他重见光明，却没有办法完全治愈。他再也看不见清晰分明的影像，只能极力伪装自己视力正常，一辈子活在影像支解残破的世界里。

“我无法断定‘四灵’到底是敌是友，但依照他们对我们一再的攻击和阻挠，很显然在查办的公务上，他们并非与我们站在同一线。”上回元卿和御猫贝勒查办灭门血案，几乎被他们毁了一双眼。这回查办盐务，他们又会使出怎样的狠手段？“海格？”元卿被他突然起身的鲁莽架式吓了一跳。

“我出去一下！”他旋风似的消失于门外，没注意到元卿在他身后的无奈

低叹。

为什么单纯的查办任务会惹来这么麻烦的对手？如果他早知道他们会对上如此难缠的家伙，就不会找璇儿做他的随行侍从。璇儿对于脑中的空白记忆已经够惶恐，哪禁得起其它打打杀杀的折磨？在他如火箭般穿梭寻觅于热闹市集中，一阵熟悉的声音带领他寻往人群的某一处拥挤方向。

“四两！我就只出得起这个价格！”小顺子蛮横的扭腰大喊。

“喂，小老弟，我这值十五两的皮囊给你杀到十两已经没赚头了，你喊价四两也未免太……”“少啰唆，不卖拉倒！”小顺子故作不耐烦的回头推着一身杂物的璇儿。“走走走，我们到别的地方买去。老子就不信没人爱赚我这白花花的银子！”“唉唉唉，等一下嘛！五两好吧，五两！”摊贩急急叫住转身走人的小顺子。

“五两？”小顺子倨傲的倾头回瞪，摆出一副不甘不愿的模样。“哪，这是十两，给我三个皮囊袋吧！三个十两！”“三个？！”转瞬间，东西的单价又被小顺子杀到四两以下。

“卖是不卖？”他故意把十两银子抛了抛。

摊贩恶狠狠的咬牙切齿，忍痛大喊：“卖了、卖了！”小顺子得意的把东西丢给两手满满的璇儿去扛，意气风发的逛向其它有趣的地方。

“小顺子……等……等等我！”她身上扛着大大小小的杂物，行动笨拙的追在两手空空的小顺子后头。“你这么做也太欺负人了吧？十五两的东西被你杀到三两多，他那种做小本生意的人该怎么过活？”“你不懂行情就少啰唆！”他活像个少爷似的昂首睥睨璇儿。

“可是他也太可怜了。好好的东西被你杀得……”“你看看你，一听就知道你是没出来混过的大凯子、大白痴！他可怜？他看咱们这身上等布料的衣衫和气质，早把价格抬上天去了。一个皮囊袋卖我十五两？我没给他杀到二两已经是手下留情。”“可是他好歹……”“喂，小兄弟，来这儿看看！我这儿东西好。”一个卖廉价骨董的摊贩露出满口烂牙拉住他俩。

“不买、不买，买那些破烂做什么！”小顺子一甩手，便扬长而去。

“等一下，小顺子！”璇儿手里大件小件的，根本甩不开摊贩的纠缠。“大叔，我不买东西。你快放手。”“那看看嘛，看看就好。”他像抓住肥羊似的紧拉着璇儿的手臂不放。

“不了，我……小顺子，等我一下！”他居然就这样放着她不管。

“小兄弟，你是谁家养的？”“养？”他怎么如此粗俗的朝她媚笑？“我一看你这细皮嫩肉的脸蛋就知道。”摊贩刻意凑近她耳畔暧昧低语。“你是哪家的兔儿爷？或是哪位爷买下的婊子啊？”他竟然将她讥嘲为男娼！

“你不要脸！还不快放手？”“好好好，我不说就是了。你跟我买点东西吧。”他死皮赖脸的硬朝她猛笑。

“不要！小顺子！你快过来，小顺子！”她奋力扭动着自己被箝住的手臂，不但没成功，还砸碎了手腕上挂的小水瓶。

“喂，你抓我兄弟干嘛？”小顺子自老远杀过来咆哮。

“来买东西嘛，来我这儿看看。”他笑得极其猥琐。

“放手！快放开我！”外人看来摊贩只是抓着她的上臂而已，只有她感觉到这个下流胚子正用手指隔着衣衫揉捏着她的臂膀，暧昧的摩挲着。

“哎哟，别这么凶嘛。我算你便宜，你挑两样带回去吧。”他呵呵笑时，满嘴的恶臭拂在她脸上，令她反胃。

“别靠近我！”她抛下一切杂物，使尽全力拚命抵抗。

“啊！你怎么可以把东西全摔到地上去？！”小顺子吼得比她还凄厉。

“来嘛、来嘛，小兄弟，到这儿来……”摊贩尚未将话说完，突然被人一脚踹飞到老远的墙面，砸得头破血流。

“你的摊子在哪儿？”一阵慵懒的嗓音自后方传来。

“海格少爷！”小顺子第一个吓白了脸。

他看了一眼满眼惊骇水光的璇儿，忍下拥住她的冲动，转往骨董摊子去。

“啊，这瓶子好，我喜欢，这对麒麟也不错！”他拿一样就砸一样，兴致勃勃的摔烂了整摊的东西。“喂，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玩意儿啊？”他一边翻找，一边踢破摊架，劈碎隔板。

“喂喂喂！你强盗、土匪呀，居然毁我的摊子！”那摊贩带着满脸血水伤痕奔过来大哭大骂。

“啊，这位老爹，你卖的东西不错，我买得尽兴极了。”海格笑容灿烂的亮了锭沉重的银子，亲手塞进摊贩掌中。“这银子你拿去吧，不用找了！”“啊——啊——”摊贩嘶哑的惊吼着，两眼瞪得老大。

海格在递给他银两的同时，将摊贩的手骨连同银子一并捏碎，技巧地让外人看不出丝毫不对劲。

“好啦，咱们回去吧。”他笑着搂住璇儿往市集外走去，留下捡拾一地杂物的小顺子独自叫苦连天。

在海格拥她回客栈的路上，她一直垂头猛擦左侧脸颊，直想把刚才吹拂在她脸上的恶臭与恶心的感觉拭去。

“你在干什么？脸都要给你磨破了。”他到进了房门后才注意到她红了半边的小脸。

她用力挣开想阻止她继续擦脸的大手，低头缩在一旁狠狠的摩挲着。

“璇儿！”“你不要管我！”可是她依然被海格蛮横的抓到身前。

“你的脸到底怎么了？我看看。”他抓下璇儿反抗的双腕。“他碰了你的脸是吗？我已经教训过他，他这辈子不可能再碰你第二次。”“我的事不用你管，我会保护我自己！”他正是昨晚差点侵犯她的人，也敢充君子？！

“我知道，别哭了。”他爱怜的将她按向自己的胸怀。

“我才不相信你！你们都是一样的！你们都……”她没发觉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落泪。

“刚才市街上人太挤，我早点赶到就好了。”他的下巴轻柔地搁在她头顶上低语。

“没事了，没有人敢再欺负你。”“我才不需要你来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原本应该慷慨激昂的话语，全在她的哽咽下化为低泣。她可以保护自己，她才不需要任何一个男人假惺惺的伸张正义。但是这个胸怀如此熟悉，就像她逃亡那夜突然获救的感觉——安全而温暖有力。

“没事了，璇儿。”不知何时，她原本推打着他胸膛的双手已经紧紧揪着他的襟口，伏在他身前解放满是屈辱的泪水。

他心疼的搂着咬牙压抑哭泣声的娇小身躯，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涌上心头。是的，他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可以守护的小人儿，他渴望这种被依赖、被需要的感觉。

良久，她才从海格温柔的安抚中抹去之前被摊贩轻薄的感受。

“喝茶。”璇儿捧着热呼呼的茶水，有些困窘。伺候茶水应该是她的工作，不该由海格来做。

“好点了吧。”见和他同坐在桌前的璇儿点点头，他递了几锭银两上桌。
“这些拿去，就当作是你回扬州的盘缠。”回扬州？“你要放我走了？”“不放也不行，因为留你在身边根本没什么用。”他笑着为自己斟上一杯茶。

“我……我会尽力做好分内的工作。刚才的事只是件小意外，再说我已经把马匹打理好了，你的行囊我也整理过了。早上的餐点我也先交代过小二，然后才和小顺子出去采买你要用的东西……”“璇儿，够了。”他好笑的看着她。渐渐的，笑容沉寂为一股凝视。

她不安的绞扭着手指，和他的视线交融在窗外照耀的晨光中。

“关于昨晚的事，我道歉。”他的低语让她大吃一惊，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反应。

“我无意吓坏你，只是昨晚……大概酒喝多了，才会乱性。其实救你回来的那夜我只是做个顺水人情，算不上是什么恩人，你根本用不着报答我。拉你做我的侍从也只是应急而已，现在这城里多得是训练有素的童仆可供买卖。你可以回扬州去了。”“可是我答应过你，要随你们到北京的。”对这期盼已久的归乡机会，她倒有些惶恐。

“不必了。”他懒散的笑了笑。

“海格少爷，或许我手脚还不够俐落，但是……”“我说过了，璇儿。我会在这里另外雇人伺候我。”“你是在介意昨夜的事吗？”她焦急的说着。“老实说，我昨夜真的被你吓坏了，但事情已经过去，我不会再介意。毕竟你已经道歉，而且……你也没有真的……侵犯我……”他不舍的有着她满脸羞红的模样。“路上小心。最好还是像现在这样，戴着小帽穿著短褂，别让人看穿你的性别，招来危险。”“为什么？为什么你突然改变主意放我走？至少要给我个理由。”她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狗。

“因为我不需要你！”简洁的一句响应，冷冽的钉进她的脑海里。

她张口结舌的愣在座位上。这句话现实而明显得毫无反驳的余地，但她究竟想反驳什么？他终于肯放她走了，这不正是她一直索求的吗？我不需要你！

奇怪，她为什么觉得心里好空、好冷？“那……我先去市集雇匹小驴子。回扬州的路程有点远，我恐怕走不了那么久。”为什么她的声音如此僵硬？为什么她没有丝毫归心似箭的兴奋与雀跃？“小顺子的马给你骑，我们不缺良驹。”“喔，谢谢。”她垂着傻傻瞪着的大眼睛，发了好一会儿的呆才起身。“我这就走。”

谢谢你和元卿少爷这一路来的包容和照顾……我……去向元卿少爷告别，顺便还他这件短褂。这件衣服太贵重了，待会儿我去外头买便宜的穿著就行。”当她迟缓地走到元卿房门口回眸的刹那，海格的拳头赫然抽紧，差点毁了他故作轻松的演技。

他必须要强迫自己放她走，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元卿少爷！”“啊，来得正好。你们两个先进来，有话等关上门再说。”他迅速的打理着桌上的凌乱函牍。

“你在干嘛？”海格眯着双眼合上背后的房门。

“我雇了镖局的好手，帮我们对付‘四灵’那些家伙。”元卿笑得好开心。

“什么是‘四灵’？”她一听到要雇用镖局的人，心中立刻警戒。

“一堆坏人。”元卿俐落的将函牍分装为三份。

“没事不必跟她说那么多！”海格不耐烦的嚷着。他只想让璇儿早点抽身，少蹚这淌浑水。“雇镖局的人来做什么？要是连我们都对付不了的敌手，他们会打得过吗？”“我没要他们当保镖，我只要他们当信差。”海格不爽的蹙着眉头。通常元卿笑得特别灿烂耀眼时，就得提防他别有居心。

“我会将查办盐务的密函混在这三份函牍之中，让镖局的人分三路送往北京。或许我们会被‘四灵’困在这里，或狙杀在此地，但他们休想阻挠调查结果传报回京。”璇儿忽然瞪大了双眼瞪向正在咬牙低咒的海格。

“怎么了？”元卿笑得既纯真又无邪。

“这才是你放我走的真正原因吧，海格少爷。”她的胸口因不满而微微起伏。

“王八蛋！”他撇过头去咕哝。待会儿他非亲手宰了元卿不可！

他居然因为对手要采取狙杀行动就快快打发她走。海格把她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她就算笨手笨脚，却一点也不无胆孬种。

“璇儿，找我有事吗？”元卿亲切得仿佛全然不知他们被他掀起的内心交战。

“我本来是来向你……”她喉头一紧，收下了“告别”两字。“我是来还你这件枣红短褂。这城里有不错的布庄及裁缝，我自己去做一件就行了。”“怎么莫名其妙的突然要还我衣服？”他根本不用海格怨毒的眼神。“你不喜欢它？”“不是，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那就继续穿著吧，等到了北京再还我。”他闲散的坐在椅上跷脚喝茶。“我喜欢看人衣着光鲜合宜的模样，马虎的穿著反映着生活格调的粗糙，会令我不舒服。你可得好好爱惜我的宝贝衣服。”“是，元卿少爷。到北京还你时，我一定让它完好如初。”一听她这句话中暗示的意思，海格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别想我会让你跟我们回北京！现在就给我滚回扬州去！”“我不走！”她嫩弱的嗓音中有一股倔气。

“你死黏着我们不放做什么？你还想捞什么好处，给你的银两还不够吗？就连翠花阁、艳芳楼的妓女都没你这么死缠烂打、厚脸皮！”她咬紧下唇咽下强烈的羞辱。“我答应过要服侍你到北京，算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老子不屑你来报答！你真要报答我就快滚回扬州去，碍手碍脚的看了就教人讨厌！”“你接不接受我的心意是你的事……”不要生气、不要难过，海格是在故意逼她走而已，他不是真心要这么说。“但我有恩必报，无论你收或不收。”“滚！少在这里跟我鸡婆！”他握紧了双拳硬是狠下心贯彻始终，一定要一举成功的立刻撵她走。

“我……我出去找小顺子回来张罗你们的用品，先告退了。”她再怎么佯装坚强，也掩饰不了微微颤抖的嗓音。

当她认真而有力的快速行礼退下后，海格立刻一拳重重的击在桌面。

“混帐东西！”他吼得连屋梁都嘎嘎作响。

亏他昧着良心破口大骂这么多，亏他拚命忍下想要温柔拥住她的冲动，结果全部白费！

璇儿不能如此粗暴的对待，而应该给予细致的呵护。他几乎可以看见她眼中差点泛滥的水意，让他的思绪全纠结在一起。她禁不起骂，他也舍不得骂。天晓得在他对璇儿口出恶言的时候，他几乎想掐死自己。

“璇儿现在一定在外头掉泪。”海格恼火的回眼狠瞪元卿。“还不都是你

惹的祸！”“冤枉啊，大人！”元卿凉凉的笑着做戏，一副满不在乎的局外人德行。

“干嘛告诉她‘四灵’对我们展开行动的事？！你不帮我将她遣回扬州，反而让她面对这些厮杀打斗的乱局！”“既然这么在乎她，何不干脆将她留在身边？”“如果我们没和‘四灵’对上，我会这么做。就算她在扬州已经有意中人，我也照抢不误！”他眼中闪出的锐利仿佛随时可以为此动手。

“和他们对上又怎样？”元卿轻松的靠在椅背上，手指搭成尖塔状。“璇儿刚才都表明了，就算她害怕打打杀杀，她依然敢勇敢的跟你走。你还在顾忌什么？”“她不知道自己会受什么样的伤害。”他眼神一黯。

“海格……”元卿浑身沮丧的长叹。“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别让一次失败的婚约捆绑你一辈子。放手去爱吧。”“我不敢，也不想再谈‘爱’这种字眼。对于女人，玩玩就算了。否则我一认真起来，对双方都是伤害。”“像火一样。”“什么？”他忽而从深沉的记忆中抬起头。

“你的感情像火一样。一旦爆发，不仅会焚毁自己，还会焚毁对方。”他无奈地哼笑。“我已经老大不小了，知道该怎么收敛感情。到我这种年纪，女人只是人生的点缀，要我放入感情，没那么容易。”“就是因为要放感情不容易，所以你的爱爆发起来很有毁灭性。”“那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已经懒得谈感情了。”“刚才还说要不是‘四灵’的狙杀作梗，你会不惜一切把璇儿抢到手，现在却又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懒得谈感情了？”元卿不以为然的哈了一声。

“或许我该谢谢‘四灵’他们，让我煞住差点再度崩溃的自制力，恢复理性。”他流露一脸痞子似的笑容。

“现在小美人却执意要跟你到北京，你还煞得住吗？”“我会尽快撵她走。”“可是你很高兴她硬要留下来的决定。”他不爽的狠瞪元卿挑衅的笑容，两人各据一方的强悍气势凝聚在房中央，谁也不退让。

“海格少爷、元卿少爷……”房门外犹豫的娇弱嗓音打破了两个男人间的无形角力。

“干什么？”海格没好气的吼向才探进一点点身子的璇儿，她受挫的眼神立刻令他懊恼自己过冲的气焰。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她暂时收起自己的情绪，做好一个侍从应尽的职责。

“外头有位姑娘，说是要来找海格少爷。”“姑娘？找我？”他还未走到门口，就被身披斗篷、不请而入的优雅身影吓了一跳。

“海格少爷，还记得我吗？”拉下帽子的姑娘露出了一张成熟而亮丽的容颜。

“绫罗？”他不自觉的吊高了嗓子，元卿也在同时蹙紧了不悦的眉头，神情肃杀。

“如果我的出现让你很为难，请你直说，因为我不想给你添麻烦。”艳丽的红唇微微颤抖着，无瑕的容颜带有一抹苍白。

“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他才抚住绫罗的肩头，她豆大的眼泪便潜然而落。

“知道你离开扬州后，我就豁出去的逃离了宝月坊，往北京方向追来。我追了好多天，根本没有你的踪影。要不是……听人提起这间客栈里有位佟大爷的消息，我……”她几乎泣不成声。“我以为自己的下一步就是投河自

尽……”“绫罗！”海格赶在她整个人昏厥倒地之前快手抱起她。“璇儿，去叫大夫来。快！”璇儿愣在原地，神情呆滞的看着海格抱着绫罗往自己房里奔去。

第五章

宝月坊在富庶繁华的扬州，算是风尘行业中的一枝独秀。姑娘们各个标致不说，还琴棋书画样样通。正因着宝月坊与一般妓院格调不同，花费也不同。非达官富豪，难买一夜风流。

绫罗正是宝月坊的头牌，扬州第一的花魁。

“她不仅人美心善，气质雍容，还很挑剔客人的哩。”小顺子和璇儿坐在空荡的小厅边上擦洗靴子，傍晚的余晖斜斜洒落。“只有一流的男人，才有资格做她的入幕之宾。”“例如海格少爷？”璇儿冷冷的垂头专注于手上的工作。

“当然。他们处在一起时，就连喝酒聊天这种小动作，看来都像画一般的美。”他已经开始陶醉在俊男美女的浪漫中。“绫罗姑娘应该二十四、五岁了，配海格少爷刚刚好。虽然出身不高，但凭她的气质，当个宠妾也挺称头的。”“海格少爷他……有几位夫人了？”希望小顺子没发现她紧绷的声音。

“没有，他还没成亲。不过就算他不是长子、不继承爵位，也不该放浪到二十七、八岁还未娶正室。”不过侍妾倒挺不少，外头等着以身相许的女子也满多的。

“爵位？”他不是位有钱的查办大员而已吗？小顺子脸色一白，连忙转口。“小炉上的药快煮干了，你还不赶快过去看看！”“啊，我忘了！”她赶紧跑到一旁地上的小炉边上看顾。“还好，煮得差不多了。”“那就快端去海格少爷房里啊！要是药冷了，你教绫罗姑娘怎么喝呀！”快快打发她走，省得她追问自己刚才不小心说溜了口的事。

一想到这药方是海格替绫罗细心张罗的，她心中就有股怪异的感觉，沉闷得难受。

为什么打从看到海格抱起绫罗回房照料那刻起，她就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她仿佛被他的眼神、被他的注意力抛弃，他眼中只关注着那名艳丽而妩媚的女子。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只是流浪太多天，有些慌乱。”一阵柔媚的嗓音由海格房内传出。

“我明白。”璇儿端着药停在海格敞开的房门口，看着海格坐在床沿，对床上女子轻柔低语的背影。

“好歹你也是第一花魁，在宝月坊里过得是大小姐似的繁华生活，当然受不了出门远行的劳苦。”海格避开了他们一行人曾刻意隐藏行踪于乡野的事。

“宝月坊日子再好，毕竟是个出卖自己的地方。我只想突破这层美丽的牢笼，不想再当任人左右的金丝雀，所以毅然决然的就逃出来找你了。”“为何要找我？”要不是他们一行人决定改走醒目的官道，她岂不是得迷失于此，

落拓街头？绫罗坚毅而充满个性的双眸有力的凝视海格。

“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安全的男人。”门外的璇儿微微一震。安全，看来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能在海格身上体会到这点。

“我可是个随时会吃女人豆腐、玩弄女人身心的浪荡子。”他的低笑声中充满温柔。

“不，那不是真实的你。我知道我不是你唯一的女人，但我想成为了解你最深的女人。”她的变眸充满自信，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

“绫罗……”他明白她的意思，但他没有对女人投注任何感情的打算。就在此时，他隐约闻到一股药膳香气。“璇儿？”听他突然唤到自己，璇儿才震回神志，发觉他正疑惑的回头凝视着她。

“我……送药膳过来了。”等她低头跨进房内时，才看到药膳的汤汁已经溅了好些在托盘上。“对不起！我没把东西端好……”他只是抽出自己的白帕垫在端起的碗下，不多责备。

“这是璇儿，我的小跟班。”“他是男仆还是……”她没把供人亵玩的“变童”两字说出口。

“她是个女娃儿，是我由路边捡来的。”“你好，璇儿。我叫绫罗。”她坚定而有自信的朝璇儿微笑。“知道你是女孩真好，一来不必胡想海格是不是有断袖之癖，二来也可以放心这一路上有个妹妹相互照应。”“我……”她尴尬的杵在绫罗的平易近人之下。

海格听出了绫罗的弦外之音。她想收璇儿做伴侍的妹妹，他却不想让璇儿做别人的下女。

“璇儿就要和我们分道扬镳，恐怕你这个妹妹是收不到了，”“我没那么快走。等送你们到北京后，我才回乡去。”她握在身侧的小拳将衣服捏得烂皱。

“那就请你一路上多指教了。”绫罗伸出纤长的手，将璇儿牵至床边。“等我休养好了，我和你一起服侍海格。”她称他为海格，而璇儿自己呢？少爷少爷的叫着，身份上的不同一直被明确的区隔着。

“别胡扯了！”海格不悦的沉下脸。“璇儿只是做些随从的杂役，跟你想的那种服侍不一样！”“什么不一样？”璇儿不解的看着他微愠的脸。

绫罗一愣，会意的微笑着。“我明白。那，璇儿，你就尽力做好随从的工作吧，其它的，就由姊姊我担待。”言下之意，万分暧昧。

“绫罗，我不需要你来服侍我什么！我也不会让璇儿跟到北京去，只是她这家伙很难赶走。”但元卿说得没错，他的确希望她留下，心底一直在为她的死缠烂打高兴着。

“只要你平安抵达北京，我会离开的。”她像是当场挨了他一巴掌似的难堪，抖着嗓子勉强告退。

“璇儿！”他不顾绫罗的讶异，冲往廊外追上璇儿。

“海格少爷，你……”她被他吓得手足无措。在随时会有人出没的二楼外廊，他居然毫无顾忌的将她逼困在墙角，面对他的胸膛。

“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他的低语中微有怒火。

“你……又为什么这么坚持要赶我走？”在他高大身躯的强势逼困下，她觉得自己分外软弱娇小。

“你明明知道原因！”他眯起了双眸。“你以为我在和‘四灵’那些厉害的人物交手时，还能分心来守护你的安危吗？”“你不必守护我，我自己会

小心。”“放屁！”混帐，为什么每次他一看见璇儿备受伤害的眼神就想痛扁自己，口气干嘛这么冲。可是一想到她会受到的波及，他就忍不住焦虑。“你难道就不能快点走人，让我安心的应敌吗？”“为什么你让绫罗姑娘留下，却一直硬逼我走？要是真的那么危险，为什么她能留、我不能留？”因为他才不会多管绫罗的死活，可是璇儿不同。“你哭什么？”他自己的口气更是不耐烦。

“我才没有！”可是当她伸手揉去眼中的模糊时，才发觉海格说的是事实。

“你跟绫罗比什么？我只是暂时让她在我这里休养，总不能让她无依无靠的流落街头。”“她留我就留，除非她走，否则我也不走！”讨厌的泪水，为什么挑在这个节骨眼上一直流？她希望自己的宣言能够更有力、更强硬，不带丝毫软弱。

“你在介意她什么？”他的语气随着脑中切入的顿悟柔和了下来。

不会吧，璇儿如此情绪化的理由，该不会正是他现在所猜测的吧？但这份可能性，却让他内心渴望的悸动愈来愈强烈。

“我没有特别介意绫罗姑娘，我只是……要求公平的对待而已。”她临时胡诌了一个理由。若不是海格这么一问，她还不会注意到自己反常的反应。

她困窘的神态让海格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

“你跟她之间，怎么可能会有公平存在？”璇儿疑惑的抬头望向他阳刚而英俊的容颜。

“撇开‘四灵’狙杀的危险，难道你都没想过另一项更切身的危险吗？”

“什么？”响应她的，是他迅速而火热的深吻。她甚至还来不及反抗，就被他强悍的双臂紧抱怀中，让她几乎双脚腾空的承接他粗犷的唇舌折磨。

上次几乎令她窒息的狂潮再度翻涌而来，但是这一次的更具占有性，仿佛在宣告她的一切全是属于他的，任他左右。

他时而挑弄她的唇舌，时而沉重的汲取她口中的柔润，似乎要连她的灵魂一同吞噬。

一波波强烈又狂野的亲密感侵袭着她，若非海格粗悍的将她紧紧揉贴在自己胸前，她可能会双腿无力的瘫坐到地上去。

“你难道没有想过我要你避开的危险不是外敌，而是我自己吗？”他微有胡碴的下巴有力地摩挲着她的脸颊，齿缝间吐出的低语带有浓重的喘息。

她连回话的力气也没有，思绪迷离得宛如整个人将要融化。

当他再次出其不意地深深进犯她口中时，她不自禁地发出微弱的呻吟，引发他喉间深沉的狂野叹息。他的大掌重重的抚着她的背，让她柔软的娇躯紧贴着他的勃起。

这种充满情欲的感觉如野火燎原，让他们忘了何时何地。

“哎呀！”楼梯那方传来一阵妇人的惊呼。“下去、下去，先别上来，快下去！”“娘，你这是干嘛啊？”一堆被推往楼下的凌乱脚步声及三两个少女发出的莫名抗议拉回了海格的理性。

“看来我们吓到刚上楼的人了。”他贴在她的唇上咯咯发笑。直到他注意到自己的双手有隐隐的颤抖时，才发现这一吻对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幸好这是走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回小顺子跟你的小房间去吧。”当他松开璇儿时，她差点跌倒。她极力保持平衡的抓紧海格扶着她的铁臂，气喘吁吁。

她不断眨着尚未聚焦焦距的双眸，一时之间无法恢复神智，全身仍在

微微颤抖。

为什么每次他的亲近都会对她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也正疑惑着同样的问题。但看到她不解的神情与酡红的脸蛋，他真想再炽烈地吻下去。天哪，他的自制力为什么会退化到这种地步？他现在该想的不应是品尝她甜美的感觉，而是该如何吓走她、撵她回扬州去。

“海格少爷……”当她羞怯的抬眼望向他时，因他厌烦的神色而楞住。

他并不喜欢吻她的感觉。甚至他根本不想吻她，只是藉这种方法恐吓她，让她明了跟着他有多危险。

璇儿像是当头被泼了一桶冷水，狼狈又寒惨。

“谢谢你提醒我你也是项危险因素，我记住了。”她表情僵硬的离开了他的扶持。

“你以后有话可以直说，不必……用这种方式。你觉得勉强，我也觉得很反感。”“是吗？”他一直盯着她的每一项反应。“我一点也察觉不出你的反感，只感觉到你的陶醉和有待加强的响应……”“不要说了！”她的脸庞再度烧红到耳根，“我虽然要求和绫罗姑娘有同等的待遇，但那是指同行去北京的事，不是……这种取悦男人的事……”“被取悦的不只是我，你也很喜欢它，不是吗？”她应该对海格这句大胆的话破口大骂，但他慵懒而亲昵的语气正融化她的心。“你不能再对我这么做。我说过，我不希望有任何超越主仆之分的事情发生。”“话是你说的，我可没这么讲过。”他开始耍无赖。

“你别想用这种方式吓走我……”她不自在的暗咳着，希望自己的语气听来强而有力。

“我决定要和绫罗姑娘一样，跟你到北京。我们都是女人，你既然都不担心她在此程跟着你会有何危险，你也就不用费心烦恼我的安危。”他愤而籍起她下巴的动作吓了她一跳，瞥见到他眼中的不悦与愠火更是莫名其妙。

“别拿你跟她比，你们是不一样的女人。别再让我听见什么你们都是一样之类的话，听到没！”好痛，她的下巴快被海格捏碎了。“我……知道了……”他狠狠的甩开璇儿后，一直用那双带着怒火的眼眸逼视她。良久，他的胸膛不再沉重的明显起伏后，才霍然转身下楼，径自忙他的事去了。

他在气什么？她和绫罗有什么不一样？这一夜，她带着满脑子的疑惑入眠。

“我再也不要跟你睡同间房了！我简直受不了，受不了！”小顺子一早在楼下打理少爷们的早餐，对着脸色惨白约璇儿嚷不停。

“对不起……”奇怪，她为什么觉得好累？她昨夜明明很早睡，却愈睡愈疲惫。她明明睡得很香、很沉，醒来之后却有彻夜未眠的虚脱与无力感。她是怎么了？“一整夜在那里咿咿呀呀说梦话，吵得我根本不能睡！”小顺子火大的把满满一托盘的东西放到她手上。“拿到海格少爷房里去，别打翻了！元卿少爷和绫罗姑娘的我来送。”海格把自己的客房让给绫罗，却没有乘机和美人同床共枕，反而住到另一间房去。

花钱嫖妓是一回事，对突然送上门来的女人，他不会笨到马上贴上去。再说趁人之危，此非君子行径。除非他真对对方有心，否则才懒得贪这下流便宜。

这是他昨夜多订一间房时的说辞，璇儿的满心喜悦和放心却在送早餐

进房的刹那间完全破灭。

“啊，璇儿。早啊。”绫罗坐在海格房内的梳洗台前绾着头发。“东西搁桌上就好，待会儿我会伺候他。”璇儿愣住了。端着一托盘的早餐呆立门口，走不进去，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个女人长发披散的在男人房里绾头，神态娇媚。一个男人半裸着身子沉睡床上，一脸满足。这代表着什么？“嘘，别吵醒他。昨晚他很晚睡，让他再多休息会儿。”绫罗温柔的过来接走她手上的托盘，搁在桌上后朝她笑着招招手。“想留下就进来坐啊，我们一起用膳吧。”“不用了。我……楼下有……”为什么她脑中空白得该说什么都不知道？“璇儿？”绫罗不解的凝视着她。“你的脸色很差，是不是不舒服？”她只能傻傻的站在原地，连该如何响应绫罗的担忧都不知道。

“你要不要抹抹粉，让自己的气色看来好些？”她轻抚着璇儿白嫩的脸蛋。“我带了好些胭脂水粉出来，全在我房里。你跟我到房里去吧，我替你打扮打扮。”“不……不用了。”她呆愣的双眸仍未回神。“绫罗姑娘，你的颈子好象……被虫子叮到，红红一块的，我去替你向楼下的人拿药……”“啊！”绫罗红着脸抚住颈项，随即羞怯的笑笑。“不用拿药，我待会儿换件带领的衣服遮遮就行。”“可是……”“那不是虫子叮的。”她妩媚的笑着在璇儿耳边低语。“那是给海格叮的。”够了，她不想再待下去了！如果海格是想用这种方式刺激她回扬州，那他成功了。

因为她再也不想见到他，再也不想被他愚弄！

她匆匆告辞就冲下楼。

“璇儿？喂！你去哪？你不能东西端上楼就跑走，要随侍在少爷身旁啊！”小顺子一边哇哇大叫，一边看着两手端的餐点及她跑远的身影。

说谎、骗子！满口说自己多么正人君子，背地里什么坏勾当都照做不误。

璇儿躲到马厩里，蜷在干草粮堆里偷哭。

他可以一会儿摆出护花使者的姿态撵她远离这场纷乱，一会儿热情如火的拥吻她直到喘不过气来，一会儿又和妖娆多情的成熟女子翻云覆雨，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

他只是因为想气走她才故意先吻她、再和绫罗上床吗？他凭什么断定她会因此而被他气走、为此伤心？可恨的是，她的确如此。

海格只是恩人而已，充其量也只是个外形俊美、豪迈霸气的恩人，她能对恩人有什么期待和幻想？昨天他可以伸手救她，今天他可以伸手救绫罗，明天他也可以伸手多救任何一个女人。对他而言，她只是他手下的获救者之一。

她为什么会这么难过？知道海格撵她走是因为“四灵”狙杀危机的刹那，她想也不想的就决定留下来。她嘴上说得有多好听，为了报恩的承诺、为了不趁人危难时弃之不顾，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统统不是！

她缩在角落草堆里咬着自己膝上的布料，眼泪像断线珍珠一直落。

她怕海格会有危险，所以不肯走。她担心他，所以不肯走。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只知道这个理由最好别坦白说。

她何必要为他担忧？天下能关怀他的女人那么多，不缺她一个！回扬州算了，别再把这种花花公子惦在心头。

“解决了吗？”“三路人马全杀了，却没一件是我们要的盐务密函。”马

厩前传来的低声交谈震回她的意识，她停下泪水，屏息倾听外头的动静。盐务密函，是指元卿和海格查办的机密吗？她从角落里爬上前头的草堆中，想听个仔细。

“上头指示已经下来，所有弟兄全撤往北京。这里的事，已经由‘四灵’直接插手处理。”“要我把所有监视的人全撤掉？”那人的口气似乎极不甘愿这种前功尽弃的做法。

“‘四灵’已经直接派人潜在他们身边，比你的监视拉近了更多距离。”海格和元卿的身边已经埋伏了一名间谍？！璇儿捂住惊讶的小嘴，因为她知道潜进来的可疑人物会是谁。

“他们派遣回北京送件的三路人马全是幌子，密函一定在他们身上。所以只要盯紧他们，一定能搜到名堂，大不了干脆赶尽杀绝……”一匹突然探头袭往粮草方向的巨马吓到凝神中的璇儿，她“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外头两人立即拔刀闪进来。

“在那里！草堆后头！”一阵飞镖扫射的声音朝她发来，没射到她，却射中了阻拦在其中的巨马。马匹因剧痛而扬蹄嘶吼，狂乱的踏着，连璇儿都有被乱蹄踩死的危险。

可是巨马突然在瞬间砰然倒地，全身抖动，口吐白沫。

毒！他们的镖上有毒！

正当她极度恐惧的呆视他们横扫而来的刀影，一声凌厉的呐喊自马厩外响起……“你们在这里做什么？”那人牵着一匹骏马在马厩外放声大喊。

“再不走，我就把客栈内的人全叫出来，看你们怎么脱身！”他料准这两名男子铁定曝光不得，一听此言立刻飞身遁走，不见踪影。

“小兄弟，你还好吧。”那人牵马入内，朝她伸出了手掌。

“我……谢谢……”她抖着由他搀扶起身。因为背光，一时还有不清来人的面目。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也会有盗匪作乱，他们眼里还有王法吗？”那人安置好马匹，扶着她走回客栈大厅。“小兄弟，你……”他看着阳光拂耀下苍白娇艳的容颜，一时接不下话。

璇儿抬头正想道谢时，也愣住了。

方才救她的男子有若俊秀夺目的面容，与海格阳刚强悍的气势不同，他是典型的南方美男子，纤瘦高挑，五官灵俊，细长深邃的凤眼中更带着一股清灵的气息。

对方也因她的相貌而征愣住了。

“真没想到，男人会有小兄弟你这般细致的模样。你打哪儿来的？”“扬州。”为了避免他对她的性别起疑，她连忙加上几句。“我们南方人很多都长这样，少年时期有点似男似女，等成年后就不会了。”“这样啊。”他笑了笑。“我也是南方人，不过少年时倒没你出色。”“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请问尊姓大名？”璇儿一踏入客栈便急着想通报元卿和海格，不想多逗留。

“我姓慕容，小兄弟，你呢？”“我叫全儿。对不起，我还有事，下回有空再好好谢你。”她恭敬的折腰行了大礼，快快跑往二楼客房，沿途撞了人也只草草道歉而已。

“啊，刚刚撞我的就是昨天在外廊上和男人亲嘴的那个！”其中一名少女怪叫。

“真的？”另外两名少女兴奋的抢着看璇儿的背影。“好可惜喔，那么漂

亮的男孩竟然给变态的爷们糟蹋了。”“才不咧，我昨天在娘后面跟着偷看到，那爷儿好帅、好有男人味，连娘都说从没见过那么俊伟有劲的男人。而且……”“而且什么？”两名少女随着她发痴的视线一起转向角落的座位，对着才刚坐下叫茶的慕容公子闪闪放电。

“天啊，这儿真是地灵人杰。”专出美男子。

“去去去，我们去他隔壁那桌也叫壶茶！”三个雀跃少女的兴奋低语，叽叽喳喳的吵得没一个人听不见。慕容公子只是滴着冷汗静静品茗，微微望向二楼璇儿消失的方向。

“三路人马都被杀了？”小顺子在元卿房内压低了嗓子怪叫。

“我预料的果然没错。”元卿冷静的靠坐在椅背上垂眼。“只要我们一踏出繁华的地方，立刻会被对方以盗匪之名赶尽杀绝。”“为什么？我们待在热闹的地方真的就比较安全吗？”璇儿急得十指都快绞成结。

“现在是太平盛世，如果在大城镇中出了莫名的血案，一定会引来严厉的侦查。这一查，盐务的机密就会曝光。对方显然不想把事情搬上台面，只想私下解决。”元卿面无表情的说着。

除了绫罗之外，他们四人全聚在元卿房内，讨论着璇儿方才偷听到的消息，只有海格一旦沉着肃杀的脸色，沉默的冷睇璇儿。

“我不是对绫罗姑娘有偏见，而是……”璇儿不自在的避开海格的目光。

“潜在我们周围的不速之客，以她的嫌疑最大。”“怎么可能！”小顺子第一个抗议。“人家是堂堂扬州花魁，哪会搞这种厮杀打斗的危险勾当！”“可是……”“不是她。”海格冷峻的三个字冻结她的焦虑。

他不相信她的推测，宁可相信绫罗突然冒出来的动机只是为了跟随他？

“目前看来的确不是她，但她也脱不了嫌疑，”元卿淡淡的看了海格一眼。“否则，她出现的时机也未免太巧了。”“为什么你们都这么肯定她不是潜进来卧底的人？”她觉得自己强而有力的立场忽然变得很薄弱，只有她一个人在怀疑绫罗。

加上她昨天才拿绫罗留下的事和海格辩驳，刚才又为海格和绫罗同床共枕的事伤心，连都对都自己怀疑绫罗的心态感到可疑。

她是不是因为嫉妒绫罗，所以……“因为要偷密函，缠住海格是没用的，要缠住我才对。”元卿淡笑。“她若其是对方派来卧底的，应当很清楚这点。”“缠住海格没用？”“海格是以找东西出名，而我以藏东西出名。只有我才知道盐务密函放在哪里。”就连海格都不晓得密函的下落何在——除非他有心动手搜寻。

她的小嘴微启，仿佛想说些什么，却又静静的闭上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厉害的程度远在她之上，就算她没探听到这些秘密，相信他们照样也能应付得很好。反观她自己，没凭没据的就当众质疑绫罗，宛如将自己的私心大刺刺的展示在他们面前，自找难堪。

“你们的任务真的太危险了，我实在很害怕。”她无神的盯着地板。“我想……海格少爷说得对，我是该回扬州去了。”何苦留在这里一无是处，还得亲眼看着海格和另一个女人的暧昧场面。

“才听到那么一点消息你就吓坏了？之前咱们被一路打杀过来时，你怎么不喊害怕？”小顺子才不信她的歪理。

她没有回话，只是默默的盯着地上，等待他们的响应。

“好，你今天就准备准备，明天一早上路回扬州去。”海格斩钉截铁的语气狠狠的刺进她心里，也粉碎了她微小的期望……他不挽留她，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犹豫也没有。

门外轻轻传来的叫门声，中断了她原本想开口对海格说些什么的势子。

“对不起，我找璇儿，她在这里吗？”绫罗温柔的细语隔着门扉传入。

“有事吗？”她开门看见绫罗手上正拿着一套姑娘衣物。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绫罗扬眉笑看房内的人一眼。“璇儿，我带出来的衣服里有件满适合你的，我刚刚才把它修改得小一点，你穿穿看吧。”

“我……”她回头望了望房内三人，看到海格绷紧的表情，心就沉入更深、更冷的黑洞里。“谢谢你，绫罗姑娘。我明天就要赶回扬州，还是扮成男儿身比较方便。不过还是谢谢你。”忽然间，海格当着大家的面，一言不发的将正行礼告退到一半的璇儿拖往房外，吓得所有人张口结舌。错愕之余，没人注意到后面靠在椅背上的元卿微微松了口气。

第六章

海格将璇儿拖回他房内时，擦撞到正上楼住店的慕容公子。面对对方一脸惊愕与哑口无言的表情，她羞得几乎想钻进地洞里躲起来。

一将璇儿拉进房内，狠摔上门，海格再也不多掩饰方才几乎泄漏的满腔怒火。

“关于查办盐务的事，刚才已经讨论完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之前的事。”他咬牙切齿的吐出这些夹杂火气的字眼。

“之前？”她先是一愣，继而转为低迷的神色。“我不想讨论你和绫罗姑娘间的私情。”“谁要跟你讨论什么私情不私情！”他忽然从怒火中纠起眉头。

“你说我和绫罗的私情？什么私情？”好个醉惑少女心的无辜表情！她空洞地淡笑。“够了，海格少爷。我一早送餐点进房时就已经看清一切，你不用再闪躲了。”她说得极其轻淡平和，仿佛已经不在乎。

“早餐是你送来的？为什么不叫醒我？”他一早醒来赫然发现服侍他用膳的是绫罗，失望得几乎了无胃口。

他喜欢眼前随时有璇儿的身影出没，看不到她，心情就会莫名的不好。

“你昨晚太累，让你多睡一会儿比较好。反正绫罗姑娘会伺候你起床梳洗，何需我费要？”她自嘲的一笑，视线始终在地上游移。

“说话时眼睛看着我！”他强悍的抬起她的下巴面对他时，隐隐地为她苍白、疲倦的神色感到心痛。“什么叫做我昨晚太累，由绫罗伺候我就好？你在暗示什么？”她轻轻推开海格抵在她下颚的大掌，不想面对问题，也不想再看他。“你硬是把我拖进来，就为了讨论这件事吗？”“不是。”但他发觉这个无意中触及的话题似乎比原来他想说的事情更重要。“璇儿，为什么你会认为绫罗昨晚和我上床过？”“我不想跟你讲这种事！”她又羞又恼的冲往门口，却被他轻松地抓住手臂，扣着她细瘦的双肩强迫她面对他。

“问题是你挑起的，你就必须给我个答复。”“我都已经听你的话，准备

滚回扬州了。剩下的恩恩怨怨是你们的事，根本与我无关，你还要我答复什么？”“回扬州是一回事，我问你的是另一回事！”他绝不允许璇儿脑中对他带有莫名的误解或扭曲的印象，那令他十分不舒服。

王八蛋……他几时在意过女人们对他的想法？但对于璇儿他就是很在意，该死的在意！

“一个女人大清早衣装不整的在你房里代表什么？颈子上被你叮出来的红印代表什么？”他居然还有脸质问她！

“什么衣装不整跟红印？我还正奇怪在我房里应侍的人应该不是你，睁眼看到的人却是绫罗。”“你处处沾甜偷腥，却还想在得逞之后保有正人君子之名？我从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她不满的情绪完全被他挑起，决心干脆把心里的丑话一古脑说出来。

“你说我什么？”他眯起双眼，脾气濒临爆发边缘。

“既然已经和绫罗姑娘同床共枕，又何必在事后矢口否认？如果你坦承你所做过的事，我或许会欣赏你的敢做敢当。可是你不该在人前说是一套，背后做是一套。你的清白正直底下装的全是污秽！”“你凭什么在我身上乱扣罪名！”他差点吼破璇儿的耳膜。“我如果昨晚真和绫罗干了什么好事，你可以尽管骂，我绝对接受。可是我碰都没碰她一下就被你诬赖得狗血淋头，你不把事情交代清楚，今天休想踏出我房门一步！”“那你说，你希望我怎么个交代法。”她温弱的娇额上有着豁出去的倔强。“你块头比我壮、力量比我强、嗓门比我大、气势比我凶，你当然可以逼我说出你听得下去的话。告诉我你到底爱听什么，我会乖乖说的。”“我要你说实话，拿出证据再来指控我！”“绫罗姑娘就是证据。”“她算什么证据！”他不自觉加重的手劲几乎捏碎她的肩头。“我只在宝月坊买了她几夜，一踏出宝月坊就没再碰过她一次。一个风尘女子随口说说的话你就信，你有疑问何不直接来问我？！你以为我会骗你吗，啊？”“好痛，你放手！”她的小拳头软扑扑的敲打着他坚硬的胸膛。

“我昨夜如果上过她，现在就不会发这么大的火！”他自从离开扬州就没再碰过女人，加上娇美绝艳的璇儿这些日子以来老在他身边走动，他的自制力几乎快在欲海狂澜下爆破。

“除了她的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上过她了？”“你……你跟她都衣冠不整！”“你一路上伺候我到这里，会不清楚我睡觉时都穿什么？”她的脸颊立刻着火。海格就寝时，他的身子和棉被之间向来是“一无所有”。

“看着我！”大爷它的人还没发够。“我们现在就去绫罗面前，每个人当面对质，让我也亲耳听听她是怎么跟你说的。”“不要，她说的话我刚才都已经告诉你了！”换她着急起来。

“可是我根本没听到一个字直接说出我和她昨夜做了什么！”“她就是这么说的啊！”她死命拉住他大步踱往房门的架式。“是我自己顺着她的话推测下去的，你不要把事情搞大！”她已经够丢脸了。

“我只是讨回公道！”“我还你公道就行了！是我不对，是我冤枉你了好不好？是我自己胡猜瞎想的把事情全串在一起，对不起！”他坚决要三方对质的火爆气焰，让她对自己草率之下做的推论感到后悔。她对海格昨夜风流的指控的确毫无具体证据，光凭绫罗在他房里整装打扮的片段印象就妄下断言。

“你怕和绫罗对质？为什么？”“够了，我就要走了，让大家好聚好散，别让我在你们心里留下坏印象。”之前她才怀疑绫罗可能是来卧底的，现在

若又传出她诬赖绫罗和海格昨夜胡搞的事，她这辈子再也没脸见他们了。

绫罗见她气色不好时，给她关怀；看她始终穿著别人的衣衫、做男孩打扮，就送她修改好的姑娘服装。绫罗始终都很亲切温柔，她心底却一直有丑陋的念头，本能性的抗拒着绫罗的友善。

“你会突然想走，是不是因为绫罗的关系？”他微眯的双眼变得十分犀利。

“不是。”她退缩了一下，眼神又开始飘忽。“是因为你们的任务太危险了，所以我想走。”“我们的任务又不是今天早上才突然变危险的。”而绫罗布下的暧昧陷阱却是才发生的事，与她的突然离去不无关联。

“可是……”她咽了下口水，缓冲时间好找理由。“有人潜伏在我们周围……”“你不喜欢我和绫罗亲近，对不对？”他的眼神渐渐邪恶起来。

“有人在我们之间卧底让我觉得很不安，根本不晓得谁是敌谁是友，处处都得防备。”“啊，或者我应该改口说你不喜欢任何女人和我亲近才对。”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什么？”怎么老在各说各话！

“反正你说的全是屁话，我听那些干嘛。”他懒懒的把焦躁不安的璇儿围在双臂间。

“老实招供，我说的才是你真正想离开的原因，对不对？”“原因是什么都不重要，我只是听从你一直逼迫我接受的建议回扬州。”她徒劳无功的推着他的胸怀，拚命闪躲他一直想贴近她脸颊的双唇。

“你嫉妒绫罗。”“我没有！”当她注意到海格挑眉露出的嘲讽笑容，才后悔自己冲口而出的语气太过强硬，泄漏心底的秘密。

“她一个女人家流浪在外、吃尽苦头，我是基于曾经有的露水交情才暂时收留她，绝对没有任何私情或邪念在内。”“你要收留什么人是你的自由，不必向我解释！”“我真是笨，现在才发现。”他额头贴在她额上咯咯发笑。“打从绫罗来了之后，你就变得特别紧张、特别情绪化。”“你放尊重点！别再动不动就对我搂搂抱抱！”她已经被他逼得羞困无处躲。

“璇儿，璇儿。”他像是在低喃甜蜜的咒语，陶醉在拥着她、沉溺于她情绪中的满足感。“你在为我吃醋。我真不敢相信，有人为自己吃醋的感觉会这么好。”“我没有，你不要一相情愿的胡思乱想！”她居然慌乱到手心冒汗。

“如果你闹够了就快放开我，我要准备明天上路的行囊。”“我不想让你走。”他闭眼紧靠着她叹息。“如果不是情势危急，我希望你能留下，随我回北京。”她的心跳仿佛停了一拍，忽然又明显而急促的狂跳起来，升高的体温直烧到耳根。

“如果这样，我……我可以……”“不准你留下！”讲到安全问题，他依旧立场强硬。

“我不怕，只要有你在，再可怕的敌人我也不怕。”他实在忍不住为这句话痴醉，但他仍不得不板起面孔。“我拖你过来就是要训你这件事，我真该把你吊起来毒打一顿。”“为什么？”“你以为你是武林高手或九命怪猫吗？遇到之前在马厩的危险状况应该先要躲好，保命要紧。谁要你不怕死的往外爬出来偷听！”“我想帮你们多探点消息。”“谁要你搞这种玩命把戏！如果不是刚好有人经过救你一命，后果会如何？”他一发起飙，不仅嗓门大，手劲也变大。

“我知道了……你能不能先松开我？”她快被他的双臂拦腰搂断，呼吸困难。

“给我好好听着！以后遇到危险状况，一定要先保命。能逃就逃，别逞英雄！”一想到她差点踏进鬼门关，他就浑身紧绷。“你这家伙，一点都放心不得！”“如果有你在，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她仍想说服他让她留下。“你会保护我。”“拜托你住口！”再多听一句这种话，他真的会舍不得放璇儿走。“我没有义务一路当你的奶妈，为你收拾一堆七零八落的服侍残局外，还得兼职做保镖。”“你的确没这义务，可是你一直都在做着这些不必要的事不是吗？”“那是被你逼的！”“但你也可以选择完全不理不睬，放我自生自灭。可是你并没有那么做。”“你他妈的到底要讲什么？！”他似乎一碰到这种场面就习惯以爆炸性的怒火掩饰困窘。

“因为你在担心我，对不对？不然你不必发火。”“如果你讲这些废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改变主意留下你，你可以不必白费心机了。”他以强悍的眼光加强自己的语气，却没注意到环抱着璇儿身躯的铁臂搂得有多紧。

“如果你坚持要撵我走，我保证我在回扬州的路上会搞出更多令你担心的事。”“你敢！”他恶狠狠的吻上她的小嘴，惩戒似的与她的唇舌蛮悍纠缠。

这个有似柔弱无辜的小妖女，狡滑得像个魔头。轻轻柔柔的三言两语就搞得他心乱如麻、焦虑忡忡。

“你这个自私、顽固、不知死活又爱乱吃醋的笨家伙！我根本不可能为你这种人担心！”他几个大步跨往床边，将她压在榻上。“你之前还一直口口声声说离扬州愈远，就觉得愈危险。现在呢？我已经让你走了，你还不快滚！”她被身上仿佛有千斤重的魁梧身躯压得喘不过气。“就算回扬州去……我也一样是记忆一片空白。可是在这里，有人会关心我、保护我。”“这种事什么人都做得到！”她有充分的美貌与娇弱引发每个男人的保护欲。

“你做的却比任何人都多。”但什么也不正面直说。一旦撇除了绫罗从中介入的因素，她反而比之前更能清楚的看见内心真实的感受。“我想留在你身边。”海格一度以为自己心跳中止，甚至忘了呼吸。他瞪大了双眼凝视璇儿祈求的眼眸许久，才僵硬的开口。

“从我碰过女人以来的这十几年，已经有太多女人对我说这种话，你以为我会因此被打动吗？”他本想鄙弃的哼一笑，却发现自己完全笑不出来，反而十分紧张而认真的期待她的响应。

“我明白你说这些话的意思，你只是想逼我走。就算‘四灵’是很可怕的对头，而且已经有人埋伏在我们四周，你不能……你不愿意……保护我吗？”她紧张得连小拳头都隐隐发抖。

她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到极限。她已经把话讲得这么白，如果他再闪躲，那她真的没有脸再待下去，没有脸再面对他。

“你居然期望一个浪荡成性的风流家伙成为你的守护者？”他的嘲讽几乎化为怯懦的质疑。

当年的他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被毁婚、被否定。这项毫无根据的罪名自那天起就深深钉进他脑海里，让他疯狂的豁出一切，干脆放浪给所有人看。

是啊，他就是一个壤男人，怎么样？他就是一个处处搞七拈三、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怎么样？“那不是真正的你，只是你做给别人看的假象。”

“你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德行，只想讲好话讨我欢心，要我留下你。”

“我或许不知道完完整整的你，但我知道有某部分的你会为别人的安危担忧，会为自己失当的行为道歉，会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他突然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响应。

过去从没有人如此肯定过他，他也不晓得被璇儿肯定的感觉是如此热切、激动、充满喜悦，以及意外之感。他所付出的一切及努力向来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不会有鼓励或肯定，只有更多的要求与挑剔。

“我……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要讨好你……”她尴尬的舔了舔嘴唇。“但我确实希望你能让我留下。因为……我已经习惯待在你身边，很……很有安全感，而且你也不会很讨人厌……”“你喜欢我！”天哪，真够含蓄的了！亏她还那么努力的迂回了半天。

“看着我，璇儿。”他扳过她羞愧又难堪的面容。“你不怕我是个把女人当暖床工具的花花公子？”她很认真的凝视他许久。“我不问你的过去，只希望你以后能避免如此。而且你要是真的这么下流好色，绫罗来投靠你时你早顺便占人便宜了。”“你不觉得你看人的角度太过天真了吗？”他却好高兴自己能被如此单纯的眼以无邪的方式看透。

“那……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玩弄过多少女人了？”她的眉头全皱成一堆。

她又开始吃醋了。海格露出自大的笑容。老天，有人在乎自己的感觉真好。“你刚刚才说不问我的过去的。”“你走开！”她使劲的推着压在她身上的坚实身躯。“逗我玩的游戏到此结束！我是很认真的在和你谈，你不想谈就快放开我！”“你知道吗？璇儿，你的推论中有个很大的漏洞。”他好整以暇的继续压在她身上，轻松的拨弄着她柔细的刘海。

“什……什么？”“我可以保护你不受外人侵害，但谁来保护你不受我侵害呢？”在她来不及反应的错愕下，他早已深深的、炽热的覆上她的唇，以他的身体爱抚着、摩挲着她的娇躯。

为什么璇儿会如此轻易的在短短数日里驻进他的心？为什么面对璇儿时他就会不自觉地放松感情警戒，对她产生渴望、产生占有欲？他温柔而缠绵的吻着她，像是宠爱着易碎而心爱的玻璃娃娃，让她陷溺在一波波令人昏眩的痴情漩涡，几乎被他沉重的男性气息淹没。

“璇儿，我没有玩弄过任何女人。”只有在妓院解决过生理需求。“我对感情是很认真的。”他诚恳得像个孩子一般。

她的神智已经被他吻走了大半，努力的眨动迷离的双眸稳定短促的喘息。

“我相信你。”他崩溃似的猛然拥住她，几欲揉碎她纤弱的骨骼。他线条刚棱的脸庞沉重地贴着她的粉颊，像在心痛，也像在感动。

“璇儿，不要走，留下来陪我。”他像患了重病似的在她耳畔痛苦低吟。

她的唇齿间完全没有空隙可以响应，被他深切的吮吻劫走所有气息，只能以回捧住他坚毅的俊容做为答复。

好，我留下。为了你，我愿意永远留下。

海格的吻唤起她体内一股陌生的感觉，侵蚀着她的意识。他由她的唇移往脸庞、耳际，以及雪白细腻的颈项，炽烈地灼烫着她的感官，让她全然不觉他已经在动手褪除她的层层衣衫。

从没有人这样吻过她或抚摸过她吧，否则她为何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他点燃的火焰？他想要放慢速度，他不想吓坏璇儿，可是当他听到自己不小心撕裂她长衫的声音，才发现他还是太急躁了。他想要璇儿、想看璇儿，他的肉体与他的心灵一般，热切的渴望着璇儿。

他霍然挺起身子扒开自己的衣衫，动作显然比在璇儿身上施展的手劲

粗暴许多。

“海格少爷？”当他将璇儿的双腕以大掌分别钉于枕边两侧时，吓得她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她肯定自己绝对没有在男人面前一丝不挂的经验，否则她为何此刻会觉得如此恐惧，羞得几乎想缩成一团躲到角落去？“璇儿……”他忍不住痴醉在眼前绝美的景象中。他以专注而火热的视线爱抚着她雪白的胴体、柔美的曲线。透过罗帐外的隐约阳光，她的身躯散发着珍珠般的光泽。

“海格少爷……我想……我有点害怕。”海格在她身上撒下炽热之吻的刹那，她竟然在期待中隐隐感到退却。

“别担心，我哪儿也不会去。”她这才发现自己的双手正紧紧的抓着他的肩头，指甲几乎快陷进他硬累的肌肉中，仿佛怕他会跑走。

“对不起，我不晓得……我控制不了。”她正想放手的时候，在她双乳上细致抚弄的大掌令她无法自制的陷得更紧，令他暗暗嘶了一声，却也夹杂着享受与满足的低笑声。

“你尽管抓吧。不过我的肉很硬，小心反而伤了你的手指。”“海格少爷！”她紧绷饮泣的娇弱呼唤，一来是承受不了他此刻的逗趣语气，二来是承受不了他向下探往她女性领域的手指。

“叫我名字，但别加上少爷两字。”他饥渴的觊觎着她艳红的双唇。此时此刻他只想做她的男人，不想当她的主人。

他的手指不断在她柔润的甜蜜核心上摩挲抚弄，让毫无经验的她惊恐地夹紧双腿，结果因此更加夹紧了伏在她双腿之间的壮硕身躯。

“海格，不要这样！我会怕……”她的哀求因颤抖而成为破碎的音节。

“怕我？”注视着她闪着水光的无助双眸，他感到强烈的欲望再次焚烧着他的肉体。

她拚命摇头，像是否定他的问题，也像是逃避他探入她体内的手指。“我不知道……我怕这种感觉和接下来的事……”“我了解。”处子初尝人事时难免有此心境，只是璇儿比其它女人更敏感、更纤细、更脆弱。这让他有股莫名的成就感，以及更狂野的冲动。“璇儿，睁开眼睛。看我！”她在一波波汹涌的狂潮与抽搐中勉强照着做，赫然分神。

“海格？你不舒服吗？”她没想到眼前的俊容会是一副蹙紧眉头、额汗涔涔，仿佛忍受着极大痛苦的模样。

他轻笑一声，极度魅惑。“没有，我很好，只是我没想到自己会像个十多岁小毛头似的急躁。”“可是……”她忽然猛抽一口气，惊讶于他开始戏弄她双峰的火热感受。

他像是品尝着世上最甜美、最珍贵的果实，舔舐着、挑逗着，深吮着。他的脸伏在她丰润的双乳间，贪婪的汲取她的气息，让自己的亢奋濒临爆炸边缘。

“什么都别想了，璇儿，把自己交给我。”感觉到她在他手指愈发狂野挑弄下的绷紧与颤抖，他知道她的娇躯已经做好迎接他的准备。

在毫无预警的状况下，他深深地进入她的生命里。突来的疼痛与体内沉重的压力令她弓起了身子，喘不过气。海格骨节分明的手指倏地伸进她口中，火辣地爱抚着她温润的舌头，也避免她为了忍住疼痛而咬破红唇。

这是他的璇儿、他的宝贝，他再也不用担忧付出去的感情会没有结果，也不用小心翼翼的有所保留。他可以完全倾泄他多年来一直想投注的感情，

他终于可以完完全全地去爱，切切实实的拥有。

一阵狂野的怒吼在她枕边的棉被里闷爆着。在炽烈的冲刺之间，他突然抬起埋在被中的脸，疯狂的吻着她的唇、饮尽她的一切呻吟，仿佛急切的想要抓住什么、拥有什么。

“不要走！不要离开我！”他像在愤怒的嘶吼，也像个迷途的孩子，渴望一双温暖的手。

她用尽极大的意志力在破碎的意识与几近崩解的感官中抬起手，抚着他的面容。

“我在这里，我不会离开的。”他在刹那间达到了心灵与肉体的巅峰，完全的满足与不会被遗弃的安全感奔泄而出。

他的心头满满的、暖暖的，整个人崩溃似的重重压在她身上，环抱着她的娇躯，不肯放手。

我在这里，我不会离开的。

他神思空白的伏在璇儿身上，气息仍喘、汗水闪烁，耳边却回荡着这一句他连灵魂都在渴望的承诺。他蹙紧了眉，闭上双眸。

这一定是错觉，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眶竟有微微的热度，仿佛有什么几欲夺眶而出。

不可能。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能会如此脆弱？！怎么会为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大受感动？！可是他却情不自禁的梗着喉头，将璇儿深深的拥入怀中，宛若终于得到上天的怜悯，赐给他内心最深的渴求。

她带他进入了生命中最美的天堂，他却为怀中沉睡的佳人开启了记忆中的梦——地狱之梦。

第七章

“璇儿……璇儿……”她不知自己身陷何方，只觉得迷雾重重，什么也看不清。

“璇儿……”微弱的熟悉呼唤轻轻的、柔柔的，自迷雾的彼岸飘过来。是谁在叫她？她寻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渐渐自微散的雾气中看清四周。她好象正身处一座十分奢华的大庭院，华丽之中却有浓浓的晦涩与阴沉的气氛。这是哪里？“璇儿……”梦幻似的呼唤仿佛正招她前往更深的处所。

她踏上感觉十分熟悉的阶梯，跨进熟悉的院落，穿越熟悉的回廊。愈走愈深，雾也愈浓。她的心脏卜卜猛跳着，仿佛知道一过前头的转角，就会看见她不想看的景象。

“璇儿……”不要往前，快退回去！快走！她的本能下达着强烈的指令，可是她想看！不知道为什么，她明知前头有危险，却停不下脚步，一声声微弱的呼唤充满引诱，让她渴望一看。

她扶在转角边小心翼翼的慢慢窥探，看到的只是模模糊糊的简陋后院里，七、八个十来岁的孩子围在树下又笑又跳。

好可爱的孩子们！她放心而喜悦的走向他们，看见他们全认真的围在树下起哄着、嘻笑着，完全没注意到她的接近。

她这一走近，才发现这些孩子的笑容十分狰狞，笑声也是邪恶的、残酷的。她全身发寒的站在他们身后，动都不敢动，深怕会被他们发现她的存在。

“送他一颗石头！”一个小男孩笑着朝树下无力的扔了颗石子。

“你挑个什么烂石头，又圆又小！”四、五个男孩不屑的笑骂着。“要挑这种，有尖角、块儿大、分量够的才对。”他们开心的捡拾着石头，随即狠狠的砸往树下，爆出得意的狂笑声，周围三两个小女孩也歹毒的大笑拍手。

当她顺着孩子们投递石块的方向看去，清晰的影像赫然冲进脑中，吓得她放声尖叫……“不！住手！你们不可以这么做！”所有的孩童瞪着如厉鬼般的瞳孔同时赫然转头，垂着双手。

“放他下来！快放他下来！”她哭吼着跑向树下——那些孩童围绕的正中央，拚命想解救被倒吊在树枝下的少年。

他的脸色涨红，眼睛浮肿，鼻孔内倒流出血丝，脸上、额上尽是被石块砸出的伤口。

“放他下来！你们这些没心没肝的恶魔！”她哭着、嘶喊着、痛骂着，拚命想救下被倒挂着的少年，却发现她伸出去的手好小、好短，甚至构不到悬空的少年的头。

她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矮？甚至她现在才发现，她比这些孩童中的任何一个都娇小，仿佛是最年幼的一个。

“璇儿……”她惊骇的抬起头。是他！一直在呼唤着她的人，就是这名倒吊树下的少年！

“璇儿！醒醒，璇儿！”另一声沉重而有力的男性嗓音急切的叫着她，将她倏地拉出迷雾中，但她沉重的眼皮和疲累的思绪，又将她远远的抛入另一团漩涡。

“璇儿，是你？进来啊，别怕。”远方有阵温柔的呼唤朝她飘来，又让她无法自制的往前走去。

她明明是走进一间幽暗潮湿的陋室，却仿佛置身旷野浓雾中，一切都白茫茫的。

“你还特地带东西给我？”一个少年的身影模模糊糊的走近她眼前。她看不清他的长相，但她知道他就是之前倒吊在树下的少年。

“我带了……”她低头一看，发觉自己的手仍是小小白白的，比之前的印象大了一点，但仍是孩童的手，正提着一大堆东西。“我带了一些伤药，和偷偷为你留下的鸡腿和小笼包。”“璇儿……”少年无言的高高伫立她身前，忽然哀切的紧紧拥住娇小的她。

“你为什么哭？是不是伤口疼？”他架在她脑后的脸摇了摇，哽咽得说不出话。

“我……我前天过生日的时候收到好多礼物，有珍珠玛瑙，还有一大片金锁和翡翠娃娃。我把它们全藏在床边的角落里，以后我们若要逃走，就不怕没盘缠了。”“璇儿，我们不逃。”“为什么？”她这才看清正凝视她的少年容颜。他鼻青脸肿、嘴角破皮流血，深邃的双眸有着超龄的深沉哀切。“不逃的话……你会一直被人欺负，一直挨打……”“璇儿不哭。”少年爱怜的抱着身高仅到他胸膛的她。“我不怕挨打，也不怕疼。”

待在这里比较好，因为你可以过最好的日子，有最受宠的尊荣。你是我的小公主，世上最美、最幸福的小公主。”“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一

个像山一样的巨大黑影突然冲进房内，狠狠的拉扯少年的手臂。“离璇儿小姐远点！”“不要！你要带他去哪里？他还没有吃饭、没有上药……”“璇儿，快回去！走！”少年急切地喊着。

“不！不要拉他的手，他的手受重伤……”她死命哭打着巨大黑影的壮腿，因为她知道等一下少年的手会被黑影拉扯脱臼，引发少年生不如死的剧痛。

“璇儿！醒醒，璇儿！”浑厚有力的阳刚嗓音不断在她耳边喊着，她觉得脸好痛，似乎一直被人拍打着。

“放开他！不准你欺负他！”“璇儿，快走！不要看，不要看我狼狈的模样，走！”少年哭喊着，希望能撵走她，好保留一点最后的尊严。

“不要拉他的手！”会断！他的手会断！

“璇儿！走……”凄厉而猛烈的尖叫声赫然划破整个梦境，狠狠撕裂着脆弱的喉咙。那是来自灵魂最深处的哭吼，记忆中最剧烈的惊恐。

“璇儿！”一阵强而有力的手劲将她整个人拉离梦境，被炽热而厚实的胸怀抱得死紧。

梦！是梦，她又作梦了。不同的是，这次的梦比以前都来得清晰而真实，让她惊骇得差点喘不过气。

“没事了，璇儿。你只是作恶梦而已。”心跳！她感觉到自己狂乱的心跳，以及另一个由炽热拥抱中传来的稳定心跳。稳定住她的惊慌，也稳定住她的思绪。

“海格？”她没想到自己的气息竟会如此虚弱。

“别怕，我守着你。”他紧密而结实地搂着她，让她沉溺在充满安全感的阳刚气息中。

他们静静地相拥，房内的暖暖夕阳余晖逐渐隐没，进入真实世界的黑暗中。可是她觉得好安全、好暖和，在这样厚实的伟岸怀抱里，她远离恶梦、远离惊恐。

房内的静谧持续了许久，直到幽暗的门口传来细微的叩门声，海格才放松密实的拥抱。

“还好吧？”门外传入的是元卿淡雅的细语，“刚才连楼下大厅都隐约听见尖叫声，吓得人心惶惶。”“没事，璇儿只是作恶梦。”海格的声音非常轻柔，与元卿的交谈近乎耳语，怕惊扰到神魂未定的她。

漫长的一段沉默之后，元卿才停止思索似的开口。“下楼用饭吧。”这是真实的世界，再平凡不过的日常对话，对此刻的她却无比的珍贵、无比的安全。

这一切都不是梦，她醒了。

“璇儿，手伸到袖子里去。”海格这么一说，她才注意到他正在为她穿上一层层衣衫。

“我自己来就好，你不必……”“听话，璇儿。”他的声音如此温柔，而她也虚弱得无力佯装坚强，就任由自己放松在他细致的呵护与照顾。

“好点了吗？”他点起微弱的烛火，递了杯热呼呼的茶水到她手中。

“没事，只是作恶梦。”一场不同于之前的恐怖恶梦。

“我知道，我问的是，你的身子还好吗？”他轻轻一笑。

璇儿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早上他们浓烈而火热的缠绵，顿时整个脸庞完全烧透。

“我……很好！非常好！”只是现在羞愧得浑身紧绷，像块石头。

“从你跟着我们往北行以来，好象从来没好好睡过一觉。”他以手背轻抚着她憔悴的倦容。

“大概是……太紧张了，才会老是作恶梦。”“都梦些什么？”由她之前摧心裂肺般的尖叫与一直睡不稳的状况来看，这不是单纯的恶梦。

“我不记得了。”她的眼神一片空茫。“我只记得……很可怕，可是到底梦到了些什么，却又模模糊糊。”不对劲，他直觉上感到有异。“你再回想一下，梦里有什么。譬如你人在哪里、在做什么、看见了什么。”“我……我真的很想想起来，可是脑子里却一片白茫茫的，像是身处在浓雾中，什么也看不清。可是每次一入睡，就会被拉进雾里，然后……”她垂下疲惫的眼睑。

“然后就只觉得很可怕，却什么也记不起。”海格第一个联想到的，是她当初一身血迹逃出来的恐怖景象，以及她的丧失记忆。

“我们下楼用饭吧。”他笑着牵起璇儿，“你先下去，元卿和小顺子已经在楼下叫好饭菜，我要收拾一下。”“收拾什么？”她在门外依依不舍的拉着他的手，只见他愈笑愈满足，愈笑愈暧昧。

“收拾你把处子之身给了我的宝贵证明。”“我先下去了！”她急急逃走，羞得不想再看到他。

“哎哟！你怎么乱撞人哪！”璇儿跑下一楼转角处时，和一窝胖妞撞在一块。

“对不起，我太急了。”“啊，是你，我又被你撞到了！”被撞的姑娘和她的两个姊妹们又叫又跳，兴奋得不得了，整个大厅的人全都往这儿看。

“请问你们是……”“我是昨天躲在楼梯边，偷看你 and 一位美男子亲嘴儿的人。”“你这白痴！怎么讲出来了？！”另外两人连忙敲她的脑袋。

“你们……我……”璇儿窘得几乎想钻到墙里，因为全客栈的人几乎都听见了这三名少女尖锐的吵闹声。

所有人的视线全集中在做男仆打扮的璇儿身上。

“小弟，你是不是身体不好？你的气色好差喔。”其中一名姑娘认真的看着璇儿。

“我……睡不好罢了……”“我们有安神药喔，你可以试试，另外也可以替你开份补身的方子，包你睡得好、吃得饱。”“而且不收你钱。”“对呀，我们为美男子与美少年诊疗开药方都不收钱！”“不用了，我……”璇儿快被这三名姑娘的嗓门与包围溺毙。

“哎，可别小看咱们，我们可是鼎鼎有名的铁家药铺四大配药神手。我是金姝，她是银姝，她是铜姝。”“我们的母亲叫铁娘。”“是是，我知道了。三位姑娘请让一让，我的朋友已经在那桌等我……”“小弟，我就是要问你，那位公子姓啥叫啥？哪里人？成亲了没？”三姊妹兴奋的低声问着，不断指着元卿所在的方向。

“对不起，我……”“跟你亲嘴儿的那位呢？他又姓啥叫啥、成亲没？”

“请你们让我过去，我……”“全儿，又碰到你了。”楼上走下来的纤长身影，一面和她笑着寒暄，一面将她顺手拉离那群思春少女的疯狂纠缠。

“啊，慕容公子，你好。”她衷心感谢他第二次的救命之恩。“你也在这住店？”“对，可能会待上十天半个月。因为我是到此经商的，得等货品办妥了才能回江南。”“早上你救我一命的事，我没和你好好道谢就跑了，对不起。”“别在意，举手之劳而已。”他坐在一张空桌旁，朝她比比。“一起用饭

吧，全儿。”“不了，我的朋友在别桌等我。”慕容公子顺着她的视线朝元卿的方向看去，应酬式的和他点点头。“那你去吧。”“那个……”“什么事？”

“你既然是打南方来的，请问……你对扬州熟不熟？”“我对扬州再怎么熟，也只是过客而已，你应当比我还熟。你是扬州人，不是吗？”他轻柔而和煦的凝视她的双眸。

“是，我是扬州人。”她有点呆滞的顺势点头。

“和你一起来的那些朋友……”慕容公子不自在的咳了一下。“他们都有喜好男色的怪癖吗？”“没有。”她想极力反驳，嘴巴却完全不听控制，只能他问什么她就答什么。大概是他的风度与气质太好，她不想唐突吧。应该是这样。

“那楼上的那位男子居然还公开和你亲热，也太不知耻了。”慕容公子不屑的低声冷笑。“真是该死。”“对，该死。”璇儿被自己吓了一跳。她为什么会这么冷静的顺应他的话，说着她根本不认同的看法？“璇儿？”自她后方传来一声叫唤，同时她腰上也多了一条结实的铁臂，让她回神一震。

“海……海格少爷。”海格只是冷睇慕容一眼，便将璇儿带向元卿他们的座位。“没事不要跟陌生人交谈。”“他不是陌生人，他就是早上救了我的慕容公子。”“救你又怎样？陌生人就是陌生人，一样危险！”他老大不爽的按筷上桌。

“海格说的重点不在于那个人陌生不陌生，而在于对方是个男人。”元卿凉凉的笑着，掀了海格醋劲十足的底。

“反正不准你随便跟外人亲近就对了！”难堪之际，强词夺理为上策。

“嗯。”她乖乖点头，但不全然是因为海格的醋意，而是当她接近慕容公子时，感觉有点怪。

“你们刚在聊什么啊？”小顺子好奇极了。

“闲聊而已。慕容公子是来此经商的，他还问到……问到……”奇怪，才刚刚交谈的事，她为什么想不起来了？“我管他问什么，以后不准私下跟男人交谈！”海格火气十足的把菜塞了满满一嘴巴。

“绦罗呢？怎么没下来用饭？”“她去市集买水粉跟衣裳了。”她的一举一动，小顺子最清楚。

“今晚璇儿还跟小顺子挤那间小客房吗？”元卿悠然品尝甘醇美酒。

“当然……”“当然不！”海格一边斟酒，一边截断璇儿的话。“她现在起只能跟我一起睡，就算是”半男人“的小顺子也一样，不准碰我的宝贝。”

“你怎么可以……大庭广众的……”璇儿羞得两眼昏花、舌头打结。“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一起……”“做妻子的本来就该跟丈夫同床共枕。”听海格理所当然的讲这些话，她愣得无法言语。她应该要痛骂他的厚颜无耻，说话不看场合，可是心中却被“妻子”和“丈夫”的意念塞得满满的。

她是海格的妻子，他是她的丈夫。真的吗？她会不会听错了，一切只是她在妄想？“璇儿，怎么这样就哭了？”“啊？”她愣愣的眨着眼睛，一副浑然不觉的表情。

“璇儿，璇儿。”海格无奈又爱怜的抹掉她的眼泪。“如果不是碍于这儿人多嘴杂，我真想紧紧的抱着你，好好疼你。”“请便，我不介意。”元卿很大方的摆手示意。“我还可以叫小顺子向这店里每个看好戏的人收钱，赚点外快。”“我们这票人早已经是这家客栈的当家花旦了。”璇儿一想到打从他们住进来之后各样引人注目的行径，就忍不住发笑。“你们除了手头宽裕之

外，很像见过大场面的人。”海格眼神一锐，元卿也只是垂眼微笑，不予置评。小顺子最沉不住气，给他这随口一说，马上慌乱起来。

“我们家少爷有钱嘛，有钱当然什么场面都见过！”“喔，我没见过北方的富豪子弟，所以不太清楚。”她自在的边笑边聊，海格则一直夹鱼肉到她碗里。“你们的气质实在不像纨绔子弟……虽然你们已经很努力在装了，而且你们身上一点铜臭味也没有。”“那是因为我们家少爷丽质天生。”“小顺子，拜托不要乱用词汇。”元卿的表情好象嘴边那杯美酒突然馊掉了。

“你见过有铜臭味的人吗？”否则怎么比较得出来。海格抛颗花生入口，故作无心地刺探着。

“不晓得，可能是……一种感觉吧。”她偏着头随意思索。“好比商人有商人的气质、文人有文人的气质，伪装的人也免不了有股伪装的气质。”“你察觉得出来？”她的敏锐本能倒教元卿有些好奇。

“大概吧，就像你们不是纨绔子弟却佯装佻达，或像不是从事买卖的人却佯装商人模样……”突然，一道犀利的意念贯穿她的脑门。

“璇儿？”怎么才说到一半就瞪大眼睛停下来了？不是从事买卖却佯装商人模样的人，她见过！而且是刚才才见过！她几乎可以说出来是谁，几乎可以想起来那人是什么模样，但为什么脑中却突然涌起一层又一层浓雾，掩盖掉她就快要抓到的线索？是谁？明明不是来此经商却谎称经商？“璇儿，不舒服吗？”海格马上过来扶住闭紧双眸、痛苦蹙眉的璇儿。

就快要想到了，她都快抓到即将飘散的影像！这个人危险，非常危险！如果不快想起他是谁，海格会是第一个遭殃的人！

他是谁？就在刚才……她明明才和对方说过话的，为什么会想不起来？阻拦在她脑海里的那层浓雾到底是哪里来的？我是到此经商的，得等货品办妥了才能回江南。

这是谎言！他不是来这里经商的，他不是！

“璇儿？到底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不要吵，不要妨碍她，她就快想到了！这个人并不如他外表所表现的，他的亲切和友善全是伪装的，所有的人都被他骗了！他会对海格不利。虽然她不知道原因，可是全身强烈的急促脉动正发出紧迫的警讯：海格有危险！

那位男子居然还公开和你亲热，也太不知耻了。真是该死！

该死！该死！该死！

“璇儿！”客栈厅内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海格在她向后昏倒之际将她整个人抱起。她的瓜皮小帽顺势掉落地上，在场的每个人都意外得知了这名美少年的真实性别。

“我先带她上楼，明天再和你商议事情。”海格匆忙的和元卿交代一句，便抱她上楼回房。

元卿也早有意思和他商议这件事：璇儿究竟是什么来历？她到底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牵制着，连心灵都不得自由？璇儿浴血逃亡的那夜，只获得了有形的解脱；她的灵魂，却仍握在不知名的控制者手中。

深夜时分，悄无人声，只有窗外隐约的虫鸣，以及夜露芬芳的气息。

海格和衣搂着身旁的小人儿，疲困不已。先前刚抱璇儿上楼时，他差点吓坏了。她脸色惨白，额角冒着豆大的冷汗，手脚冰凉，他几乎快被心中

隐隐的念头折腾疯了。

她会不会死？会不会莫名其妙的就走了？所幸有绫罗之助，建议他以温热的药油摩擦璇儿的手脚，替她祛寒；灌她姜汤，替她保暖，她这才恢复了一点血色。

逐渐放松的思绪让他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神经和缓，眼皮渐重。他究竟该如何保护璇儿？如何替她对抗梦中无形的妖魔与封闭的记忆？他渴望了多少年，期盼能像这样拥着心爱的人儿入眠。现在他是得到了这份幸福，璇儿却仍留在迷蒙的痛苦之中。

“我该怎么帮你呢，璇儿？”响应他这声忧郁低喃的，是道霍然由他面孔正上方射下的冷光。他倏地偏头一转，一柄乌黑匕首的刀锋完全没入他耳畔枕中。

是什么人偷袭？他猛力掀开棉被，正抓起床边剑把翻身下榻之际，被璇儿无意识抓着他胸口衣襟入眠的微弱力量转移注意力，他轻柔地俯身拉开她的小手。这一俯身，他才赫然感觉到脸颊旁的一丝冰凉。

房内虽无烛火，但月光明亮，足以让他看清状况。他愕然伸手摸向脸上异样的感觉，发现手掌上一片鲜血。透过皎洁明月，他缓缓转头，眼前的景象令他屏息。

一根冰冷的细丝正打横系在床榻上空，如果他在闪躲过枕上匕首突袭之后立刻坐起身子下床，这根刚好横在他颈际高度的钢丝就会俐落的削过他的脖子，当场人头落地。

是谁？是什么时候在他房里布置这些精密的杀人陷阱？他确定对方是冲着他来的。以床上钢丝横架的高度来看，如果是璇儿先起身，顶多只会被丝线削掉头上几根头发；如果是他先起身，加上闪躲枕上匕首的猛烈身势，他的脑袋准会被削去。

“璇儿，醒醒！”他切掉钢丝、藏好匕首后，拍打着她的脸颊。

“海格少爷……”她还正揉着惺松的睡眼，就被他拖往元卿的房间。“怎么了？”“海格？”元卿应声打开房门之际，也被他吓了一跳。“你的脸怎么……对方有动静了？”海格还以警示的眼神，他不希望在璇儿面前讨论这些事。

“璇儿今晚借宿你这里，我要回房彻底‘清理’一番。”“为什么？”璇儿这才看清海格颧骨上那道细长的伤口。“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璇儿，现在别跟我拉拉扯扯，我也没兴趣应付你站在我身旁的要求。我要你乖乖的待在元卿这里，让我放心的去查证事情，听到没？”他凌厉而短暂的交谈完全不给她响应的空间，带上元卿的房门就闪回自己的房中，进入警戒状态。

“正如你所窃听到的消息，敌人离我们非常近。”元卿点亮灯火，让出床位给璇儿，自己坐入靠椅中。

“到底近到什么程度，居然能让海格那样身手矫健的人莫名其妙地受伤？”“坐下吧，璇儿。”她顺应元卿的手势，不安的坐在床榻边。

“这种草木皆兵的受困日子，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好累好累，一种纵使沉睡也无法解除的疲惫。

“明天早上就可以结束。”“真的？”元卿何以笑得那么怡然自得、那么有把握？“睡吧，璇儿。今晚由我守着，你不会有危险的。也甭替海格那家伙担心，他的命硬得很，没这么容易上西天。”她无力反驳，只能乖乖上榻休息。

元卿吹熄了烛火，交叉着双臂环胸，就靠在椅背上闭目休息，旁边的小茶几上，放的却是一把出鞘的长剑。

她好累，可是她根本不想睡。海格的脸是什么时候伤的？为什么三更半夜的突然赶她出房？虽然元卿的功力也不差，足以保护她，可是她只要海格。

好冷……虽然厚重的棉被足以抵御寒气，她却渴望海格炽热的拥抱与沉重的心跳。

梦中的雾仿佛会由被中钻出来，再度将她困在迷茫的凝重世界中。

她好累，却一直不敢睡……

“璇儿，起床了！”她霍然睁开双眼，立刻由床上弹坐起来。“怎么了？海格少爷发生什么事了？”“我很好。”海格坐在床边忍不住一笑。“我只是叫你起床，因为天亮了。”“天亮？”怎么可能？她前一秒才闭上眼睛，怎会这一秒就立刻天亮？可是窗外射入的灿烂阳光，完全是一幅清晨景象。

“早饭来了。”小顺子双手各捧两大个托盘，俐落地进房上菜。

元卿则在一旁扭着他的脖子，捶捶肩膀。

“昨晚是怎么回事？你房里是不是又闯入不速之客？”她焦急的审视着海格脸上干掉的血疤。

“没什么，只是被他们设计的小游戏吓到，虚惊一场。”他开心的低下头来，让她柔细的手指轻抚脸上伤口的周围，享受被人关怀的感觉。

“够了，不要再蒙我了。现在的状况到底危险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有数。我只想知道这种情形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元卿不是告诉过你，今早就会结束吗？”他转头吻上抚着他脸庞的掌心。

“拜托，请别大清早就在我房里激情演出。”元卿一边冷冷的警告着，一边活络着十根修长的手指，喀喀作响。

他的手指突然停止律动，脸色刷白的凝视海格。

“怎么了？”他该不会一不小心哪里又多了道伤痕吧。

元卿没有响应，膛大双眸的肃杀脸色让大家顿时警觉。事情不对劲。

同时间，客栈楼下扬起热闹的喧哗，人声一路涌往楼上，随即两名衣冠楚楚的侍卫立在元卿房门前传报……“禀两位，御猫贝勒驾到。”一个冷峻挺拔的身形潇洒步入房内，来人孤傲的俊脸上有一抹淡笑。

“我准时赶到了，元卿。所有人马也都在外头应侍，护送你们安然回京。密函呢？”元卿阴沉的坐回椅上，海格立刻猜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而璇儿在匆忙套上外挂整装之际，脑中不断质疑海格和元卿到底是什么身分。

会摆出如此骇人护驾队伍的，绝不是一般有钱人家而已。

“元卿？”御猫贝勒宣慈疑惑的眯起了双眸。

“密函……被盗走了。”“被盗走了？”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什么时候的事？”御猫贝勒口气中有隐隐的不悦。他劳师动众的由京师调派人马、亲自出动，不是为了迎接任务失败的结果。

“我刚才才发现的。”元卿仰头一叹。“三个多时辰以前，它还在我身上。”

“这段期间只有我们几个出入过，怎么会突然不见？”海格完全无法理解。

“我不知道。”“去把隔壁房内的女子带过来！”海格愤然朝侍卫下令。“这件事，绫罗绝脱不了关系。”“没用的，海格。”元卿料得没错，隔壁房间已

然人去楼空。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观赏你们差劲的查办能力。”御猫贝勒鄙视的冷语激怒了海格。

“哪儿的话。”海格还以不屑的哼笑。“有您御猫贝勒办砸了康亲王府的血案做先例，我们自然就不怕因为小小的失败而丢脸。”霎时房内雷电交加，两雄对峙，一触即发的火爆气势充塞满室。

“够了，现在不是起内哄的时机。”元卿自双掌中抬起冷冽的面容。“密函仍在这房中。”所有人赫然转向元卿。密函就在这间客房里？“璇儿，把你的衣服脱下。”元卿森然的语气吓白了她的脸，她下意识地死命抓着襟口。

他要她当场脱衣服给大家看？他认为她是她盗走了密函？

第八章

当小顺子依令过来抓璇儿的衣服时，她差点羞愤得咬舌自尽。所幸海格从中调解，她才明白元卿要她脱下的只是那件短挂……元卿一直借给她穿的裘红色精绣短挂。

“当初我在收藏密函之时，为了避免整份遭窃的危险，将它分为两份，分开收藏。

一份是盐商与私梟相互包庇的名册，收在我身上，却被盗走了。另一份是盐商、盐政衙门、运司衙门等相互勾结的文件，就藏在这件枣红色短挂里。”所有人全集中视线在桌上那件华美的短挂上。

“除我以外，没人知道密函藏在璇儿身上。”也正因为如此，元卿才能安然留下了另一半的查办结果。

当他剥开了枣红色短挂的内里，一份薄软的文件赫然出现在里层的背部衣料间。

“密函居然……一直藏在我身上？”她怎么想也想不到。

“那藏在你身上的那份是被叫绫罗的女子偷走？”御猫贝勒的口吻夹杂即将展开追击的沉重杀气。

“那她的功力也太了得，竟然能从元卿身上把东西偷走。而且是在三个时辰之前，大家都进入警戒状态的情形下顺利盗取成功？”海格的冷笑间挑起不少疑点。

“警戒状态？”御猫贝勒仿佛抓住了什么蛛丝马迹。

“海格昨晚半夜差点被对方设计的机关夺走小命——正好是三个多时辰前的事，他为了避免伤及无辜，还特地把璇儿送到我房里来看照。”“这个璇儿是谁？”御猫贝勒倨傲地以下巴比比，像在质问某个下女的出身似的。

“我的妻子。”海格一手重重按在她肩头，态度狂妄的与御猫贝勒对立。

“你房里发生暗杀机关事件时，她和你正共处一室。元卿身上私藏密函被盗时，她也是房内唯一存在的外人。这巧合还真奇妙啊。”御猫贝勒微扬一边嘴角。

御猫贝勒怀疑是她动手的？“我没有偷密函！而且……我要密函做什么？我偷了密函又能拿给谁……”“璇儿出了点小意外，丧失记忆后才跟我们同行。她什么人也不认得，除我们之外。”海格挺身为她护驾。

“喔？”御猫贝勒若有似无的淡笑着。“那你是娶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为妻了？好胆量。”“宣慈，我们还是快点上路回京，省得又出了什么差错。”再不动身，元卿担心海格和御猫贝勒会在这里动手，不杀了对方誓不罢休。

“贝勒爷，请。”在楼下侍从恭迎海格与元卿各上马轿时，璇儿赫然被这句话震住了脚步。

“璇儿？”“你和元卿少爷……是贝勒爷？”“我和你说过了，我们为了查办方便，必须掩人耳目……”“可是你从没跟我说过你是位满州的贵族！”她以为海格只是家居京城的富家子，毕竟他冠的是汉人的姓，不是吗？为什么他会是个满鞑子？“我是不是满州贵族有很重要吗？”拜托，他们俩的感情已进展到这种地步，别突然大发汉民族意识，徒将平凡情爱牵入满汉纠葛里去！

“这不是重不重要的问题，而是你应当让我知道。”其它人都已动身启程，只有他们这队人马仍在候着。

“我有任务在身，不能泄漏身分，我绝没有意思存心蒙你。”“我只是觉得我一点都不了解你。”她的眼神空茫，心也浮荡。她以为记忆一片空白的她有了个依靠，没想到她依靠的却是朵变幻莫测的流云。

“胡说！你还有什么不了解我？”她是唯一一个踏入他灵魂深处的女子，唯一了解他内心的渴求、提供他无形无尽的感动。

“你是谁？”海格懊恼的呻吟着。她十分执着，而他对自己的身分也少不了有隐隐的逃避，她却硬逼着他面对。

“我是北京佟王府的二贝勒。”“佟王府？”她觉得事实不只如此，他们在回避。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时候对这种事追根究柢？难道我们不能单纯的一辈子爱着彼此吗？”他恼羞成怒地吼着。

“我没有这么说，只是我有权知道完全的事实。”他痛苦的凝视眼前倔强的玻璃娃娃。她一点也不如外表那般娇柔，不如她嗓音那般稚嫩，这就是她令他倾心的原因之一。可是他怕失去她，他怕她会因为事实而粉碎破灭。

终究，该来的仍是躲不过。

“我是出身当朝国威的佟王府。”他将璇儿带离护驾队伍，踱往一旁较不引人注目的树下。

或许，他会因此而再度失去一个心灵的依靠，但他不想瞒她。只是失去内心所爱的方式有很多，他最不能接受的，正是自己什么错也没有，却永远摆脱不了的种族世仇。

“我说得更直接一点，当今皇上的生母慈和皇太后，正是出于我们本家。我们佟姓族人至此贵盛无比，居高官者不知凡几，甚至被传称为；当今天下‘佟半朝’。”他静看璇儿专注而内含惊愕的神色，感觉到他才获得的幸福与满足正一片一片的崩裂。

这不是他第一次失去所爱，他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再一次的失败。

或许命中注定他的感情永远都是孤寂的。

璇儿迷惘的看看他，又不安的低头绞扭手指，像是犹豫，也像在作某种决定。

“你若是……”他暗咳一下。他以为自己可以很自在、很坦然的开口，没想到他说话的语气会如此软弱。“你若是改变主意，想回扬州去，我不勉强你。”“那你呢？你改变主意了吗？”他愣看璇儿好一会儿。他仿佛在她口

中听到和他雷同的怯懦与不安，是错觉吗？“我以为……你会因为身分的问题就躲得远远的。”“我从来没那样说过。”她被莫名其妙的控诉语气令他士气大振，眼神闪耀光芒却又有些迟疑。“我只是觉得……你有话应该要坦白跟我说。虽然你是因为任务在身，必须隐藏身分，但我是和你站在同一线的伙伴，你怎么可以……你不应该瞒我像瞒着外人似的。”若不是不远处有着大队人马候着，他真想抱紧璇儿放声大叫。璇儿没打算离开他！

他并没有失去璇儿！

“我会说的，璇儿。只要是我的事，我会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的全说给你听。”看到她豁然开朗的甜美笑靥，他几乎激动得要飞上天。

“我先声明，听到我的荒唐过去，不准乱吃飞醋。听到平板又枯燥的部分，可以偷偷打瞌睡，但不准当面打呼给我听，我会伤心。”“什么……什么打呼！我才不会那样！”明知海格是逗她的，她仍忍不住生气。

“我是很认真的想知道你的一切，至少也要明白自己爱上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喔……”他暧昧的拉长了尾音，得意而温柔的牵她踏入马车里。

“你先说出来了。”“我说了什么？”“说你爱上我了！”他一拉上马车内的帘子，立刻深深的拥吻璇儿，许久许久都不肯放开她。

“等一下……”她努力的在海格的火热侵略下寻求喘息的空间。“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问你……不要这样！”她惊慌的抓住从腰际衣裳探入她背脊的怪手。

“嘘。”他邪恶的贴在她唇上浅笑。“我宁可你把小手勾在我脖子上，而不是阻挠我的好事。”“你太放肆了！马车外头都是人，而且队伍已经启程……”“所以你要小声一点，别让外头的人发现我们在做什么。”“胡闹！”她低声制止，小手却抵不过他的铁臂。“你难道从以前就是这么……这种样子的人吗？”“哪种样子？”他虽然迷惑，但摩挲她衣衫底下光滑裸背的大掌不曾停歇。“噢，我明白了。其实我并不是个好色的男人，是自从迷上你以后才变得这么‘性致勃勃’。”“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你难道都不看场合……”她慌乱的抗议全被他吻尽，在他充满诱惑的纠缠与挑逗下，思绪逐渐融成一团漩涡。

直到璇儿的双眸已经迷迷蒙蒙，心跳混乱之际，他才满意的离开她不住喘息的红唇。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问我？”她眨了好几次失焦的眼睛，才想起自己的确曾这么说过。她为难的抿了抿嘴唇，再三考虑后才决定勇敢地问。

“我……我睡觉的时候真的会打呼吗？”海格愣愣的瞪着她，她也紧张的瞪着海格。仿佛经历了一世纪之久，马车里突然震出骇人的爆笑声，连三哩之外都能感受到这阵笑声的威力。

奔往北京的狭窄马车里，就是他们幸福而甜蜜的小天地。

对璇儿和海格而言，回到京里的日子形同灾难的开始。

不仅佟王府的所有人反对璇儿进门，其它皇亲贵戚一样反对一个来路不明又身无分文的人为佟家媳妇。海格每天都遭到家人炮轰，却老是嘻皮笑脸的打发过去。璇儿也是在佟王府里被人明的暗的示意，要她快快滚出去。

这一场仗，只有她和海格站在同一条阵线，对抗百来人的反对浪潮。

再怎么执着于真爱的人，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也会疲累、无助。她甚至有些动摇的想过，她和海格真的适合在一起吗？就算和他成亲，顺利做了佟家儿媳，这些纷纷扰扰仍不会停。嫁人身分悬殊的豪门贵胄府里，再多的爱情也会被人纠葛消磨殆尽。她不要财富、不要头衔，只想要和海格平平淡淡的相依一辈子。这个期望是不是太奢侈、太幼稚了？“璇儿姑娘，出来赏花吗？”花丛后的一阵轻语中断了她的思绪。

“是，大少奶奶。待在屋里太闷了，出来院里走走。”璇儿对海格的这位大嫂有点反感。因为她和海格原是青梅竹马、自小订亲的伴侣，长大后却不断数落海格大大小小的不是，因而改指配给元配病逝的大贝勒做正室。

她是得到了长子正室的优越地位，却在少年时期的海格心中划下伤痕——一个没出息的二贝勒！

“可以和你聊聊吗，璇儿姑娘？”大少奶奶假惺惺的笑着，微扬嘴角的脸上有对鄙视的眼睛。

“请。”她由大少奶奶的丫鬟们带入石亭中的座位上。

大少奶奶冷眼审视璇儿无可挑剔的优雅举止。璇儿必是出身富贵人家，看她十分习惯被人伺候的小动作即可明白。她讨厌璇儿，甚至是恨！她没料到海格这次返家带回的会是如此绝艳娇美的娃娃，将她一向自豪的姿色比为平淡无奇的光彩。但她有一张璇儿绝对比不过的王牌……她正是当年抛弃海格的婚约者。璇儿再美，也只能捡她不要的垃圾。

“海格从小就这个样子，老爱惹是生非。”大少奶奶无奈的叹了口气。“阿玛的年纪也大了，哪禁得起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胡搞，气坏老人家。”或许吧，但璇儿一点也不觉得佟王爷有老到那种地步。但她们静静的听着，乖乖的忍着。

“希望你别介意。因为我从小和海格一块儿长大，所以特别清楚他性格上的缺失。

我这么说不是批评他，而是身为大嫂，想的总会比他多一些，担忧也就多一些。”“大少奶奶辛苦了。”璇儿微微点头行礼。

“哪儿的话。”她一直刻意让璇儿像下人般的尊称她。“我实在很替你担心，璇儿姑娘。”“我？”“我们女人对女人比较好说话，有些事我就直讲吧。依照过往我和海格从小一起长大的经验，他就本性上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值得女人爱的男人。”“喔？”“因为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爱一个女人。我说的是心灵上的层次，而非他在外头乱搞的男女关系。”“嗯。”“你不晓得，其实你只是他母亲的替身。”“母亲？”海格什么事都跟她说了，唯独童年时期母亲的过世讲得不明不白。

“海格是以前大福晋最疼的么子。大福晋遭阿玛冷落后，也只有海格陪伴她，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好到……有点过了头。”“怎么说？”璇儿平淡的娇额上，完全没有大少奶奶期待的惊讶反应。

“我是自小和他有婚约的，可是愈大愈懂事之后，我觉得他好象把他给母亲的爱、对母亲的渴求全投注到我身上来，好可怕。”“嗯。”璇儿一点也不感觉不到大少奶奶的害怕，只觉得好假。

“你明白吗？他把我当母亲一样来爱！”她的口气彷彿那是场可怕的灾难。

“他把你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来爱。”“什么？”怎么这个璇儿的

反应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海格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女性就是母亲，失去母亲之后，他当然会渴望找到寄托感情的另一个女性。”可悲的是，他生命中第二位最重要的女性竟为了长媳的头衔，抛弃他们的婚约、践踏他的尊严。

不要走！不要离开我！

她依稀记得海格曾在枕边发出的怒吼。现在她才明白，那里面包含多少他自童年以来的恐惧、渴望与恳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来告诉你，像他那样一个习惯拈花惹草的浪荡子，不会对女人付出真心的。就算付出了，也只是一种不正常的恋母情结而已。”“哪个孩子不爱母亲？这会不正常吗？”璇儿漠然的凝视与疑问，令大少奶奶难堪地握紧了拳头。

“你脑子有病是不是？还是你也跟他一样不正常，喜欢别人把你当母亲来爱？”“海格只是把我当成他生命中最重要女人来爱。我不是他母亲，可是我给他的爱绝不会少于他母亲。”“你简直不知羞耻，这种爱呀爱的话也敢讲得那么直接！”她的雍容华贵在火气下开始崩溃。

“你问得直接，我也只好答得直接。”气煞大少奶奶！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一点也不如外表娇弱，别听她声声清嫩，讲出来的轻柔细语却字字刺耳。

“你别妄想成为佟王府的一员！佟氏一族没有人会同意海格娶你进佟家大门！”“我也从没想过要进佟家大门。”大少奶奶愕然瞪视一脸平静的璇儿，许久才想到要合上嘴巴。

“简直白扯了！”大少奶奶鄙弃的哼了一声，起身就走，丢下璇儿一人坐在石亭中。

她静静的呆坐着。满园花香淡雅，春阳暖暖，除却人世间的争吵纷扰后，好风好景静谧得知世外桃源。

“你不想进佟家大门？”海格的低语自花丛间传来。

璇儿怔了怔，才认真的向海格点点头。他不但没有发怒、没有惊慌，反而淡淡的笑着坐在她身旁。

“我也没想娶你进佟家大门过。”璇儿瞪大了眼呆愣一会儿，才绽开了惊喜的笑容。“真不可思议，没想到我们想的居然一样！”“你在这里过什么样的日子、受什么委屈，我没看到，并不代表我就不知道。”他开心的抚弄着她柔嫩的脸蛋。

海格自返家之后，与璇儿成亲的事始终遭到强烈反对，他索性一直闹下去，直到逼佟王爷说出“逐出家门”四字，他们就可以出去独力建造平凡的小家庭。

“小家小户的日子，你会过得惯吗？”她很高兴不用言语，海格就能与她心意相通。

但他毕竟是从锦衣玉食惯的贝勒爷，没离开过上流社会的贵公子。

“不会比待在这里更糟，只会更好。”“是吗？”“你刚才不是听见了吗？总有个女人逢人便说我是如何浪荡、如何不正常，她也总以自小和我结亲、最了解我一些恶习的立场随时替我歌功颂德。其实那段往事我早已渐渐淡忘，却一直被人用这种方式提醒了将近十年。”她静静的看着海格良久，才伸手抚上他的脸庞，这些话他说得云淡风轻，却没人能体会他在这段成长岁月中的痛苦煎熬。

“或许……大嫂她说得也没错，我不但天性浪荡，而且对女人付出的真心也不大正常……”这抹自少年时期在他心中种下的阴影，一时之间仍无

法完全抹去。

“或许我对浪荡子与不大正常的男人有某种怪癖，一旦抓到了就不太想放手。”海格笑着反抓住抚在他脸上的小手，狠狠的轻嚙她的手心，逗得她咯咯发笑。

“元卿明天会来跟我商讨盐务的后续事宜，我会托他替我们张罗好被撵出去后的小新房。不过拜托你，跟我一起被撵走的时候别笑得这么甜，好歹你也装可怜一下吧。”他坏坏的拧着她娇美的笑靥。

“好，我会哭得很狼狈，然后我们就可以可怜兮兮的黯然离去。”“娘子，我从此什么都没有，只有你了。”他假惺惺的伏在她细小肩上啜泣。

“乖儿子，别怕，我会保护你。”她也陪他一同做戏，爱怜的拍拍他壮硕的臂膀。

“什么乖儿子！你别玩笑开得太过火，占起本贝勒的便宜！”他火大的吼着。

“可是……”她好象很害怕的缩起肩头。“我听说你有一种不大正常的习性，会把心爱的女人当母亲来看……”“你皮痒了，小混蛋！”他的十只长指立刻搔往她的腰际，吓得她花容失色，笑倒在他怀里哀求饶。他也顺势霸走了她好几个吻，以示惩戒。两人嬉戏花丛间，暂忘人间是非。

阳和二月芳菲偏。

暖景溶溶，戏蝶游蜂。

深入千花粉艳中。

何人解系天边日？占取春风，免使繁红。

一片西飞一片东。

元卿明日会来和海格商谈任务细节。好一阵子没看到元卿和小顺子了，不知他们近来可好？她静躺在西跨院的床上。夜已深，她也渐渐入眠。一想到被撵出佟王府后，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和海格相依相偎，枕在他臂中入眠，她就忍不住羞怯而甜蜜的笑起来。

再过不久，他俩就可以在一起，不必像现在这般各分西东，各居遥远的院落里。

明天元卿来时，拜托他找间离繁荣处远些的小房子……月色昏沉，她也在半梦半醒之际愈睡愈深。

元卿……那夜她和元卿共处一室时，他居然在不知不觉中搞丢了藏在他怀中的盐务密函。像他这么厉害的人，怎么可能会毫无知觉的被人取走贴身信件？在脑海深处的梦境中，她仿佛看到了远方模糊的影像。那是他们一行人未返京之前住的富升客栈，元卿房里。他正坐在房内靠椅上环臂而睡，床上躺的模糊人影……应该就是她吧。可是房内的状况不对劲，因为四周弥漫着薄薄的雾气。

房里怎么会起雾？而且这雾不大对劲，与其说是雾，不如说是袅袅轻烟。啊，她明白了！有人在用药，用专门调制的药粉放在香炉里烧，所以元卿才会不省人事！

她看见一个女人正轻悄的走到元卿身边，直接探手入元卿的衣襟内摸索，随即抽出了密函，交给此时正由门外悄悄进入的黑衣女子。

是绫罗！那黑衣女子正是绫罗！

绫罗将文件塞入自己的衣襟内后，朝那偷信女子温柔一笑。“做得很好，这下子我可以回去交差了。你回床上继续睡吧，璇儿。”梦到此境，璇儿霍然由床上弹坐起来，心脏猛跳，脸色惨白。

是她？偷走元卿身上密函的人竟是她自己？她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还是她刚才只是作了场荒诞不经的梦而已？不……不是梦，她甚至回想起那夜抓住密函的感觉了。为什么她会帮绫罗盗取密函？她是中什么邪了，为何对自己行窃的事毫无记忆？她脑中一片空白的记忆里，到底还封锁了哪些秘密？璇儿赫然僵坐在床沿，膛大的双眼瞪着西跨院外的斜月疏影，视而不见。她的血液仿佛全然凝结，冻住她的身体。

那夜在海格房中布下夺命机关的，难道也是她自己？

“小顺子！”“别叫得那么亲热，恶心死我啦！”面对璇儿的热切与惊喜，他反倒别扭起来。

“今儿个要不是元卿贝勒来此作客，我才懒得来呢。”“你穿起太监的行头，果然很有架式。”跟她在赶路行程中看到的小僮打扮截然不同。

“那当然。”在璇儿真诚的赞美下，他不免得意。“倒是你，一看就是一副彻夜无眠的德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是不是又作恶梦啦？”“没有。”她的笑脸马上沉郁下来。

如果昨夜她只是单纯的作了一场恶梦，该有多好。

“元卿贝勒和海格呢？”“喔，正在偏厅里谈事情……哎哎哎，别过去。他们现在严禁打扰，你别害我看守不力而被罚！”他一把拉住璇儿，跟他一块站到厅堂外头好一段距离的庭院中。

“可是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他们，事关被窃密函的下落。”“你知道东西在哪儿？”小顺子眼神中闪出警戒。

“不……但我知道是谁偷的。”小顺子为难的看了她好一会儿，才眯起审视的双眼。“你该不会又要说是绫罗姑娘偷的吧？”“她的确有份，但最主要下手的人……”“我劝你最好别再说绫罗姑娘的坏话，这只会让两位贝勒爷对你更反感。”“为什么？她的确是盗取密函的分子之一啊！”“嘘！”他赶紧把璇儿推入花丛里，免得打扰到厅内的贝勒爷们。“我干脆老实告诉你吧！绫罗姑娘表面上是宝月坊的头牌，私底下却是两位贝勒爷这些年来的查案搭档。”“她是元卿和海格的搭档？！”“没错，所以你别再搬弄她的是非了。她和两位贝勒爷的许多日常对话里全是暗语，他们之间其实全都清清白白的。”“是吗……”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自己是什么样的底细都不知道。

“而且……”小顺子不自在的咳了咳。“我劝你暂时别提任何有关盐务密函的事。”“为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下手盗取密函的人是谁。”“元卿贝勒已经知道是谁，今天就是为此上门找海格贝勒。”“他知道了？”他会以为是谁？“元卿贝勒他……后来一直在仔细思索那晚的事，他确定当晚一定是不小心被人下了熏香药，才会整夜不省人事，隔天一早却全身关节疲软酸疼。那是吸入迷药的中毒反应。”“他到底认为谁？你别再兜圈子了，快说呀！”“是你。”小顺子缩着肩头，双眼异常犀利。“元卿贝勒认为盗走密函的人就是你。”她愣在原地，神情平静却面无血色，瞳孔呆滞得如两摊死水。

是的，经过最后的证实，盗取密函的事是她干的没错了。

“你……你先别担心，虽然元卿贝勒认为海格贝勒房里的暗杀陷阱也是你弄的，但他却很怀疑你一个人如何能弄出那么精巧的布局，所以……所以你还是清白的。”璇儿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浑身冰凉，手心全是冷汗。

她不想知道那些暗杀机关是不是她弄的，她只确知自己绝对与这脱不了关系。她杀海格……她竟然在无意识之际做出亲手杀死自己所爱的人的事！

真正可怕的不是绫罗，也不是什么“四灵”，而是她自己！

“喂，璇儿。你别这样嘛，像个活死人似的。”小顺子本是出于好心才告诉她这些，看她这样倒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不想听你扯这些！我只要你替我在外头找个好房子成亲就够了！”海格忽然冲出来，朝厅内怒吼。

“是，然后哪一天莫名其妙地被人在床上砍掉了脑袋，要我去替你收尸，是吗？”元卿冷冷的说，大步跨出偏厅。

璇儿和小顺子正好处在厅外花丛的死角里。小顺子想出面阻止两位贝勒公然对骂，但在这火爆的节骨眼上，显然不适合现身。

“你一下子怀疑绫罗窝里反，一下子怀疑璇儿替‘四灵’进行暗杀、盗取密函！你下一个还想怀疑谁？我吗？”海格的吼声震得满园小乌乱飞。

“佟海格，信任与善良是你的优点，但也是你的致命伤！我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绫罗已经投靠到‘四灵’那方，她不再是我们的搭档。至于璇儿，我问你，你对她到底了解多少？”“够多了！至少我很肯定她绝不会害我！绝对、不、会！”他狠手一抓，同璇儿的手臂一般粗细的树枝立刻被他折断，散落一地花瓣。

“除了你爱他、她爱你之外，你把自己所有的事都告诉她、心也掏给她，而她呢？除了她爱你之外，你还了解她什么？”当初他会鼓励海格放手去爱，是因为他认为璇儿只是个暂失记忆的女孩。但由暗杀事件与窃函事件来看，她的背景一点也不单纯。

“璇儿不是不愿坦诚，而是她根本想不起来自己的事！”“如果她想起来了呢？”元卿的双眸如冰刃似的冷冽无情。

“如果她能想起一切，有她自己的意识，她绝对会向我坦白一切，绝不会做出伤我的事！”“如果她恢复了所有记忆、恢复真实的个性，却成为一个你完全无法接受的类型，你还会爱她吗？”“就算是丧失记忆，本质是不会变的！她天生就是外柔内刚的女子，她善体人意、能了解别人深层的感情，她能用真情去接触别人内心最深的伤痛、给予支持、给予安慰。

而这些哪一个人做到过？你吗？我其它的朋友吗？甚至是我的亲人吗？”海格吼到激动处，眼眶愤而发热。他倏地偏过头去，将双眼埋在一掌间。

元卿漠然不话。无意间，他刺到海格多年来的伤处；无意间，海格爆发出长期压抑在内心的痛苦。

“我先回去了。”小顺子一听，连忙跳出来应侍，留下璇儿仍藏身花丛里。

“海格，关于盐务上的疑点，我已经托人去查证了。一有消息，会来跟你商讨。”他原本要离去的身势却在察觉花丛附近有异时，赫然止住脚步。

他知道会是什么人藏在那里，便冷冷的扬起嘴角。

“丧失记忆真不愧是脱胎换骨的好方法，小顺子。”元卿悠然远去的笑语，清晰的传入海格与璇儿的耳里。“就算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也能摇身一

变，化为平凡无辜的小老百姓。”元卿这一句，又深又准的刺入璇儿的要害。

当夜，她就悄然离去。隔天，海格就只看到她留在房内的书信。

她听不见海格摧心裂肺的嘶吼，看不见数十名家仆拦也拦不住他的疯狂举动。他也听不见璇儿在深夜奔驰的马车内柔肠寸断的痛泣，看不见她深深咬入自己的指节，防止自己失声哭喊他的名。

回扬州去！她现在能做的，就是远远的逃离海格。她绝不允许自己成为伤害海格的凶手！

她一个弱女子，根本没法子独力回扬州。她不认得路，也没有足够的银子。但她知道她可以找谁顺路带她回扬州去。

马车日夜兼程，三日后将她送达她和海格、元卿一行人曾住上好一阵子的富升客栈。

她才刚下马车，客栈门口早已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仿佛等候她多时。

“慕容公子……”她的嗓子已在连日的伤痛之下，变得哽咽沙哑。“我想，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不可以顺道带我回扬州？”他温柔一笑，优雅的伸出双手。“当然，璇儿，我已经在此等你很久了。来，回家去吧。”不知为何，她的眼泪决堤似的奔泄而出，“哇”的一声投入他的怀里放声大哭，被这双感觉熟悉的双臂拥入怀里。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她的悲鸣仿佛连心都粉碎成灰。

“乖，不哭了。”他疼惜的将脸颊贴在她头顶上。“我就是来带你回去的。”慕容立即带着伤痛欲绝、无力思索的璇儿上路，往扬州的方向远去。他终于等到璇儿，终于可以带她回到他们的家——那幢她曾连夜浴血逃出的梦魇之家。

第九章

才不过数日时光，海格潦倒得如叫化子。满脸胡碴与深陷的眼眶，让他虎视眈眈的双眸更让人看了丧胆。

“你来做什么？”海格阴冷的朝访客元卿低吼。

元卿一踏入海格房里，差点被满屋子浓重的酒味熏昏。“你这几天到底喝了多少酒？”他看来简直三分像人、七分像野兽。

“滚！”还好元卿闪得快，否则现在砸烂在墙上、到处都是碎片的不是酒坛，而是他的脑袋。

“本来我是来问你派人下扬州查访璇儿行踪的结果，看来还是老样子了。”一无所获。

“我已经告诉过你，别再踏进我家门一步！”“如果我有与璇儿相关的消息呢？”元卿悠然的笑语，有效的煞住海格几乎一口气打碎他下巴的铁拳。

“璇儿在哪里？”“扬州。”元卿径自在椅上坐下，拾起案上那张捏得烂皱却又无比珍惜的信笺。

“真没想到璇儿出走前会留书，坦诚自己用药熏倒我，盗走密函。”“她是不知道的！她根本是被人下了暗示，受到控制才不自觉的做出这种事！”“好好好，我知道，请别再对着我的脑门吼。”耳朵都要给他震破了。“反正千错

万错，绝对不是你的璇儿错！”“璇儿现在到底怎样了？”海格几乎快抓起元卿的衣领拷问。

“你的手下不是查到璇儿是在富升客栈跟某个男人走后，便消失踪影了吗？”“那个叫慕容的家伙？”“没错。要找到璇儿，必定得先搞清楚他的底细，因为他不仅带走了璇儿、忽然销声匿迹，他还是控制璇儿的心智、窃走我身上密函的主谋。”“他是‘四灵’之一吗？”海格蹙紧了眉头。

“不是，但他是‘四灵’之下的第一大将，慕容渊。他为人狠手辣、杀人嗜血，尤其精通御魂术。”“御魂术？”这种控制他人心智，使人听其指挥而毫无意识的旁门左道，只有江湖中阴险且功力深厚的分子才会玩这种卑鄙的把戏。

“在你差点遇害的那夜之前，璇儿曾和慕容渊交谈过。”“他该不会就是在那一刹那对璇儿下暗示吧？”“很有可能。”元卿的脸色逐渐深沉。“璇儿没有那个本事设计杀人机关，但她可以牵绊住你的注意力与警觉心，方便其它人暗中布局。”“这个‘其它人’，你猜测是绫罗？”元卿耸耸肩。“除非你有其它更好的人选。”“我还是无法相信，绫罗竟会突然背叛我们。”海格重重坐下，往日的俊容变得憔悴无神。

“我早跟你说过，小心这个扬州花魁黏着你不放。”“我们不是在讨论她有没有黏着我不放，而是她为何会阵前倒戈！”“她是为了你才投靠‘四灵’。”“我？”他不解的看向元卿阴冷的笑容。

“恨哪，海格。她苦苦由扬州一路追上来，不顾生命危险的想要帮你平安送密函返京，却亲眼看见你对一个小娃娃意乱情迷。她焉能不恨？”“我和绫罗只有任务上的搭档交情，根本不曾涉及爱情。”“你没有，她却有。任务之外，她对你的爱已经如火如荼，只是你从不注意。”“就只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她就背叛我们？”这女人简直不可理喻！

“你和璇儿才认识几天，绫罗却与你合作几年。你宁可全心全意的爱着璇儿，却从不分给绫罗一丝一毫的儿女私情。你想她会甘心吗？”“拜托别再跟我扯其它女人的事……”海格的呻吟突然转为怒吼。“我他妈的才不管她恨不恨、怨不怨的屁事！我要璇儿的下落！她到底在哪里？！”坚硬的桧木桌几乎被他的重拳捶成碎片。

元卿静静地看着他，等他控制好脾气才淡淡叹息。

“你只对你所爱的人痴情；对爱你的人，却如此寡情。”“你如果没有任何有关璇儿的线索，给我滚！我不想听你废话连篇！”“我没有璇儿的确实下落，但我有办法从绫罗身上弄到，这必须有你的配合才行。”“绫罗肯告诉我吗？”“我会让她肯的。”元卿的笑容意味深长，“但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什么代价？”他眯起眼眸，心中浮起不祥的预感。

“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元卿完全不给他谈条件的余地。

“只要能找回璇儿，把灵魂卖给恶魔我都愿意！”

扬州，慕容府。

“璇儿，起床了吗？”华美的院落间传来一阵悠扬细语。

“我已经起来了，慕容公子。”璇儿正坐在梳妆台前任两名婢女梳理发髻。

出了北京，南方妇女多做明代打扮。身形纤细玲珑的璇儿在轻柔的布绸与苏杭的上等绣品、金钿翠玉衬托之下，令刚踏入璇儿房内的慕容渊为之

屏息。

“果真是我的璇儿……”他梦呓似的沉醉着。

“慕容公子？”她这么一唤，才让他回神笑了起来。

“我不是告诉过你，直接叫我渊就可以了？”他怡然的在花厅内坐下。“睡得好吗？还有没有再作恶梦？”“我不清楚。”婢女扶她至慕容渊身旁坐下。

“我总是在梦里听到有人叫我。远远的，一直呼唤着，听得我好难过。醒来之后，就发现枕头居然都给我哭湿了。到底是谁一直在我脑子里呼唤我？”

“也许是你过世的父母吧。”“不，不是父母，而是一个男人。他的声音很厚、很低沉，而且很熟悉。”与慕容渊温文儒雅的嗓音截然不同。

“你居然能把声音记得这么清楚？”他已经将药量与暗示下得如此重，她心里却仍残留那个男人的影子！

“不只是声音，若不是梦里雾太浓了，我或许还能把那个模糊的身影看仔细。”“是吗？”他和煦一笑，打个手势叫仆人送上药膳。“来，把今早的药喝了吧。”“为什么我一直都在喝药，我身子真的这么差吗？”“你太纤瘦了，等养胖一点好做我的新娘啊。”“渊……渊大哥，你实在太宠我了。如果不是父母在生前使将我指配给你，我真不晓得自己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别想这些了，快把药喝下。”璇儿柔媚一笑，便乖乖把作用不明的药喝个精光。

“渊大哥，我是不是很小的时候就与你认识了？”“怎么说？”他以白绢轻柔的替她拭去唇边的药汁。

“我有时会梦到一个很可怜的少年被许多小孩欺负，也有一些狠毒的贵妇与仆役虐待他，我想救他却老是无能为力。”她抬眼凝视慕容渊俊逸的容颜。“我发觉你很像我梦中受人欺凌的少年。”慕容渊震慑在原地。“你还记得那些……梦？”“是梦吗？我觉得好象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太清晰、太具体了。”慕容渊的神色沉了下来，仿佛陷入痛苦的记忆里。“璇儿，如果那些梦令你不舒服，我可以将它们从你脑中再度抹去。”再度？她犹豫了一下，却没再细想下去。“不是那些梦令我不舒服，而是我在梦里的无能为力令我感到不舒服。”慕容渊不可思议的瞪着她。

“在每一个梦里的我年纪好象都很小，个子矮、力气小。好多次我想伸手救那名少年，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梦中的我能像现在这样，是个成熟的大人，或许就能解救那名少年脱离痛苦。”“解救我……脱离痛苦？”他视线迷蒙的望着璇儿。

他果然就是那名少年！“我不一定有解救人的能力，但我宁可一试。至少那会比什么都不做，静看一切痛苦发生来得好些。”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轻轻将她拥入怀中，传递着无言的讯息。

她很熟悉这个怀抱，但似乎两人的感觉更娇小。是她梦中的印象？还是她童年的模糊记忆？“成亲吧，璇儿，让我们永远守在一块。”“我们……不必成亲也能在一起作伴啊。”不知为何，她总有个感觉，慕容渊并不是她该嫁的男人。“我可以……我可以做你的干妹妹，那就可以……”“我不需要任何妹妹！我只要你！”他愤然抓住她瘦小的双肩怒吼。璇儿在惊吓之际，被他眼中深邃的黑潭吸走思绪。“你忘了吗？你的父母在死前已经将你许给我，你必须嫁给我！你只能嫁给我！”“我……我要嫁给你。”她双眼圆睁，神情呆滞的响应着。

“璇儿，你要成亲，而且你只要嫁给我。”他由恐怖的疯狂怒吼转为哄骗，

摇晃着她肩头的大掌却依旧力道强悍。

“我要成亲……我只要嫁给你……”“璇儿！”他猛然拥她入怀，紧紧的抱着他最珍贵的美丽娃娃。“我什么都不管、什么也不怕。为了和你在一起，杀人放火我都愿意！”“我要成亲……”“我才不要什么妹妹。妹妹迟早还是会嫁出去的，可是妻子却不会。唯有妻子可以终生相随，至死不离。不是吗？”“我要成亲……”她毫无意识的在他怀中喃喃自语，空洞的双眼却滴下豆大的泪水。

为什么？是为了谁？她不知道，也无法控制。

每天早晚一盅又一盅的药水，渐渐冲淡她记忆中仍残留的熟悉身影，却冲不掉她每日枕上莫名留下的泪。

“璇儿！”惊天动地一阵狂啸，震破深夜的宁静。

海格自床上惊坐起，流着满身满脸的冷汗。

“璇儿……”他一手横在双眼上，浓眉深锁。

门外赶来的仆役安静的候着，不敢随意出声惊扰贝勒爷。

他又梦见璇儿在哭。他多想过去拥抱她、安慰她，可是梦里为什么总有那么浓的雾，一直阻拦他？“天哪……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求求老天让我见她一面吧。”他低吟着、哽咽着。

他数度想亲自前往扬州，却被家人和元卿阻拦，加上还得入宫向皇上禀报盐务之事……他好累、好累，只想见璇儿一面。

几乎每夜他都梦见璇儿在落泪，而且雾愈来愈浓，他都快看不见她人在哪里。可是一声又一声的柔细啜泣，一直穿越黑夜，传入他梦里，回荡着、反复着，像在冥界哭泣的幽魂。

她是不是仍会每夜作恶梦？有没有人细心照顾好她的生活起居？她为何在梦中哭泣？他强悍的意志早被重重的忧虑磨尽。家人笑他、朋友笑他，堂堂一个男子汉竟如此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形容枯槁、痛苦不已。

笑吧，任世上所有人笑他笨、笑他痴吧。他不是英雄，只是个痴心的男人。为什么当初感情要放得那么多、那么深？他是什么时候陷入这种境地的？海格还未理出头绪，就被元卿一早约到被包下的茶馆二楼去。令他意外的是，绛罗也在场。

“啊，好一个为情所苦的奇男子。”绛罗艳丽一笑，瞅着海格不见光彩的容颜。

“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放心吧，你永远都不会是我思念到憔悴境界的那一个，顶多会替你反胃。”海格看也不看她一眼，翻起衣摆冷然入座。

“替我反胃？那也不错。”她玉手掩唇媚笑。

“看来你们已经叙旧完毕，咱们就进入正题吧。”元卿等小二退下后才开口。“今天找你来，是想问慕容渊在扬州的下落。”“扬州有座数一数二的豪邸，就叫慕容府，这并不难找啊。”她悠哉的笑看海格，可惜他甩都不甩她。

“没有慕容府。我的手下翻遍扬州，甚至找不到慕容渊这个人。”海格一口饮尽茶水，深蹙眉头。此时他想狂饮的不是茶！

“喔，这样啊。”“这个忙你到底帮是不帮！”他重重放下茶杯时，杯子赫然被震破在桌面。

“你要人帮忙是这副德行的吗？”元卿冷冷瞪着海格，不悦的气势隐隐

流露。

“要我跟一个窝里反的人打交道，还有什么好德行可言！”“现在是你有求于人，就该对绫罗客气点。”“对！为了璇儿，我甚至愿意跪下来求你，只要你肯告诉我璇儿的下落。可是你有没有这个诚意？你是不是真会告诉我她的消息？”若不是元卿刻意选了座热闹喧哗的茶楼，海格这声怒吼铁定会传遍大街小巷。

“反正你们迟早会重聚，现在让我稍稍消遣一番又有什么关系？”她怡然自得的以手撑着下巴。

“对不起，绫罗。海格自璇儿出走后脾气一直很不好，他太焦躁了。”道歉的竟是元卿。

“无妨。你们到底查到了些什么呢？”她边看指甲边随口问。

“我和海格已经知道……”“够了！”海格赫然一吼，沉寂地冷睇绫罗半晌。“不用再问了，我不想跟这个女人再谈下去。”“佟海格，我不叫‘这个女人’，我有名有姓。”她也沉下了脸色。

“你只是个长得像绫罗的女人，可你不是绫罗。”“你在胡扯什么？”她眯起双眸。

“以前跟我搭档的绫罗，做事从不会有这种轻佻马虎的态度。她的智能不比男人差、办事能力不比男人差、情绪的控制更比一般女人强。我不想见到一个面子和她一样、里子却一团腐败的女人，坏了我和她共事多年的印象。”“我没什么腐败，只是被情爱折磨殆尽了。”“为什么一谈感情，你就由一流的女人变成三流的货色？我看不到你有一丝一毫以往的精干，只有着市侩女子的流气，散发嫉妒、怀恨、不甘、嘲讽，和落井下石的恶臭！”“这是一个正常女人的反应！”她也卯起来发火。“我和你共事这么多年，你只看见身为搭档的我，却从不注意身为女人的我。”“论女人，我懂事至今碰过不下数百个！论异性的搭档，却只有你一个！”他忽然狠手将绫罗整个人拉起身，箝在他身前。“如果你真想当那数百人中的一名，放弃自己独特的特质，我成全你！我们立刻找个地方，或是你要我直接在这里上！”“海格！”元卿知道他是讲真的。

“是吗？我在你眼中曾是特别的吗？”绫罗苦笑着。凄美的容颜，像在哭也像在笑。

她多希望自己不光是他的得力助手，也是他所爱的女人。谁知一旦跨越任务的搭档界线，只换来自己一片痴心的破灭。

“佟海格，你最好快放开我的手，否则我会踢得你绝子绝孙。”她挑眉冷笑，沉稳的语气中再也没有先前的轻浮。

“绫罗？”海格松开她的手，感觉昔日那位精睿的女搭档仿佛重现他眼前。

“扬州表面上没有一座叫慕容府的豪邸，但你们可以花点银两打通地方官吏，就能查出它匿名前的所在地。”她一板一眼的严肃说道，端坐于椅上。

“慕容渊和地方官府有勾结？”海格也恢复谈论正事的态度。

“不是他与地方官府勾结，而是他生性残暴，府邸中常有血腥事件发生，这些全赖‘四灵’的通天本领，牵制官府把一切案子压下来。”海格一联想到璇儿的安危，拳头立刻握得喀喀作响。

“他为何要利用璇儿替他盗取密函？又为何要掳走她？”这是元卿最感不解之处。

“他本来不插手这件盐务，是‘四灵’和他交换条件他才介入。条件是，他替我弄到密函，我替他弄回璇儿。”“但你失败了，因为璇儿是自己逃离海格身旁，重回他怀抱。”“错！”她阴沉一笑。“我的确曾使计离间海格和璇儿，最后却失败，但璇儿并不是自己逃回慕容渊身边，而是被他算准了的。”“他早知道璇儿会逃离我？”“他在璇儿脑中下令，盗取密函，却也巧妙的安排在某个偶然的触动下，她会突然想起一切，让她陷入自己是窃函元凶的自责中，让她沉沦在自己可能也是暗杀你的凶手的恐惧中。最后，逃离你！”海格一拳重重击在桌面，杀气四射、怒火骇人。他恨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想痛宰这个折磨璇儿脆弱心灵的混蛋！

“厉害，算计得十分精准。”元卿不得不赞赏慕容渊的本事。“但他对璇儿如此狂热的执着，实在很反常。”“你的嗅觉还是和以前一样。”绫罗也不得不佩服元卿的敏锐。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旧情？”海格的语气几乎冻人骨血。

“嗯……我不妨先说慕容渊的故事给你们听吧。”她微扬嘴角，思索着最直接明了的切入方式。“慕容渊本籍不在扬州，是去年才从云南迁过来的。”

“云南？”海格的脑中快速搜索着，仿佛有什么资料曾与云南有关联。

“慕容家在云南是首富，慕容老爷子女众多，但获得他疼爱的没几个。慕容渊丧母之后，失去靠山，便沦为妻妾们相互凌虐报复的对象，作贱他、毁谤他，好让自己的儿子们获得父亲的青睐，袭承庞大家业。他可以说是从小被欺凌压迫大的，但他很能吃苦耐劳，一直咬牙忍着。直到某一天，这位苦命少年才开始大开杀戒，就像尝过生肉鲜血的饿虎，从此再也停不下手，嗜杀成癖。”“是什么使得他大开杀戒？”元卿觉得这会是最重要的关键。

“璇儿。”“璇儿？”海格从没想过他们的关联会溯及童年。

“璇儿一直住在慕容府里，和他感情非常好，却在她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差点遭慕容渊的四个异母兄弟玷污。他就是从那一刻起开始杀人，杀完四兄弟再杀教唆他们玷污璇儿的四名母亲。手法俐落，弄得仿佛是场天灾意外似的。”“这些母亲居然叫自己儿子去欺负璇儿？”“因为璇儿愈大愈美，乖巧又聪明，温柔且善体人意，很得老爷的疼爱。那些妻妾深怕璇儿会霸走多数的家产当嫁妆，只好出此下策，让她嫁不出去。”海格已经把牙根咬得下颚发疼。就算慕容渊当年没杀他们，他佟海格也不会让他们再多活一个时辰。

“到底璇儿是他什么人，会如此得慕容老爷疼爱，又能让慕容渊为她开杀戒？”元卿心中虽已有底，但很不希望是他所想的答案。

绫罗冷冷一笑。“做父亲的当然会疼自己最娇艳可人的女儿，做哥哥的当然会为自己心爱的宝贝妹妹拔刀杀人。”海格当场愕然，元卿则深深锁住双眉，闭目不语。

“慕容渊是璇儿的哥哥？”海格仍无法接受事实。

“是！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也是慕容家唯一存活的血脉。”“其它人全被慕容渊杀了？”“不是一口气全杀，而是一个一个慢慢来。他替自己的妹妹慕容璇开杀戒复仇后，就开始慢慢替自己复仇。有的是杀死、有的是逼死、有的是逼疯，只有慕容老爷是终其天年，安然而逝。”他还真是孝子。”元卿的笑语里全是寒气。

“说不定也是被他下了御魂术，让慕容老爷活到某天就自行断气。”海格神情肃杀，双眸射出犀利光芒。“慕容渊这事做得太过火，恐怕灭门之事早

已家喻户晓。”难怪方才他会联想到云南过往曾有的悬案。

“他之所以迁至扬州，为的就是到人生地不熟之处，好与自己的妹妹成亲吧。”这一点，绫罗没有确实证据，只能猜测。

“璇儿一点也不赞成他嗜杀成癖！她也根本不愿嫁给自己的亲哥哥！”海格霍然起身狂啸。

“等一下，海格……”他竟然用如此下流的手段控制璇儿的心智，任他摆布！”海格边怒吼边冲出茶馆。

“海格！”元卿怎么叫也没用，懊恼的重叹一口气。“我的天……干什么这么冲！”“我倒希望有个男人也能为我如此冲动。”海格一走，绫罗立刻由精锐的表情变回脆弱的女子。

“抱歉，没酒浇愁，只能以茶解忧。”元卿优雅的替她斟满一杯芬芳茶水。

绫罗淡然一笑。“你会怨我居然为了儿女私情而投靠到‘四灵’那方吗？”“不会。既然做不成海格的情人，做他的敌人又何妨？只是把情场上的角力转到战场上去。很聪明的做法。”“你真是难得一见的伙伴。”她摇头笑着赞叹。

“彼此彼此。”他爽快的与绫罗碰杯，以茶代酒，喝个彻底。“不过我们这辈子不再是伙伴。你刚才卖给海格的大人情，想要他怎么还？”“先欠着。叫他记着，我随时会来讨这笔人情债。”“高明。”他又替彼此各斟满一杯。

“你不替海格求情？不怕我到时候强人所难，或狮子大开口？”她挑挑眉。

“何必？总得有人替你多年的苦恋讨回公道吧。你尽管强人所难吧，我早就想看你整海格的好戏。”绫罗突然放声大笑，豪迈之中更显得明艳动人。

“我们合作这么多年，没爱上你还真是可惜。”“我也这么觉得。”豪华的慕容府里，处处张灯结彩，大红灯笼沿廊高挂。这看似热闹的喜宴夜景，却没有一点声息。整座府邸只有安静干着活的众多仆役们，没有一名宾客，安静得宛如一座死城。

“璇儿，衣裳合适吗？”慕容渊在璇儿房里满意的欣赏着身着霞帔的天仙娃娃。

“明几个就要正式拜堂了，会不会紧张？”璇儿静看他好一会儿，才娇媚的笑着摇头。

“这次不会再有人中断我们的好事了。”他的温柔低语下包藏的是阴狠的心。上一回，他不小心雇了个听说过云南慕容府血案的胖嬷，毁了他和璇儿的大喜之夜。这次府里的仆人他全亲自筛选过，绝不会重蹈覆辙。

“你今晚要出去？”她看他一身外出打扮。

“张罗一些事情。”“什么事情要在晚上张罗，明早再出门不是比较妥当？”“我只是出门谈些生意。”杀人生意也只适合在黑夜谈。“你是在担心我吗？璇儿。”他笑着以手指轻抚她的水嫩脸蛋。“我不会有事的，你更衣休息吧。还有，别忘了喝药。”“嗯。”她乖乖的目送他离去。好象想起什么有关这场婚礼的事，又似乎想不起来。

反正她是被过世的父母指配给渊大哥的，她只要遵奉父母之命就对了。而且渊大哥是好人，长得俊美又温柔，又很照顾她，三不五时就到她房里探视或送药。

就嫁给他吧。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声音拉住她，不让她嫁。

喝过汤药就没事了。每次她脑中出现这些奇怪的微弱声音时，她就很

难受。那种快想起什么又偏偏想不起来的痛苦，往往在喝过汤药后就会平静下来，思绪一片祥和。

“今晚的汤药呢？怎么还没送来？”她身旁的两名侍女只是闭口摇头。

“你们去帮我看看或催一下好吗？我的头很不舒服。”侍女们立即安静退下。可是她左等右等，等得头都痛了，汤药还是没送来。索性她自己动身，去膳房那头催一催。

夜晚的豪邸之内，除了沿廊的灯笼照亮之处外，全是隐晦的黑暗。

她实在没耐性沿着曲折的长廊一路慢慢走，她的头愈来愈痛，为抄近路，她直接穿越中庭的园林。

她隐隐的感觉到，她似乎有过趁黑夜逃往园中的印象。当时她是在躲谁？她甚至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惊慌和害怕，她在怕什么？你乖乖出来我就不罚你！璇儿，你听见了没？！

她霍然停住脚步，双手掩耳。是谁在她脑中嘶吼着这句威胁？她记得似乎就是在这片阴暗的园子里听见的，可是她张望四周，只有一片诡异的祥和，昏红的灯笼列在黑暗之中，延往夜色深处，宛若通往冥府的迎亲之路。

她觉得眼前的景象怪异得令她发寒，那些红彩及红灯笼一点喜气也没有，看起来倒像血！

逃！小姐，快逃！

不要叫了，不要叫了！为什么她的脑子里有那么多不同的人在呼喊？她头痛得快受不了了。

我不需要任何妹妹！我只要你，璇儿！

到底是谁在疯狂嘶吼？她的耳膜快破了。

黑暗中突然窜出两只巨掌，将她自身后捆抱住的同时也捂住了她的嘴，她吓得连尖叫或挣扎都来不及反应，傻傻的被人箝抱得动弹不得。

放手……她快不能呼吸了。是什么人潜入？难道是盗贼？“别动！否则就将你和其它人一样，绑到厨房去！”她的耳边传来寒冽的低语，成功的引起她的恐惧。

其它仆人全被绑到厨房去了？！

“走！带我到璇儿小姐的房间去！”不要！她才不要！可是横架在她身前的铁臂紧得让她连抬起双臂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只能被他强行拖往回廊处。

在昏暗的灯笼映照下，对方才赫然看见她的面孔。

“璇儿！”对方立即放开箝制，惊愕的抓着她的肩头转身面对他。

“放手！来人哪，有强盗！”她拚死的以小拳头挣扎着、攻击着，对对方铜墙铁壁般的胸膛完全起不了作用。

“我终于见到你了！璇儿，我的璇儿！”她猛然被这副魁梧惊人的身躯紧抱入怀，差点窒息。

“放开我！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别碰我！”她宁可和大家一起被绑到幽暗的厨房去，也不要被人如此轻薄。

“璇儿，是我！我来救你了！”对方兴奋的抓着她的肩膀，低下头和她面对面，让她看个清楚。“没事了，慕容渊无法再控制你的一切。从今而后，你就自由了。”她仍然警戒十足却不解的看着他。“你……你是谁？”对方的笑容在刹那间瓦解。“璇儿？我是海格，你忘了吗？”“我不认识你……我也从来没见过你。”她努力不在他骇人的瞪视下颤抖。

“不认识我？我们甚至都要成亲了，你还会不认识我？！”他激动的晃着

璇儿的肩头，痛得她几乎掉泪。“慕容渊到底对你做了什么？”“好痛！你放手！”她不甘示弱的回喊着，气势却娇柔得毫无劲道。“渊大哥马上就会回来，你若不想被逮到官府去，就快点滚！”“璇儿！”他的心全纠结在一起，痛得无法言语。

她不认识他，完全不记得他，甚至用敌视陌生人的眼光瞪着他！

他无法自制地猛然拥吻璇儿。这是他的璇儿没错，这是她的唇、她的舌、她纤弱柔软的身躯、她所散发的独特芬芳。这是他的璇儿！可是她的脑中全然没有他的影像，完全没有！

第十章

璇儿急着想推开这个孔武有力的盗贼，可是他的拥抱如此熟悉、深吻如此浓烈，她的脑中又开始响起微弱而杂乱的声音。

“璇儿，你再仔细想想。我是海格，你不可能忘掉的男人！”他以额头抵着她的前额，深深的恳求着。

她暂且无法思索，只能不断喘着紊乱的气息。

“还记得吗？我们说好要离开王府，过着小家小户的日子。我们还计画好要装出一副被撵走的可怜相，好在外头开始我们逍遥自在的生活。你忘了吗？”“你……走开！”她硬是推开他的痴情倚靠，却仍被他箝住双臂。“别在这里胡说八道！如果你是来偷值钱的东西，尽管拿，拿了就滚，不要在这里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璇儿！”他悲愤一吼，想说她什么，却又说出口。“跟我来！”他硬拖着她往厢房走去。

“不要！你干什么？放开我！”她可慌了，这个阴阳怪气的盗匪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元卿！你在哪里？”他直接在院内放声大喊。连喊好一阵子后，才从远方传来一声回应。

“我在这里。”他忍不住叹息。天哪，他们可是偷偷潜入这里，海格居然明目张胆的吆喝起来。他不要命了！

海格霍然抱起璇儿，轻脚一蹬便飞身跃往元卿那方。凌空飞腾的身势，吓出了璇儿一身冷汗。

这盗匪有同伙，而且功力深厚。

“好久不见，璇儿。”元卿笑着打量披散长发、身着霞帔的绝色佳人。

“你是谁？”为什么这些人全都自以为认得她，还招呼得那么熟稔？“她什么也记不得了。”海格仿佛一具被抽空灵魂的躯壳。

“我大概猜到了。看看我拦截到什么好东西。”元卿邪邪一笑，将一碗汤药端到海格眼前。

璇儿眼神一亮，立刻伸手去抢。

“那是我的汤药！”“不准喝！”海格大手一挥，就将整碗药汁打翻到地上。

“你做什么，那是给我治病用的药！”她气愤的猛捶箝着她不放的土匪，震下眼眶内强忍的泪水。

“治病？你四肢健全、耳聪目明的，还有什么病好治！”“海格，冷静一点。这里不是你的家。”元卿没力的转了转眼。“你不怕会惊动到别人……”

“这府里的仆役不是被我打昏了就是捆在厨房里，不必担心那些没有舌头的人。”“没有舌头？你……你居然把他们……”“不是我把他们怎样，而是慕容渊把他们怎样！”他恶狠狠的瞪着一脸惨白的璇儿。

“你难道从没注意到，这府里的每一个下人都不会说话？”“那是……渊大哥同情那些天生的哑巴，才替他们在府里安排工作。”“是吗？”海格的口气像要杀人。“要不要我们现在就去厨房看看，那些人是天生不会说话，还是被人割掉舌头？”“不要！我不要看！”她哭闹的反抗着海格硬拖她走的身势。

“别这样，海格！你尽管恨慕容渊，但别迁怒到璇儿身上。”“她忘了我！她完完全全不记得关于我的一切！”他像只受了伤的猛兽，狂怒悲鸣。

“因为慕容渊每天对她下迷心散。”元卿瞟了眼洒在地上的汤药。“恐怕对璇儿下的暗示也很深，否则要消除掉整段记忆，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你打算怎么破解？”元卿得意的微扬嘴角，抽出怀里的小皮囊。“我带了法宝。只不过会有点委屈你的宝贝璇儿。”“我不是他的璇儿！”“你是！”他悍然的重喝完全压倒她微弱的抗议。“走！到厅里去！”璇儿咬着下唇，硬是忍住屈辱的泪，被海格霸道的拉入离他们最近的正厅内。海格一看厅内喜气洋洋的摆设，一把怒火更是烧得不可抑遏。

“别理他，他是想你想疯了才会这么急躁火爆。”元卿对璇儿无辜可怜的泪眼投以一记秋波，“以后我会偷偷教你如何整他。”“你跟璇儿嘀咕什么！”海格将璇儿拉离元卿身边，按入自己怀里，无视她的挣扎、抗议。

“好了，游戏时间结束。请上座吧，海格。”元卿的笑容逐渐被严肃取代。“压好璇儿，背向我。将她背后衣服开到腰际。”“不要！”侧坐在海格大腿上，她开始狂乱的挣扎着。“你们想干什么？”海格俐落转抽出靴边的匕首，对准她的后颈内。“别乱动，璇儿！”“放开我！不要这样，我求求你们！”海格咬牙忍着，不管璇儿的哭泣与恳求，一等元卿撩起她浓密而柔滑的细发，他立刻一刀割开她背后的重重衣衫，直抵腰际，裸露一道雪白细腻的背脊。

他心疼的将璇儿紧紧压在自己身前，倾听她伏在他肩窝里破碎的哭泣声，箝制她一切微弱的反抗与推打。

“我不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了救你，璇儿。”他的声音和她一样轻柔、痛苦，仿佛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恐惧与无助。

元卿始终冷着一张脸，面无表情的拿出皮囊中层层包藏的细针，盯着她整道背脊上的重要穴位。

“不要！你放手，放开我！”璇儿一侧头看到元卿手上的长针冷光，拚了命的想要挣脱海格的箝制。“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到底来做什么？我甚至根本不认识你们……”海格看着失声痛哭的璇儿，几乎想中断这场乱局。她已经够脆弱了，何苦再替她多添折磨？“求求你放了我，你要这屋里的金银珠宝，统统任你拿走好不好？”面对璇儿楚楚可怜的哀求，他的心在动摇。放开她吧，先带她走，其它的事以后再说吧，何苦吓得她如此惊惶失措？“别心软，海格！”元卿的冷喝贯穿他脑中。“如果我破不了慕容渊的御魂术，你还得押着他逼供，否则璇儿一辈子都是他的傀儡！”“我不是傀儡，你们误会渊大哥了！他只是我由父母指配的未来夫婿，他绝不是……”她的泣诉在颈后一根长针的扎刺下中断。

海格一直凝视璇儿空洞的大眼，心痛得无以复加。为什么要让无辜的她遭遇这一切？让她想起现实而残酷的过往会比较好吗？还是让她保持原

状，忘掉那些恶梦一般的记忆？不一会儿，璇儿的背脊督脉至前额神庭，扎上了一整排的针。她僵坐在海格腿上，瞪着呆滞的双眼，宛若假人一般不言不语、不动不闹。在那一瞬间，海格甚至以为她连呼吸也没了。

“慕容璇，听着我的声音，我要你跟着我的话做。”元卿在她耳边小心翼翼的低语，额上冷汗流至鬓际。

海格也为之屏息。这是最关键的一刻，如果他们破不了慕容渊的暗示，璇儿迟早会因心神崩裂而变成废人。

“慕容璇，我要你打开脑海中的记忆。想起你在云南慕容府的一切，想起你是如何与慕容渊迁居扬州，想起你又是如何逃脱，遇到哪些人、哪些事，以及如何与慕容渊重返扬州，直到现在这一刻。”元卿停下来抬袖擦去冷汗，继续对无所动静的璇儿下令。

“慕容璇，我要你想起从云南开始的一切，忘掉慕容渊自迁居扬州后对你说的所有话，以及所有命令。”他不断的重复吟着，一而再、再而三的将话语推进比慕容渊的命令更深、更远的脑海里，开启璇儿心里深锁的秘密领域。

直到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元卿才筋疲力竭的中止低吟，替璇儿拔针。

“情况怎样？”海格的手始终紧握着她的柔荑，感觉到的只是冰凉。

“不晓得。”他一面由璇儿后背开始拔针，一面担心。“慕容渊的御魂功力非常深厚，他可以轻而易举的进入人心最深层的领域。我不行，但我已经尽力。”当元卿拔到只剩璇儿前额神庭上那一针时，他犹豫了。

“怎么了？”海格正为璇儿穿上他自己的外挂，免得她衣裳滑落。

“我不能确定这一针拔起来后，她会不会恢复记忆。”海格重重地一掌按在他肩上。“动手吧！连你尽全力都办不妥的事，我不认为世上会有其它人做得比你更好。”“如果她恢复记忆，我会赏你一记老拳。我的肩膀快给你拍到脱臼了！”海格笑着刻意又狠狠拍了一下。

“如果失败了呢？”元卿淡淡的扯着嘴角。

“那我们两个就抱头痛哭吧。”元卿挑眉一瞅，便转身拔出璇儿额上的最后一针，静待她的反应。但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她却没有任何动静，始终保持空茫的表情。

“天哪……完了！”元卿绝望的闭上双眸。

“怎么了？”海格慌张的摇晃着她的双肩。“璇儿？璇儿，醒醒！这是怎么回事？”她怎么既没清醒也没睡着？“失败了。”“那为什么她回复不到原来被慕容渊控制神智的模样？”他宁可她仍被控制，也不愿她变得如此呆滞！

“璇儿！你醒过来啊，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他不断拍打她冰冷的脸颊，她却连双眸也不曾眨一下。

“她还没回魂，仍在失神状态。”“为什么？”“可能慕容渊对她的记忆加封某个关键，要找到这个关键，才能让她清醒，同时破解慕容渊所有的牵制。”

“是什么样的关键？”“我不清楚。也许是某个词、某个暗语或某个名字。”元卿懊恼的解释着。“就好比绫罗所说的，这个暗语会在无形中触动到她的记忆，让她突然想起一切被封闭的事。

所有的、一切的，全会往刹那间翻涌而出。”她的记忆像是被慕容渊加了一道又一道的重锁，元卿耗费心力的将它们一一打开。

现在就只剩最后一道关卡，他们却找不到钥匙在哪！

“会是什么词、什么名字……”海格狂乱的在脑海中搜寻，元卿也在她

耳边开始覆诵他记得的慕容家成员名字。

什么方式都能用，什么法子都能想，只要她能清醒就好！

只差一步！现在救她脱离苦海就只差这一步！

“他妈的王八蛋！为什么他要对自己的妹妹做这种事？！”海格气吼着，同时一手捶破硬实的茶几。刹那间，一道领悟赫然闪进他脑中。

“海格？”元卿不解地被他推离璇儿，看着海格中邪似的屈身面对他，双手捧着她的脸。

“我知道答案了。如果这仍不是开启她心智的最后一把钥匙，恐怕她只能这样傻傻的过一辈子。”元卿静静地看着这肃般的一刻。

“璇儿，听着我的声音，把我的话听进你最深、最远的脑海里。”海格的心剧烈的狂跳着。他不想再失去自己心爱的人！幼年时，母亲的病逝他无能为力；少年时，未婚妻的背弃让他失去付出感情的勇气；现在他不再是个孩子、不再是个少年，他已经成长为强壮的男人，有足够的力量保护所爱，拯救心爱的女人脱离苦海。

璇儿，回来吧，回到我身边！

“女娲……伏羲。”突然间，璇儿连眨了好多次眼，像是刚睡醒般，一脸惺松迷糊的表情。

“海格？你在干嘛？”她转了转眼珠。“我怎么在这里？”“璇儿！”海格倏地紧紧抱住她大喊、大笑，几欲喜极而泣。“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破解了，慕容渊的御魂术的最后关键终于破解了！

元卿也浑身虚脱的重重坐在椅上，松了口气。

“海格……你放松一点好吗？”她难过得快喘不过气。

“不放、不放！一辈子都休想我会放开你！”他任性的紧拥着她摇啊摇，略有胡碴的微刺下巴不断摩挲着她柔嫩的脸颊，重温这份甜美的触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在这房子里？”她环顾陌生的四周。

“这里是谁家？在办喜事吗？”“你们慢慢聊吧，我难得潜入‘四灵’手下第一大将的府里，不查点东西做纪念实在可惜。”元卿摆手示意后，便飞身而去。

元卿刚走，海格就吻上她的唇，饥渴的、热切的感受着拥有她的确实证明。

“璇儿，不要再离开我。那种感觉比死还难受，别让我再受一次那种折磨。”“对不起。”她轻抚架在她颈窝上的脸庞。“可是我怎么……好象搞不太清楚自己是为了什么原因离开你。”她恢复所有记忆后，就忘了慕容渊曾对她下的所有暗示，造成她记忆中有许多空白断层，海格把慕容渊在这段期间的恶行全坦白告诉她。他知道她坚强得足以承受，就算她承受不了，她也有权知道一切真相。

他会一直陪在她身旁，支持她、安慰她，一如她曾如此对待他内在的灵魂。

“怎么可能……我哥哥他……”璇儿一时之间无法接受那么多的惊人讯息。“我知道他心机很深，也知道他经常瞒着我做些奇奇怪怪的勾当，可是他不会害我的。他是我哥哥，从小最疼我、护我的哥哥。”“对，他也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哥哥，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哥哥！”他咬牙切齿地流露他的鄙视。

“别这样说他，海格。难道你我就不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吗？”“但我不

会卑鄙到用不入流的手段控制所爱的人！”“他的方法的确不对，但那不是他的错。”她苦口婆心的和他沟通。“一个从小被人欺凌打骂大的人，产生了扭曲的人格会是谁的错？”“够了！我不想再听你袒护他的话！”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慕容渊对璇儿下御魂术、迫使她偷窃及下嫁兄长的事！”“我们回北京去吧。”“不。”他回头不敢相信的呆愣着。“你说什么？”“我不能就这样回去。”看着海格错愕的表情，她的决心差点动摇。“老实说，我刚才听你说的事，全都是我哥哥的坏话。但我哥哥不是那样，他也有好的一面。至少……在我印象中的他是个好哥哥。”“那是他在你面前装的！你若是记起他在你丧失记忆时做了多卑鄙的事，你绝不会再认为他是好哥哥。”“海格，你对我哥哥似乎有点误会。”“你怀疑我说的话？”“不是的，我……”“你认为我是在挑拨离间你们兄妹的感情？”“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怒吼震吓到璇儿。“我已经告诉你他是只吃人噬血的豹子，你为什么还把他当乖巧温驯的猫咪？”“你总要给我机会去证实，去亲眼看清真相。”“对，然后再一次被他的御魂术控制，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几乎可以猜出当初璇儿为何会着了慕容渊的道。“你太天真，天真得过头，连一点基本的警觉心也没有！”“难道我就不能对人存有一点信任吗？我相信你、相信元卿，为什么不可以相信守护我十六年的哥哥？”“那你何不去看看厨房那些没了舌头的仆人？为何不想想冒险助你逃出这里的胖嬷是怎么死的？你以为你住在云南时，接连死亡的家人全是由于意外？你真以为是因为天灾人祸及巧合？”“海格，不要太快下定论！不要这么轻易定我哥哥的罪！”她要怎样才能求他听进她的意思？一个是她丈夫，一个是她哥哥，这两个都是她生命中重要的男人，她还能偏袒谁？“就算他是你的血亲、你过去十六年来的守护者，你也应该看清他守护你的方式有多残酷！你难道就只会同情他，而不同情那些被他残害的人？”“那你就去看看那些捆在厨房里的仆人们是天生的哑巴，还是被我割掉了舌头，璇儿。”门外霍然出现的身影与话语，吓了璇儿一跳，而海格身旁的长剑早已出鞘。

“哥哥！”他怎么……比印象中看来更阴沉？“去看啊，璇儿。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亲自去看看。”“哥哥，我……”她想看，她的确想亲眼证明到底海格和慕容渊，哪一个说的才是事实。可是她这一去，不就表明对自己哥哥的不信任？“别听他的，璇儿！慕容渊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人心的弱点，趁心思不备的空隙操纵对方的意志！”“那你就去亲眼看看吧，璇儿。”慕容渊优雅的踱入厅内，沉稳的静坐在椅上。

一边是海格强硬的态度，一边是慕容渊无奈的屈服，她情不自禁的就倒向弱者的那方。

“我……不想去看。”“璇儿！”海格气愤之际，瞟到慕容渊眼角的一抹胜利光彩与嘲笑。

这个慕容渊，完全掌握了璇儿心软的弱点，轻松地玩弄着各种伎俩，让有罪的他变成无辜，让无罪的人看来居心不良。

海格承认，这种颠倒是非的本领他的确不如慕容渊，但他知道如何逼这家伙现出原形。

因为他和慕容渊有着相同的弱点：璇儿！

“那好，咱们不谈杀人放火之事，来谈谈‘女娲伏羲’如何？”海格微扬一边嘴角。

“女娲伏羲？”璇儿不懂他为何突然提这个，但慕容渊顿时沉下脸色，

射出寒气。

“盘古开天辟地时，女娲伏羲正是世上第一桩兄妹成亲之例。”“兄妹成亲？”璇儿明白海格这句话中的暗示，但她无法相信慕容渊真会有意这么做。

“我想……哥哥不是真想做这种忤逆伦常的事，他只是想留住我，不愿分离。”她困难地吞咽着口水。

“若真是这样就好，毕竟我们已有夫妻之实，成亲是迟早的事。女大当嫁，你终究会踏出慕容家，永远成为佟家人。”“你休想！璇儿是我的，谁都不准碰！”慕容渊疯了似的飞身狂啸，凌空一剑重重欣向海格的头顶。

“不要！哥哥！”海格横剑一档，才发现慕容渊爆发的恨意有多强烈。两人凌厉的剑势不断在空中交错挥砍，刹那间布置华美的喜宴大厅一片凌乱。飞溅在红彩上的血分不出是谁的，璇儿连阻止的空隙也没有。

“不要伤我哥哥！我求你，海格！”海格的功力明显在慕容渊之上，但他一直有所顾忌而无法全力施展。

“走开，璇儿！这里危险！”她若一直待在这儿，会让他无法全心应敌。

他的顾忌却给了慕容渊灵感。他转身闪至璇儿背后，抵着长剑横在她颈前。

“不要！璇儿！”海格马上乱了阵脚，焦躁的盯着离她颈边仅有毫发空隙的薄锐剑缘。

“哥哥……”她不敢相信，慕容渊竟会以她的生命做要胁。

“别伤害璇儿。”海格已经没有心思发狠，几乎是在恳求慕容渊。

“喔？不能吗？”他阴寒一笑。

“不！别这样！”看到璇儿颈上赫然划上的细细血痕，海格无法自制的失声大喊。

“你以为我不能伤璇儿吗？你以为我不敢吗？”他俊美的容颜上尽是狰狞的笑意。

“与其让人带走她，我宁可亲手毁了她！”“别伤璇儿！”海格一见他动就惊惶失措。他蹙眉痛下决定，立即扔下手中长剑。

“我不带走璇儿，也不跟你争。”只要他的刀口别再向着璇儿。

“啊，原来你对璇儿的感情也不过尔尔。”慕容渊放声大笑，微有抖动的剑身令海格无暇理会自己正遭人践踏的自尊。

“哥哥，你真会伤我吗？”她的心一直沉、一直沉。此刻两个男人的感情正赤裸裸的对比在她眼前。“你平常的温柔，难道全是骗我的？”“没有，我才不会骗你。”他爱怜的将脸颊贴在她顶上。“只要你乖、你听话，我绝对是世上最好的哥哥。”“你要我听你什么？”“不可以离开我。”他看不见璇儿落泪的脸庞，径自沉醉在他的理想。“当然，最好是能与我成亲，这样你就不会被别人抢走。”“你疯了。”“你说什么？你有胆再给我说一遍！”他突然狂暴的摇晃着她的身躯，剑柄也稍稍远离她的颈际。

“哥哥，海格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你亲手杀的？”她抽噎着，眼泪由下巴滴至地上，一滴又一滴。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做那种事。”他怡然自得的咯咯发笑，像个纯真的小孩。

“那你为什么说与其放我走，不如亲手毁了我？”在他眼里，原来生命是那么轻贱的东西。

“璇儿，你又开始不乖了。”他瞪大的双眼中有诡异的光芒，神情有某种

病态的呆滞。

“你应该很清楚，我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别人违抗我的意见。”“你生病了，哥哥……”病得极深、极重，而她竟然一直被她巧妙的蒙在鼓里。

“不要惹我生气，璇儿。”他的平淡话气中有浓浓的不安定气息。

“可是你骗我。”她的愤恨逐渐随同泪水奔波。“你是不是对我施了法术，骗诱我嫁你，还替你做窃人物品的肮脏事？”而她刚才还一直想说服海格，她哥哥绝不会做这种事！

“胡说，我怎会如此！”他依旧对答流利，表现诚实。

“那我身上穿的嫁衣怎么说？这里的张灯结彩怎么说？”“别激动！璇儿！”海格千怕万怕，就怕她因此不小心死在慕容渊刀下。

“是你！都是你！佟海格！”慕容渊的怒气突然转爆至海格身上，一步步的逼海格退到门外，长剑却始终不离他身前璇儿的脖子上。“是你坏了我的好事，是你毁了我的璇儿！”“海格，快走！”“没那么容易的事！”慕容渊的刀口不小心又在她颈上划下一记。

“别伤璇儿，把你的刀……”海格在惊惶之际忘了警觉，立刻被慕容渊的双眸射入暗示。

“我不伤璇儿，伤你怎么样？”他又开始邪恶的笑着。“来吧，佟海格，把你靴边藏的匕首抽出来。”“哥哥，你要做什么？”海格不由自主的伸手抽出锋利的匕首。为什么会这样？他脑中明明意识清醒，手脚却完全不听自己使唤！

“在你的左腕上用力划一刀给我看看。”“不要！海格，快住手！”在璇儿的尖叫下，海格一刀狠狠划过左腕，立刻喷出鲜红的血液，四散奔射。

“很好！够精采！”慕容渊得意的疯狂大笑。“再来点更刺激的吧。佟海格，把匕首插入你的胸膛吧，让我看看你断气时的表情帅不帅！”“不要听他的！海格！”可是他握着匕首的手已经举到半天高。“哥哥，不要这么做！我求你，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快叫海格停手！哥哥！”海格的脸痛苦的扭曲着，全身微微打颤。他已经尽力集中意志，控制自己不听使唤的身躯，但仍抵不过慕容渊强烈的暗示。

“刺下去！快刺下去让我瞧瞧！”他兴奋的高叫着。

“丢掉匕首，海格！不要……”璇儿在海格将匕首重重刺入自己胸口的刹那，嘶喊几至破嗓。她亲眼看着海格无力地倒下，看着刺在他胸膛上直没至刀柄的匕首。

她终于亲眼见到自己的哥哥真实的一面，也亲眼见到唯一的哥哥如何杀了她最爱的人。

而她却只能错愕的僵立一旁，不断淌下豆大的泪。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她手边的幸福全都支离破碎？她的哥哥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温柔少年，温柔善良的面具下是张狰狞狂邪的脸。她才是害死海格的元凶！是她的姑息和信赖造就出今日眼前的恶魔！

一直箝着她仰天狂笑、大声叫好的慕容渊，突然注意到海格的手在微微颤动。

“噢，他还剩一点点气，那我去帮他把手拔出来吧。”这一拔，大量喷出的血液铁定能让他当场毙命。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戏！

慕容渊放开璇儿，正要踏出门外之际，一阵细针全射入他双腿的筋脉上，令他当场无力地跌坐在厅内门边。

是元卿！但他还是来晚一步。

“海格！振作点！”元卿迅速检视他的伤口。未中要害，但伤势颇重。幸好刀还留在体内，否则一拔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元卿替海格急救之际，厅堂的门赫然被合上落锁。慕容渊的双腿被他对上穴道，不可能起身，那锁门的人是……“璇儿！”元卿骇然大喝，但急救海格到一半，他又无法停手。

门内已经传出一阵阵燃烧的焦味。

“璇儿，你这是在做什么？”门内的慕容渊平静的瘫坐地上，看她举着烛火四处点着一切易燃之物。

她静静地伫立在他跟前，眼神强而有力，像是下了某种决心，之前的泪痕却仍在颊上闪烁。

她使劲的将沉重的慕容渊拖往正座上，火势不断蔓延，她一边拖，一边呛咳着。直到把他放上座时，整座房子几乎沦入火海中。

“璇儿？”慕容渊不断的咳着，双眼被熏得发痛。

她坐在他隔壁的座位上，也是咳个不停，双眼通红。她分不清眼睛是被热气烧痛的，还是被泪水烫的。

“璇儿，你在搞什么！”双腿动弹不得的慕容渊双手狂乱的在浓烟中抓着，将她拖至身前。“你干什么放火？你竟敢这么做！”“哥哥，我们走吧。你的罪孽够重了，我陪你一起上路。”“陪我？”“嗯。”她在猛烈的火海中凄然一笑。“小时候我能力不够，无法救你。现在我长大了，终于可以救你脱离一切业障。”慕容渊愕然瞪着璇儿，无法言语。

爆烈的燃烧声响与逐渐坍塌的屋梁，掩去门外疯狂嘶哑的叫喊。他以为眼前景象的游动扭曲，是由于火焰；当璇儿抚上他湿润的脸颊，他才知道，是由于泪。

“你还惦着要救我的事？”他的声音颤抖，火焰已烧至身侧。

“对不起，哥哥。我救得太迟了，对不起……”她悲恸地哽咽着。“如果我能早一点救你……你就不会病得这么重，成了杀人魔。对不起……”他的视线已经一片模糊，分不清此时壮烈的火焰是幻是真。

太美了，能烧尽人间一切罪恶的地狱红莲火！

“璇儿！”厅门突然整扇爆破，冲进了一副跌跌撞撞的身影。

“海格，你出来！你这疯子！”元卿的怒骂被火焰掩灭。

“璇儿！”当她自火海中猛然回头，惊见身负重伤却还冲进来救她的人影的同时，座位正方上烧得火红的粗重大梁断裂崩塌，直落而下。

“不！璇儿！”海格嘶哑惊吼。

一股强有力的掌劲自璇儿背后而来，打中她的背脊，将她整个人推震出去，摔倒在地。

旋即她被另一个霸道的力量拖往厅外，任身后的烈焰与华宅发出狂暴的巨响。

海格以巨大的身形护着身前的璇儿，冲出厅外时，他背后早已黏上整片火。

“璇儿，闪开！”元卿一个怒喝，将一大件湿透的布幔披盖在海格身上。

冷热夹攻之下，海格咬牙呻吟一声，整个人无力地倒下。

“别倒下！小心你胸口的匕首！”那把匕首仍插在他身上。“璇儿，帮我扛他到池子那里，这房子随时会崩塌！走！”火焰汹涌的在他们身后翻搅，

凶猛得仿佛要冲出屋外，攀住世上还能焚毁的东西。

火焰贪婪的吞噬着、抢夺着，放肆的狂欢着，将有情无情的一并吞没，将一切为情痴醉、为爱疯狂的生命猛烈的燃烧到尽头。

“璇儿……”与璇儿跌坐在远处园内池边的海格已经脸色惨白，嘴唇发紫。

“我在这里。”她将海格虚软的身子靠在她怀里。“元卿去外头找人支持，马上就回来。”失血过多、伤势过重的海格似乎在拚着最后一口气救出璇儿后，所有力量都耗竭到极限。璇儿自他湿冷的身后拥着他，像个母亲般爱怜的以脸颊贴着他的脸庞，温热的泪由她的眼，流向他的脸。

“看，璇儿……你的恶梦没了。”他惨白地笑看整座壮丽的豪邸融为火海，烧亮整片黑夜。“火会不会烧过来？我们还是……”“不会的，海格。”她以纤细的手臂紧紧的拥着他。海格的肉体已达疲惫极限，意识与判断力逐渐混乱。“我在这里守着你。我们不会有事的，这里很安全。”一阵阵浓烈的焦味与热气席卷而来，火势一点缓和的迹象也没有，愈烧愈狂野、愈烧愈剧烈，发出如地鸣一般的沉重震响。

“你有没有听见？璇儿。好象……有很多人在哀号呼叫。”海格已经两眼涣散，喉咙干哑。“就……在火中。”“有，我有听到。”就像是一声声由地狱中传来的冤魂呐喊，是痛苦，也是解脱。

“璇儿……”他勉强的抬起手臂，轻抚抱着他放声痛哭的璇儿。“我们还是离开吧，我还走得动。”她用力的摇头，泪水狂流。“不，我要看！我要……亲眼送我哥哥上路！”她忽然朝狂烈的火海嘶吼，一声又一声，喊破了喉咙，泪水滴湿了海格的肩头。她紧紧的抱着她最爱的男人，目送另一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踏上幽冥路。

过往童年的影像一一掠过，儿时兄妹亲密的嬉戏，痛苦时的无助相依，患难时相拥幻想长大后的美好远景……全都化为一场梦境，与地狱之火相融为华丽焰影。

尘归尘，土归土。

爱嗔痴怨任翻覆。

焚梦黄泉路。

